


自 尊

天主的兒女
基多的肢體

高利約著



Pesfers

自 尊

天主的兒女
基多的肢體

著者 高利約 司鐸
譯者 公教叢書委員會

Cum Permissu Superiorum.

Imprimatur, Peking 20^a Aprilis, 1939

†P. Montaigne C. M.

寫在前面

現在的公教思潮，特別看重兩個問題：一卽「超性的生命」，一爲「神妙神體。」說到這兩個問題，對於公教信友，實在關係重要；願普世教友，都能了解這個問題才好；而海內一般民眾，實在又缺乏此種思想；而今所以要把「自尊 (Chanoine Glorieux Sois Fier) 之花」，移植到中國來，使其特放異彩，收得美滿的效果。這是我的熱切希望！

如果我們問一個人，什麼是奉教的？恐怕他要回答：那就是一個受過洗禮的人，知道要理問答，每星期日一早要進堂，星期五守小齋；僅在外表上來看，一個熱心的公教信友，大概是如此的。

如果我們問一個公教信友，何謂奉教的？他要回答：奉教的，信仰天主的道理，修養公教的品德，領聖事，爲培養靈魂上，所已蒙受的寵愛。

如果，更進一步地問他，「寵愛」又是什麼？他要說：「寵愛」是天主白白送給人的恩惠。可是，這個恩惠的性質，又如何？恐怕他也無從所答了。也許有的能夠回答：恩惠可使人成爲天主的義子；不錯，究竟爲什麼成了天主的義子？這個問題，又有誰能了解！

讀者！就請你閱讀自尊吧！你看了以後，我管保你一定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不但僅僅了解這個問題，就算完事；而並且，要看重天主的生命，要努力保存它在你的心內，更使你與天主有密切接近的關係；即過繼的父子關係。並幫助你明白「天主化的人」的真義！

說到這裏，又有一個旁的問題，要揭幕了；這個問題，應當曉得，但是普通人，多不了解；即「公教會」，究竟是什麼？不認識天主教的人，他們或者說「公教」是一種迷信，或一個慈善機關；或者說它是一個有嚴格道德的團體。

但有的人說是這樣：「公教會」是一個受過洗禮者，所組成的團

體；同司鐸們，主教們，以及教皇，很有組織，系統，而且是極有規矩的團體；或要依時聚會，以恭敬天主，和祭獻天主。

更有對「公教會」，認識極其清楚的人，他的答語是：「公教會」是唯一無二的宗教，而且是至一，至聖，至公的宗教。

底稿不錯！「公教會」就是如此。但是仍有別的解說：因為那些回答，僅是就外面，而給了「公教會」一個定義，所以說，他們的回答，不免要有錯誤，和缺欠。到底如何？

「公教會」是一個家庭，一總的奉教者，都是屬於天主的；他們都遵命於他，如同兒女們聽命於父母一樣。因之，他們對天主有父子的關係；同時，他們彼此之間，有着兄弟的事實。

但是這兄弟的關係，又從何而起？因為他們都賴着基多得到了「超性的生命」；基多曾為他們，死在十字架上，掙來這種恩惠；從此，他們與基多就發生了一種新的關係，那就是「首和肢體」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變成了「基多的肢體。」

由之，我們可以曉得，公教的內容，是一個家庭；同時，也是「基多的神妙神體」。

從這個意義，「公教信友，」就有了許多應盡的責任；而奉教的目的，一定也高尚的多；因為他的地位于無形中提高了。可是他的責任，也跟着愈加煩重了。

你願意完全了解「公教」的真義，和奉教的地位嗎？那就請你讀一讀自尊罷！並祝你了解了以後，去實行！如此，我敢擔保，你一定要得到最大的幸福，和頂大的光榮。

最后：我感謝公教叢書的委員們，特別是輔仁大學的丁君德勛，白君峯雲二位先生，相幫我將這株異域的蕙蔭，移植到了可愛的中華；助我神州眾民，得以領略這麼有關係的重要道理。

一九三九，二月；狄守仁司鐸誌於北京德勝院

作者的序

我們爲什麼進教呢？又誰領導我們到了這種地步呢？

如果對着許多的教友，發出了這樣的問語，我們一定可以得到很複雜的答案：

有一個說：因爲我的父母，是奉教的，全家奉教，所以我當小時，也跟着進教了。

又一個說：在學校遇見一個朋友，他曾爲我講說公教的優點。

又一個說：我的心中覺得實在難過，而在公教內，不但可以得到精神的寄託，同時也可

以獲着物質方面的安慰。

又一個說：我願意度一個更高尙而且雅緻的生活，入了公教呢，可以達到我的慾望。

這些人、現在都能說他們的心裏存有一種感想，那就是把他們自己的快樂和他們所得的真理，不但要自身保有就算了，實在還得傳給別人；他們都覺着：若爲自私心的趨策而將超性的富源，僅僅自己佔有而不肯遞給旁人；實在覺着太不負奉教的責任了。

人們受洗後，他們的生活都隨着改變了，這是很正確的事實。雖然他們各自的所業並沒

有變化，即學生仍得念書，聖人還是聖人，工人呢，照舊還得作工，農夫仍爲農夫，……可是他們都感覺他們的事業與生活，有了所謂「信的方針和價值」。那即是「超性的價值」。因于這種事實的緣故，也不論是在何種的環境下，以及各種的社會階級中；他們都能夠成聖。可是他們的生活是改良了，因爲他們有了「自尊心」；那就是公教生活的自尊心，也就是基多真徒的自尊心！

他們曉得，他們和基多能有，並且當有一個奇妙的交誼；易言之，他們同基多，基多和他們，彼此之間，不是外人。他們也知道，耶穌在他們內，而他們也在他內；並且藉着他們的願意和他們的公教工作，基多活在世界上；他們也曉得，他們不但能夠且當爲基多工作的合作者。他們的地位呢？因之也在一切人的地位之上；因爲他們是天主的兒女和基多的肢體啊。並且因爲天主自己願同我們相似，而降生成人。

他們從此，都有了信仰；又因爲「天主」活在他們內，所以他們是決無憂慮而備有快樂了！

我們在本書內，對於那些爲變成與改良一總生活的原理，和問題，要詳詳細細地探討一下；也從此，我們就有了我們的快樂、地位，和「自尊心」的原由了。

由之、我們不僅有了談話的資料，同時我們討論問題的機會也不愁了。比如吧，神妙神體：超性的生命；我們跟天主過繼的問題，以及天主聖三的住在我們內；這些都一幕一幕的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我們對於這些問題，不應該不明白；對於它們也不許僅僅有個表面的認識，和浮淺的知識就夠了。

我們對於這些問題，應連在一起去看，好表示出來，它們彼此有着什麼樣的連帶關係。在這裏，我們僅願以基多的話，與聖教會的信仰，來解明這些道理。而今再來看一看伯多祿的話罷：「原來、我們所講給你們聽的基多、我等主的大能，以及他降生成人的事實，並不是巧言編作的故事，乃是親眼見過哪」。我們的信德是堅固的，可是我們對於這些道理，應當研究它，認識它。努力了解那些高妙的問題。

你要了解那些問題嗎？本書就是你的良友；因爲這本書的目的，就是相帮你明白那些問

題的。

所講的事實，與事實的實際情形，實在相距很遠。

如果我們願意尋找與明白那些事實，就請閱讀本書吧！實在呢，我們得因子它們活命呀！

敬告讀者

「天主的兒女，基多的肢體」，這是自尊內容的兩個主幹；大概你常聽見人講吧！你也許早就瞭解了這個問題，也或許你懂得未到十分透澈的地步；所以在這裡，我不煩再來重新介紹一下，姑作你想「自尊」的必要條件罷。

諸君！要想「自尊」嗎？啊，那當然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不過得有適當的路子才行。否則、我敢說，你一定達不到目的，不但達不到目的，恐怕反以「驕傲」來代替了「自尊」！你信嗎？

現在好了！「天主的兒女，基多的肢體」，就是拿來解釋「自尊」的含義的；換句話說：「天主的兒女，基多的肢體」，雖非「自尊」的定義，但是我敢說，你要瞭解它的真諦，那麼不怕你再將「自尊」看錯了意思；而今不妨就來談談看。

因於「聖洗聖事」，我們成了「天主的兒女」；這是真確而奧妙的道理。你信的住嗎？我們自當信得住；因為、不但大聖人們，都異口同聲地這樣講，就是基多他自己也親口說過

：我們必須受洗，然後始得重生；並且他願我們因于洗禮，而得加入「天主的家庭」。你想想，能夠進於「天主的家院」，而和天主成爲一家人，這是如何的光榮，如何的尊貴呢！同時我們也就是基多的兄弟了。基多既是天主子，而我們呢？又是「天主的兒女」，因此，他的父，也是我們的父；所以，基多是我們的長兄，又有什麼問題。不過基多是天主的唯一親子，我們哩，僅僅是因于基多的聖寵，而得以成了天主的義子；除了這一些兒差異以外，我們是和基多一樣地保有光榮者。

因着「天主的生命」，我們得以成了「基多的肢體」；這也是定而不可疑的真理。基多不是這樣說來嗎？「我是葡萄樹，你們是葡萄枝。」聖保祿也曾用了「接枝的比喻」，來解明了這箇道理。所以我們與基多的關係，是由「生命」而來的；如同樹枝和樹幹的連帶事實，使它們活着，而結果子；而我們的能活于「天主的生命」，能得到「超性的功勞」，也是如此的。但其中有一個最要的先決條件，即是我們必須得聽「天主生命」的自由進入，而毫不加以擋駕才成。

說到這個地方，就有了我們「自尊」的關鍵所在了！我們一方是「天主的兒女」，同時

，也得以成了「基多的肢體」；你說應當「自尊」不應當「自尊」！但「自尊」並不僅限定是「天主的兒女」，而得以「自尊」；也不是和普通人的所謂「自尊」一樣；而必須是我們的一切行爲，言談，思想，……：都能夠中樂天主，而任憑天主的安排；並把我們的能力所克達到的地方，都要變成了「公教的小園地」；如此，始得成爲「天主的兒女」，基多的肢體「哩！那麼你那「自尊」的保有，與曉得「自尊」的真實意義，庶無扞格。等到將你的責任盡完了以後，那時你只有快樂，幸福，……：能說還不配「自尊」嗎？誰又能夠趕上你！

諸君，我的親愛者！你想成爲「天主的兒女」，基多的肢體嗎？就恭請你熟讀自尊一遍，管保你如願以償，克得「自尊」的真實意義，和高貴的地位；若較諸一般衆民，自有天淵之別了。那麼你能說，自尊不是你的好友嗎？

不信，你就自己去試試看！

丁德助記于輔仁大學

一九三九，二月。

者讀告發

I

目 錄

天主的兒女	三
人與世界的比較	七
人與天主的比較	九
人是天主的兒女	一〇
當待天主如生身之父	一一
用率直的態度	一三
用依賴的態度	一四
用安心的態度	一六
用愛慕的態度	一七
因為天主愛我們	一九
天主的兒女不僅是一種儀表	二〇
却是一種實際	二二
凡生命是相通的	二四
天主自己的生命	二四

II

成爲天主的義子是極大的恩寵.....	二五
天主的唯一聖子	(二八——二九——三五)
耶穌是天主最鍾愛的聖子.....	二九
有什麼名義.....	三一
瑪利亞的兒子也是天主的兒子.....	三二
第一個奧跡：在天主之內（三位一體的道理）.....	三四
永遠的聖子.....	三五
第二個奧跡：從天降世.....	三七
聖子取了人性.....	三八
永遠是真天主.....	三九
他實存是人.....	四一
人而天主.....	四二
結果.....	四五
人中最完善的一個.....	四六
耶穌是全能的.....	四八
耶穌是充滿聖寵的.....	五〇

III

不可思議的基多	五一
耶穌是惟一的模範	五三
論聖子與義子的關係	(五六—五七—八二)
比喻的實踐	五七
救贖的奧跡	六〇
這是爲什麼	六一
是爲的還給我們生命	六二
它被亞當喪失了	六四
救世者的功德	六六
耶穌是人類的真正首領	六八
忠實的首領	七〇
鞠躬盡瘁的首領	七一
救世者	七三
十字架的教訓	七四
十字架的恩惠	七六
耶穌與我們的關係	七九

IV

我們的富源

(甲) 我們與天主有過繼的父子關係	八四
我們的理想	八五
我們是兒女	八七
天主是父	八八
極大的快樂	九〇
現在與將來	九一
信友們是佔有極重大的地位的	九二
可有的自尊心	九五
因子吾主耶穌基督	九六
(乙) 天主居在我們內	九七
天主居在靈魂內	九八
許可的親密	一〇〇
不再孤獨無親了	一〇一
不再軟弱疲倦了	一〇三
因子吾主耶穌基督	一〇五

(八三一—八四—一二三)

V

論怎樣能度相稱天主兒女的生活

.....(一一三——一三三——一六四)

(甲) 基多的訓令

.....(一一三)

這些或者是形容過火的話嗎

.....(一一六)

或者是真實的話嗎

.....(一一六)

我們是聖神的宮殿.....(一〇五)

必要的尊敬.....(一〇七)

對於我們的尊敬.....(一〇八)

對於別人的尊敬.....(一〇九)

因子吾主甚多.....(一一〇)

(丙) 天主在我們內的生活.....(一一一)

聖寵是實際的恩典.....(一一三)

變化人的恩典.....(一一五)

使我們天主化的恩典.....(一一六)

實在是天主的生活.....(一一七)

聖洗和天主恩典的關係.....(一一九)

能有與這樣相仿的恩典嗎.....(一二一)

耶穌對於世界的概念	二八
天主的兒女對於世界應有的概念	三〇
天主的兒女在世界上應有的行為	三二
爲使生活與信德融合	三五
應當懂得	三六
應當隨心強行	三九
不止於一種態度	四〇
是一種深切的生活	四二
(乙) 生命的能力	四三
如同接樹的變化	四四
聖寵加于人的本性	四六
爲變化本性	四七
爲提高本性的價值	四八
爲使一切成爲有功的	四九
我們對於聖寵的抗力	五一
任憑聖寵的作爲	五三

VI

「聖寵」是進步的根源.....	一五四
它侵入一切.....	一五六
它變化一切.....	一五八
它使一切發展.....	一六〇
它使一切高貴.....	一六一
爲保持這個生命.....	一六三
基多的肢體	(一六五——一六六——二〇一)
走向一個新的奧跡.....	一六六
耶穌不但是救贖者.....	一六七
也不但是一個楷模.....	一六八
也不但是救世者.....	一六九
如同葡萄樹和它的枝子.....	一七〇
他與信友們合而爲一了.....	一七一
他活於他們內.....	一七三
因於他的聖寵.....	一七五
從他到我們有一種生命循環着.....	一七六

我們是甚多的身體.....	七九
他的神妙神體.....	八〇
在他體內有統一性.....	八一
因于他.....	八二
每一肢體有它的方位.....	八三
它的個性和特點.....	八四
它的職司.....	八五
於是全體發展成長.....	八七
甚多收撫他的肢體.....	八九
他活於他們之內.....	九〇
他藉着他們發揚光大.....	九一
結論.....	九二
居在他們內.....	九三
.....所發生親密的關係.....	九五
讓他生活.....	九七
順從.....	九九

彼此相互的肢體

生活機構的特徵	二〇三
肢體是有連帶關係的	二〇四
在 <u>基多</u> 神體內	二〇六
救自己的靈魂是我們個人的事嗎	二〇七
不是個別的	二〇八
也不是自私的	二〇九
我們在 <u>基多</u> 內互相連帶的事實	一一一
諸聖相通功	一一二
祈禱是相通的	一一三
苦楚是相通的	一一六
生命是相通的	一一七
沒有一人是孤子被棄的	一一八
在同一身體的肢體們	一一九
彼此漠然無關是不對的	一二二
愛德是必須有的	一二四
倘使他相信 <u>基多</u>	一二四
倘使他愛慕 <u>基多</u>	一二五

VIII

超性的愛德.....	二二七
普遍的愛德.....	二二八
有倫次的愛德.....	二三〇
實踐的愛德.....	二三一
我們愛天主的證據.....	二三二
應盡傳教事業的義務.....	二三六
因為我們是基多的肢體.....	二三八
結論.....	(二四三——二五二)
公教青年.....	二四三
I. 公教信友.....	二四三
做耶穌真徒.....	二四五
度教友的生活.....	二四六
II. 教友和他的職業.....	二四七
依我們的方位做基多的肢體.....	二四九
基多的傳教者.....	二五〇
同着公教進行會的人員.....	二五一

I 天主的兒女

「有一句話，當我給你們說的時候，我不能不神色惶恐，手足不知所措；但是你們聽到這句話，再把它重說的時候，恐怕也要和我一樣；就是天上的「天神」聽見了，也要凜然發抖了。這句話，真是古人所說的，太歲不足高，日月不足明，天地不能容的了；因為它是超越萬物的。聖保祿宗徒用明悟領會了這句話的奧義以後，不禁驚喊的在他的一封信上向人們說：「人眼沒有見過，人耳沒有聽過，而「天主」為他所愛的人，預備的事，「天主」已經因于聖神而啓示給我們了！」

「在天我等父者！」這就是我說起來，不免要顫抖的一句話，……」

「在天我等父者！」你們聽見了不覺得發怔嗎？」

——或許你們聽見了以後，要懷疑地說：怎麼單是這句話就算完事了嗎？難道單單是爲了這一句話的嗎？……

——正是，我們僅僅說到這裏就夠了。但是我們不要輕忽了這一段話；因為這是一位大聖人、博學聖師、聖伯多祿·克利索樂格（St. Pierre Chrysologue）說的。

——真的嗎？可是我們不能置信，我們還要期待其他的事實；因為那句話，聽了以後，實在不能令我們發怔；我們若重說它時，也不能引起驚惶。

——可是那位博士接着鄭重的說：「這句話實在就是使我免不掉要顫抖的話：是因為天上的天神和地上的人類，僅配做奴僕罷了。我們萬萬不敢妄想的事，就是忽然間在天上和地上，從人類與天主之間，成了一種那麼密切的關係，使「天主」成爲人，而人成爲「天主化」的人；使主宰成爲奴僕，而奴僕變成兒女。……噫！諸位啊！你看聖寵——「天主生命」——猝然間把你的地位提得多麼高！你居留在地上的肉體，而你竟敢不怕受罰地說這句話：「在天我等父者，」好像你既不住在世上，自然也不屬於人類界一樣了。」

實在地說，聖伯多祿·克利索樂格的話，不是很有道理而非非常正確的嗎？

我們那樣習慣的念這句「在天我等父者，」我們須要早早晚晚，無時無刻的把它念熟了；如同小孩子背熟了的書一樣，嘴裡誦，心裡一點也不用去思索，一定也不會錯的。結果把

它的內容看得平淡了，簡單了，而且自然了。這樣大胆的呼「天主」聖名，和「天主」談話，我們就沒有好好的想過，實在這是何等的胆大，何等的失敬呢？

「天主！」我們有時很輕忽的樣子去稱呼「他」，還有許多人在發誓或罵人中，也隨便引用「天主的聖名」，這是何等的忤逆不道！倘使我們懂明白「他」是誰，我們想到「他」的偉大，「他」的尊嚴，以及他不可思議的能力，我們又將怎樣去呼喊「他」呢？

人與世界的比較

現在，爲引導我們懂清楚「天主」是誰，我們可以研究一下人是什麼？人在地球上是什麼？僅用物質的觀點，人在世界上佔有什麼地位？

從三百公尺的塔上看下來，人就好像一個小螞蟻一樣；如由升到三千公尺高空的飛機上看下來，人已是看不出來的了。

把人放在大建築物如萬里長城的面前，人好比什麼？一定要如秋毫的微末了。但是萬里長城若比起高大的山嶽來呢？……

最高大的山嶽若比起地球來，自然又是小到不可形容了。據科學家的觀察及測量的結果，地球上最高大的山的體積，在比例上恐猶不及整個橘子與其皺紋的比例呢？八千八百公尺高的喜馬拉雅山的埃佛勒斯峯（Everest），還不到地球直徑的一千四百分之一。假定地球的直徑是一公尺，埃佛勒斯峯的高度僅有一公厘之十分之七。

但是地球同別的星體比起來是什麼樣哩？它的體積比太陽小三十三萬倍，而太陽若比起許多別的星體來，又是很小的一個。天蠟星座中的星宿（Antares）比起太陽來，就又大起一萬一千三百萬倍了。

你們知道電流的速度，是每秒鐘三十萬基羅米突（公里），假使我們在一張電椅子上，依電的速度跑到太陽那裏去，八分鐘以後，我才能夠達到；再從那上邊窺瞰地球，它不過也僅僅是一個有一些兒反光的小點子罷了。

倘使我要乘了那個電椅到旁的恒星上去，起碼四年半才可以達到最近的一個；從那裏再看地球，已是人的眼力所辦不到的了。……倘使我再乘了這個極快的電椅，要往北極星上去，那又非四十二年就不能達到了。你可計算一下，每秒可走三十萬公里，一分有六十秒，一

點鐘有六十分，一天爲二十四小時，一年爲多少點鐘，四十二年的工夫，應該走多遠的道路，你可計算一下，自然可以曉得的。我覺得走了這麼遠的道路，實在還是向無極天空路徑的起頭幾步呢！

這樣看起來，一個人在世界上，真正算得什麼！

再有一個問題，即是人在世上能夠生活多少年？

——不過幾年，或幾十年而已；如七十，八十歲的人，已經要算古來稀的了，我們姑且就假定爲一百年的高壽吧！

這一百年的工夫，又能算了什麼；不過如「白駒過隙，」或「轉眼間而已」了。

人類生活在地球上，約言之，已有幾千萬年了；此後或許還有幾千萬年要生存下去，所以我們覺得我們的片段歲月，實在太短太短了。

現在地球上人的總數，概爲十五萬萬以上，那麼一個人在這全體中，能佔何等地位？所以說，我們人類每一個的壽命，無論就空間或時間而論，一定是算不得什麼的！

即便我們現在引以爲自豪的科學的進步，並不能把這種關係變動一下。不信，我們就來

考察一下吧！

在空間，假定駕飛機，可以升到十五公里高的天空；或是用比加爾（Picard）教授拿來測量高空的氣球去代替飛機的話，那可以達到三十公里的高空，自然較諸飛機升高的多多了；然而這一些距離，若比起地球和太陽的遠近來，那又能算得什麼呢？即三十公里與一萬萬五千里相比率，如何！

在時間上呢，現在最快的汽車頭每小時可走二百公里；最快的汽車，可達五百二十五公里；高速度的飛機呢？每個鐘頭也不過能走七百至一千公里的路程，說來總算不少的了，其實這些速度比起電和光的速度來，那恐怕又是小而且又小的了！

其次，假定醫學進步得能使個人活到一百或一百以上的年齡，可是百年的人生，與世界的不知幾千萬年的歷史相較一下，那自然是要「相形見拙」了。

總之：我們人類的生存于世，無論就空間方面與時間方面而論，那真是極小而且極短的。一剎那哩。

人與「天主」的比較

現在我們應當好好的想一想，天主與人類是怎樣可驚的比例！現在概略的說一說，大家自然會明白的。這個世界和這個宇宙——地球和人在它們中間是算不得什麼的——它們是怎麼回事呢？都是「天主」從無中造成的，「天主」是隨隨便便而毫不吃力的，一轉眼間即成就了這神密不可思議的大自然界；不但此呀！「天主」且引導一切，照管一切；「他」又賦予每一個物體的方位與運動，「他」的意志支配着一切物體的存在和能力，否則，它們一定要重歸于「虛無」了。

而今我們試把古經（舊約）的聖若伯（Tob）傳中的第三十八章看一段，自然可以知道「天主」把「他」自己的造化工夫，如何的告訴聖若伯而提醒他：

「常「我」安放地球的基礎時，你在那裡？……從你出生以來，你會給晨光下過命令沒有？

……你會到過海的泉源嗎？……倘使你知道這些事情，你自然會說一說，什麼道路可以達到光明的所在！黑暗的處所又在那裡？但是你能指出它們的界線嗎？你能認清它們的去路嗎

？啊，或許你知道這種事情！或許你生在它們以前！那麼你的生存時間已經是很長很長的了！但是給狼蟲虎豹預備野味的是不是你？給猛獸兇鷲充作食料的又是不是你？……：……：馬的大力是你給它的嗎？鷹的能飛是你給它的本能嗎？……：……：」

這樣反問的話，若繼續下去，不但話尙沒說完，恐怕聽的人一定就要嚇的魂不附體了；那裡還能繼續往下聽呢？即是聽了以後，人能回答什麼？對於這一切的事物，人又能做些什

麼？這裡祇有一位能認識一切，而且絕對的認識一切的，那就是「天主自己」。

僅有一位引導一切，併且照管一切，顧慮一切，……：……：唯有「天主」。

只有「天主」是全能的，從虛無中創作出世界來，能在天空中布滿了星辰，如同河岸的沙礫那麼多！

「天主」不但全能，而且是永遠存在的；我們的生命是在不多時候以前開始的；故全人類的開始與他的幼年，大抵在四五萬年以前！

在有人類以前，地球上早已有生物存在了；有植物，有動物，它們的年代要有幾十萬幾百萬年了。再以前呢？我們的地球正從炎熱狀態漸漸的冷卻，能有生物的存在。更以前如何

？地球是燃燒着的星雲，但太陽系已存在多時了。甚至再問在此以前又如何？或有旁的太陽或別的世界，那我們是不清楚的了。

但再向前推想時，那只有「天主」自己了。因為「天主」是常常存在的，無始無終的，無限無量的，絕對完善而全能的。

無怪我們說：「在天我等父者」時，神色惶恐，手足失措呢。所以聖伯多祿克利索樂格說這話時，要心跳體顛了。見到上邊所講的，自然就不會希奇，而且也是毫無問題的啦。

現在我們既看過了這一切的事物現象與神密關係，那我們自然就應該對它們不要輕忽才對。

人是天主的兒女

「天主」是我們的「父」，這是很真實的；這個美善又甜蜜可口的名字——「天主」——，我們應分常念，因為吾主耶穌親自教我們說：「當你們祈求時，你們該說：『在天我等父者！』」

又說：「你們不要像外教人遇見事物時，那樣的慌亂焦急；因為你們的在天之父，知道你們的需要。」接着說：「你們這種鐵心惡性的人，當你們的兒女向你們要什麼好東西時，你們尚且答應他們，何況你們在天之父呢？然當你們求「他」時，「他」將怎樣賞賜給你們那和善溫厚的聖神呢？」最後他又說：「我將爲你們祈求「大父」，但是「大父」自己原來就愛你們，那我的所求也是不必要的了。」

上邊的這些「金科玉律」，鐵石般的大道理，是甚多來到世界上教給我們的第一端最大的真言。所以我們應當將它擺在我們一生所經歷大小事物的最前面，庶幾才不違拗我們的本分，和愧對在天之父呢！這端真理照聖若望——耶穌最可愛的宗徒，併且爲耶穌最奧妙道理之傳鉢者——的看法，應包含一切其他的大道理；他曾經說：「哦！請看！聖父給我們表示了什麼愛情，使得我們具有「天主兒女」的寵名。」

當待天主如生身之父

方說過的這端道理，既然是真的；既是甚多勸我們而且又命我們相信它，那我們就應當

「五體投地」的，毫無疑議的，完全照這道理去作事；即是看待「天主」如我們的「生身之父」；所以我們在「他」的面前，應當有兒女孝敬父親的容儀；那就是一種自然流露的，安心依賴的，及從心愛慕的態度了。我們也應當相信「天主」對待我們的態度，是如同父母愛其子女的慈愛一樣，一定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呢！因為「天主」對我們常常是仁慈的，忍耐的，顧慮與愛悅的。

假若我們懂明白了這個道理，遇事接物完全照這幾句話的意思去做，那我們的生活一定要大大的改變了，我們的公教精神不但要發光揚大，恐怕更要特放異彩了。

用率直的態度

在我們祈禱的時候，為什麼慌忙雜亂，急於尋找高深的語句，美妙的文字；實際我們的內心不一定是如此的，那又何苦呢？為什麼不老老實實地和天主心對心的講話，反用爛套虛語？我們何時覺得我們的能力不夠時，就恭請「天主」幫助我們；心中覺得歡喜時就感謝「他」；把我們的一切和「他」談談；我們的家庭，學校，以及我們的工作與功課，都有告「

他」的必要。其次我們的計劃，我們的厭煩，我們的憂慮，以及我們的希期等等，都是些什麼？總之：把我們的一切事情，不論大的小的，好的壞的，統都告訴「他」，如同一個小孩子在他父親面前，報告他的鎖碎，可笑，可怒的事情一樣才好！這樣不是更率真天真嗎？

這種率直天真的表現，並不減少「尊敬之心」，因為「天主」總是我們的「父」，無限全能的主宰。「他」很願意我們如此待「他」，這樣待承他，他才喜歡。

我們可以想起聖保祿的話：「你們已經接受的不是奴隸的精神，叫你們重新害怕；是一種兒女們應有的儀表與虔誠，即是義子的精神。」

從前的猶太人，雖是「天主」特選而寵愛的民族，雖受「天主」屢次用奇跡佑護着的，但他們仍然是極度的怕「他」；那次「天主」在西奈山上，帶了光榮與大能的光彩顯示給他們，並將「他的法律」——即是我們現在應當遵守的十誡——交給他們，當時他們驚恐害怕極了。甚至他們找了他們的首領梅瑟單獨的上山拜見「天主」，可見他們當時是如何的害怕。他們向梅瑟會這樣說：「請你講給我們吧，我們是要聽從你的；可是盼望「天主」不要親自給我們講話，恐怕要將我們嚇死了啊！」可知依着猶太人的意思，「天主」是一個喜歡

顯現奇跡的，神密與可怕的神體。

我們應當拿別一種的精神，和別一種心理對待我們的「大父」才對。

我們不要如同給人追趕的一條急狗一樣，也不要像傀儡般的奴僕在主人面前戰戰兢兢才好！因為他們懼怕他們的主人發脾氣，發出凌人的火燄來。實在我們對待「天主」應該如同對待我們的父親一樣才對。

用依賴的態度

「天主」既是我們的「大父」，所以我們儘可依賴「天主」；我們更當明白「天主的萬能」，不是為壓制我們的，而却是為幫助我們的。不仔細想想吧：我們因着「他」而富裕，因着「他的全能」而有能力！假使我們得不到「他」更多的恩惠，享用不到「他」賞給我們的富源，……。那沒有別的原因，就只怨我們的信心不堅固，不敢去好好地求他幫助，就是了。換言之，這是我們祈求不該有的態度，現在明知「天主」有恩惠可賞給我們，但不敢去求「他」，這又怨誰哩！

關於祈求「天主」，我們自然不去求「百無聊賴」的事情，也不求「天主」順從我們的私慾偏情。比如一個小孩子求他的父親給他一把鋒利的小刀子，大概他父親是不給他的！恐怕刀子將他割傷了，所以要不答應他兒子的所求，豈不是很有理由的嗎！所以當我們求我們在天主之父時，一定我們應當要依賴地，恒心地，懇切地去求！這樣「天主」一定會賞賜我們有益的物件。有時，人們看見有的人能夠得到他們所求的恩典：如聖女小德肋撒，或者聖人鮑斯高等，他們都覺着非常的奇怪；何以呢？概因他們是依了「天主兒女」的真情，認真地，而用正當的態度去求，所以求什麼就可以得到什麼，又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

我們當學着他們作，因為我們有名分，有權利，並且我們實在是「天主的兒女」，所以說：我們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向他說哩。

用安心的態度

既然我們相信了基多的預許，我們即應當如同聖父的真兒女一樣，很安心的，而且如小孩子很天真的依靠「他」才對。可惜我們沒有這樣作：「我們接受「他的」恩惠，如同接受

了一個慢性的炸彈，不知何時要爆炸的……，並且我們在天主面前畏葸後退，小心翼翼的加以防備！或竭力辯護，逼着他給我們一個保證，好像他是負債太多而不能還債的人！或如同一個光身漢，剛從監獄裡出來一樣的不可靠」。這種態度，真可惜！到底我們不應當這樣做，我們應當光明正大的，完全託付的去依賴「他」。因為「他」是我們的父親，我們是「他的兒女」啊，所以「他」絕不會錯待我們。這樣以來，我們的生活何等美妙，何等幸運啊。

關於這層道理，你們可以聽聽天主曾「暗示」着的一個作者，他似乎假想天主曾告訴我們說：「誰在我手中，就如同行路人得着手中的拐杖一樣，這個人是得我歡心的。

——誰把他自己放在我的臂中，就如同一個吃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一樣時——他眯眯的微笑，並注意他媽媽的眼神——這樣的人是中我意的。

——那個熟思深慮，常常腦中憂愁的人——他的工作如僱傭的短工，又如同終身幹機械工作的奴隸——這種庸碌懦弱的人，是我最不喜歡的。

——凡依賴我的人，我便愛他；不依賴我的人，我就不喜歡他。可是能放心依賴我的人，是最單簡的事情。」

看了「天主的」這一端話，我們即可明白「天主」最喜愛率直、安心、依賴他的人，向他求什麼，他就應什麼，我們爲什麼不試一試。

用愛慕的態度

「天主的兒女」，這個名義，不但准許我們顯示單純的誠懇，而且命我們要誠懇，要依賴，要天真的，很安心的，並且還要有一種愛慕之心。故「天主的兒女」，這個詞句含有若何的重要，若何的自然！

果真，我們對天主的態度，不應當畏懼害怕，却應當拿真摯的愛情表現出來才好。我們在早晚課中，念起愛德誦時，是如此說了；可是我們的行爲同我們的言談，屢次與此相反；因爲我們的日常行爲，不足證明真正愛慕「天主」，時時處處讓他喜歡。或許有人以爲我們的愛「天主」的「愛」字，同人間的「愛」字有些分別；因爲我們沒有名分向「天主」表示一種人間兒女向他們的父母的所謂「孺慕之愛」，或天倫中的互愛的可能。不，天主准許我們而且希望我們用這種愛情去愛他。

因爲天主愛我們

我們應當出自赤誠的愛慕「天主」，因爲「天主」他真真的用父親的慈愛對待我們！他的愛情既細密又強大，又親切又顧慮，真是一個慈父鍾愛他兒女的流露。

對於這層，我們應當深信不疑！即其餘一切的理由，也在這裡。「天主」愛慕我們，看待我們真如他的兒女一樣。所以我們在「天主」眼中，不是一個比較改良的機器！「他」在世界上造了人以後，不是讓我們作機械的工作。我們要當心，不要困了我們的過錯，把這宇宙複雜的機件，壞弄了一個。「天主」看我們這世人，是有理性的，具有智慧和意志，能感覺，能享福受苦，是有愛慕與盼望的。總之：我們是有才能的人；既能支配，又能享受。

「天主」不把我們看做牛馬或奴隸！人家對於牛馬和奴隸所給的食物不過僅能維持生活而已，而所求的工作呢，反要愈多愈好。「天主」也不把我們看作工人或職員，偏把我們看成是「他的兒女。」

哦，我們應當懂明白這種父親對待兒女慈愛的意義！那就是「天主」的本意了。

在聖潔上會解釋過好幾回。

耶穌有一次說：『當兒女的向他的父親要麵包時，你們會不會看見他們的父親把石子給于他的兒女？或者當兒女的要一條魚時，作父親的却給他一條蛇；要雞蛋時，却給他一個蠍子？你們這種不好的人，尙且知道把好的東西給你們的兒女；何況你們在天的「大父」呢？』又說：『一個作母親的，能忘了吃過罐奶的孩子嗎？豈能有一天不憐恤過曾經懷抱過的兒女嗎？即使作母親的萬一忽略了他們的兒女，我呢，將來一定不忘記你們的。』他又說：『我將如母親安慰她兒女般的撫慰你們；你將如一個為母親哺乳的孩子一樣；母親抱在懷中，放在膝上，撫養着的孩兒。』

「天主」對待我們，「他」終有一種溫柔細密之愛，雖然我們犯過；因為「他」有了慈父之心，無限的良善與溫存。為看清「他」這種愛情到什麼地步，我們試念新經上的「蕩子回頭」的故事，「自然就可以明白了。那故事中的父親，不問他的兒子如何墮落，如何沒良心，當他的兒子返家時，他却出門迎接他；也不等他說些後悔的話，他却急急上前去擁抱他，給他換衣服，並為他殺牛設宴，特別的款待他。耶穌描摹的這個情況，就是我們的「大父」

——天主真正的態度。

真是，如同聖伯多祿克利索樂格所說的，這裏有一種可怕的，而不可信的事情，使我們想起來要驚慌的；但同時，這也是使我們歡樂的，因為這是一切真理中的真理啊！

從永遠之始，在世界沒有創造以前，「天主」已經愛我們，揀選我們，預定我們永遠的幸福，使我們這樣成爲「他的」兒女，因爲「他」要以兒女之情待我們。

這個恩情是白白賜給我們的，我們是要求不到的；是「天主」因於「他」自己的慈善和「他的」本意而賞給我們的。「他」准許我們這樣與「他」往來，讓我們把「他」當作我們自己的「大父」。不應該僅僅看「他」是全能，有威嚴的主宰，或鐵面無私的判官；「他」實在賞賜給我們的這個恩寵，不是極大極甜密的嗎？

「天主的兒女」，不僅是一種儀表

我們做「天主的兒女」，這個意義出乎人們意料之外，我們在天主眼前，不只有兒女的

聖若望說：「看看「天主」表示給我們怎樣的愛情：他讓我們帶着「天主兒女」的寵名，而又叫我們實際地做他的兒女。」

所以不但有兒女的寵名，還有確切的實際；就是「天主」不僅看待我們如同「他的兒女」，不僅我們有這個名稱，而且是要我們真真實實的做「他的兒女」。

「做天主的兒女」，既然不單單是一個名義，一個稱呼；那末，我們至少有些相像「天主」了。但並不如同一張肖像或一個雕像一樣，光在外形上相仿就夠了；實際上，父子之相像，更深切的多！不僅外表相同，甚至我們的思想，動作，以及願欲等，也能如同我們的父親一樣。我們享有與父親一樣的生命，因為這個生命，原是從父親傳下來的緣故啊！所以說：做兒女的，因和他們的父母，有着血統的關係，所以也就有了共同相似之點，自是不成問題的啦！

却是一種實際

誰敢說在「天主」和我們中間，沒有一些共同的關係呢？

可是信條教訓我們這一點，我們必須要依從去作。聖寵既把我們當做了「天主」的兒女，就賜于我們一些「天主」的所有，但並不減少「天主」的所有。這並不是我們一方面的幻想，也不是「天主」的一種說法；而是如一個剛受洗禮的嬰孩，雖然他不能夠說話，做事，甚至都不會開眼，可是在靈魂上呢，已經領受一種實在的「寶物」：即不可思議的奇異生命，也就是「天主自己的生命」。因此這個孩子，在「天主」眼裏，和在天神或有聖德的人（能見無形的超性事實）去看，他不單單是人世間的兒女了，還是「天主的兒女」哩。「天主」因此就喜愛他，照顧他，並且還要護助他，因他是天主自己的兒女了。倘使那個孩子，尚沒開明悟，還不能思想的時候就夭折了，「天主」呢，也賜給他和「天主」有一樣的幸福和安逸，並賜給他一分遺產，即是「永遠之福」。

因為他是「天主的兒女」，他自有那種權利。聖保祿說：「人既是「天主的兒女」了，所以他們確實也是「天主的嗣子」。人之所以能成爲「天主的兒女」者，即是因爲他有「天主的生命」。

凡生命是相通的

「天主的生命」，這句話是那麼奧妙！故凡關於「天主的一切」，都是奧妙的，因為人終不能懂明白「天主是誰」。

但是我們知道生命是什麼，雖然把它下一確切的定義，或者給它一個清清楚楚的解釋是很難的。即如一塊石子與一粒麥子中間的分別，或是一根鉄棒同一株樹木及花草的不同，我們是完全知道的。鐵與石是屬於無生命的！而花草樹木呢，却是有生物。在草與樹的本身上，是有一種機能的。那種機能是很奇妙的，很有能力的：因為它能夠使那棵樹與花，發芽滋長！使它從地中吸收水分和礦物質，到它們的本身變成營養素；它能使它在春天的時候，長出嫩芽來，後由蓓蕾開花結果。這就是所謂「生命」。這種生命在草和樹，每年循環進行。它還要把自己遺傳下去，即新的植物從老的出生，一如花葉從樹上生長一樣。

但這種植物的奇妙生命，若與動物生命相較一下，那自然又不算什麼了。我們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動物中，細細考察起來，有多少美妙奇特的事情！牠們不但是要生長，要營養，和

植物一樣就算了，牠們還能來來往往的隨意活動，去找尋牠們所需要的食糧。牠們並且能夠很堅固的築巢穿穴，以安其身。這些，都是屬於牠們的本能生活。有時候牠們好像在思索，好像知道些什麼！並能夠感覺痛苦與快活！還有好多地方，牠們比人並不在下：如行飛的迅速！及兇猛的力量，以及嗅覺，目力，伶巧等等都是。

可是我們人類所具有的生命，是特別的偉大而美妙，所以若比起禽獸來，自然又尊貴的多！在肉體方面，五官的感覺與本能，人有幾樣是不及禽獸的強大；但是我們有一個更高妙的生命，主宰着一切感覺和本能，因而人真正做了所謂萬物之靈，及「萬物之王」。人的超出動植物的生活，是精神的，心理的，靈性的生活；因此，我們人類有了這樣高妙的生活本能，所以我們對於天地間的動植物，就可以為所欲爲了。我們知道人已經尋獲了，發明了很多的物件，特地是在最近幾十年中，應用了科學的方法；對於種種的事物，人還有辦不到的嗎？那麼，這個能力是從何而來的呢？

一個眠在母親膝上的嬰孩，將來或許會成就大事業，會變成世界上偉人之一，但誰知道呢？因為他現在很小，是軟弱無能的；但他所有的生命，悟性，暫時好似睡着的一樣，將來

或有驚醒的一天。日後自動的發育，成爲有用的人，不過這一切的能力，都已安放在他的靈魂上，隨着年歲將要發展而成熟。

天主自己的生命

在以上所講各種的生命之上，即植物的，動物的，以及人的生命之上；還有在天堂的天神的生命之上，尚有一個不可思議的，高超的生命，這個生命是無窮的，莫大的，全能的，並且是不須要發展和長大的。因爲它自始既是成全的；它也不能縮短或降低，更不能如人的生命要死亡。因爲它是永遠的，而不能變更的。這個不能想像的，奧妙的，光耀的生命，曾創造一切，因而一切都屬於它；它并且知道一切，能做一切，還超越一切，這便是「天主的生命。」

人蒙受了「寵愛」，即獲得了天主的生命。使他們相似天主，成爲「天主的兒女」。這端道理，就是基多降在世上親自告訴我們的，而且我們是應當重複申說的。

我們如何能得到超性的生命？有一次，一個博學且富有的猶太人尼各得莫去尋到耶穌！

因爲他聽了耶穌啟示的那種奧理以後，他就心中覺得慌亂，向耶穌請教。耶穌很肯定地給他重複的說：『你聽得風吹，你不知它從何處來，也不知它到何處去，可是這風是實在有的。我講給你聽的一切事情，也是這樣。我給你說的，是我所知道的，也是我所親眼見過的。』

後來他提起「領洗聖事」的道理，人受洗的時候，一個實際的天主生命，就與他連通了；使人得到一個新的，奧妙的誕生，如同一個小孩的誕生，從他的父母而接受人性的生命一樣。『人該當從新重生，誰不因水與聖神再生者，他就不能進入「天國」，他也就沒有生命。』要知「生命」不是一句空話，也不是一種說法；那是最實際的一件事，如我們肉身的生命，我們知道的當然很清楚。至于賜我們，成爲「天主兒女」的這種超性生命，同樣也是非常正確的事實。

成爲天主的「義子」，是極大的恩寵

「天主」要我們做他的兒女，實際上是做他自己的「義子」。這也是一種過繼的手續，不過與人間的過繼手續是有極大的分別。

無論在習慣上和法律上，都許可一個人或一對配偶，過繼人家的一個兒子；他們對於這個過繼的孩子，不以他是僮僕，却看做他是自己的兒女。在法律上呢，人們也將公認他是某人的後代，所以他可以享受他們兒女的一切權利。但這種過繼的關係，終能達到什麼程度呢？當然作義父母的，對於其義子要發出他們的愛情，以及信心；他們要維護照管他，一定也是當然之理。其次就一般情形而論，就把這孩子立為他們的後嗣，將來把這遺產也留給他。可是當他生病時，他們却不能恢復他的健康；即便發現他愚笨的話，他們也不能令他聰明了；甚至他們就沒有方法，授給他「生命」。

「天主」呢，却賜給我們生命：他不但把愛情加于我們，允許我們，召我們去享受他的福樂和遺產。他還把他自己的生命加給我們，使我們成為他的兒女。

所以說，「洗禮」真是一個誕生！因之，一個新的生命，開始加進我們的靈魂，并且把我們的心也改變了。

所以賜給我們靈魂上的這個生命，能夠生活，增長，強壯，并使我們有能力做出「天主化的」工作來；那即是，無論在各種事業上，或就其價值而論，都遠遠超過我們專靠自己的

力量所能做的工作。

所以我們在這種光景中，即便所做最簡單最平庸的事情，却有一個永遠的關係，因為它能掙得永遠福樂的報償。

我們現在要把這端道理，深深地研究考察，使我們懂明白，我們所蒙受的恩典如何遠大，如何可讓我們稱呼天主為：父啊，父啊，我的大父啊！

II 天主的唯一聖子

別的話且慢講，我們先得提起，在我們出生以先，已有一位把「天主」稱做「父」的了。他用這個稱呼的名義與我們不同；他說起「他的父親」來，其中這「父」字的意義，比我們所用的異常豐富，充實而真確。你知道這位是誰？不是別人，就是廿世紀前曾在世界上居留過的，那位耶穌基督。他是我們認識且被愛慕的；他在人前表示他自己是「天主的兒女」，尤其是「天主的唯一聖子」。

他說起「天主」來，稱「他」爲他「自己之父」。說起我們來，稱我們爲他「自己的兄弟」。可是他從來不把他自己的名義與他宗徒們的名義合併起來，稱「天主」爲：我們的父。他常常分清着說：『你們這些綿羊啊！你們不要害怕；你們的父已給你們預備好了「預許的天國」。』『你們不要如外教人一樣，對於明天發愁；你們天上之父很知道你們需要些什麼。』『倘誰愛我，他將遵守我的話；於是我的父便要愛他；我們要到他心內，和他居住在

一起。』「我不向你們說，我爲你們祈求我的父；因爲你們愛了他，他一定愛你們。」在他復活那一天的清早，他顯現給瑪達肋納後，他給她一個使命，叫她去告訴宗徒們說：「你去尋我的兄弟們，告訴他們；我將回到我的父，也回到你們的父；我的天主和你們的天主身邊去。」

有一天，宗徒們請求他教給他們某種美妙的祈禱經文，就如同若翰保弟斯大教給他的弟子一樣的；耶穌就接着說：「當你們祈求時，你們應說：『在天我等父者，』……』但他自己祈禱的時候，他稱呼「天主」即如同一個獨子與他父親說話一樣。譬如他在復活辣匝祿以先，他向天主說：「父呀！我感謝你已答應了我；我知道你常常答應我的，……」

耶穌是「天主」最鍾愛的聖子

耶穌這樣的做法，是「天主」親自允許的，「天主」且激發他這種態度；「他」要把耶穌與其餘的人分清，他認爲「他的聖子」的名義，是獨一的，和別人完全不同的。

有一天，在若爾但河沙灘上，有一羣人追隨着若翰保弟斯大給他們付洗；其實耶穌

納維肋的木匠——也在那羣人的當中，走到那位先知前，請他與他領洗；因為耶穌與普通人完全一樣，所以也沒有人認識他。但因于「天主的一種默啓」，若翰猝然間，發現這個民間的人就是「主子」，就是他預告的默西亞——猶太人所期待的救世者——將替人民贖罪的默西亞。若翰就拒絕給他付洗，囑着向他說：『我本當受你的洗，你反向我來。』但是耶穌呢，催逼着他，若翰只得給他付洗。

耶穌在若爾但河領了洗禮後，走上岸，披上衣服，即開始祈禱了。那時他頭上的天開了，「天主聖神」借了白鴿的形象，停留在他頭頂上；聖父發出洪亮的聲音說：『這個是我所鍾愛的兒子，我很喜歡他。』

過了二年，這一句話又在一個光景中聽到了。這個不是在若爾但河邊跟一大羣人中；却是在大博爾山頂，僅有耶穌和他的三個宗徒；伯多祿，雅各伯，同若望。耶穌正在祈禱時，在特別寵愛的三個宗徒之前，忽然間改變了他的常態；他的衣服如雪地一樣的發白；他的面龐和他的全身發出燦爛的光輝，比夏日的太陽還亮呢。三個宗徒驚奇的了不得，甚至都担擋不住這個光耀；于是他們就伏在地上，當時從天上發出一個聲響來，就如同耶穌那次領洗後

的聲音一樣，既莊重又多情的說：『這個是我所鍾愛的兒子，我非常喜歡他；你們聽從他吧。』

有什麼名義

上邊所說的那幾句話，內中所包含的奧理不論是怎樣，我們至少可以知道，耶穌在我們之先，已具有「天主之子」的名稱了。這樣造成了他的快樂，也如同造成了我們的快樂一樣；我們也無疑地知道耶穌的一生，就是實現他做「天主子」的最完備生活。他服事「天主」如同服事父親一樣；他如同一個孝順的兒子：對他的父親表示了服從，孝愛與周到。他曾說過他的食糧——即維持他生命而使他強壯的滋養料——就是奉行聖父的意志。他又表白着說：『我不斷地做「他」——聖父——所喜歡的事。』

因此，耶穌就是我們最有吸引力和全美善的大榜樣；所以說效法他，我們可以得到無限的益處。

但是我們常知道，在耶穌本身上還有更高大的事務哩。

他做「天主子」，不是和我們一樣，不跟我們在同一名義上。

瑪利亞的兒子也是天主的兒子

「天主」遣嘉俾爾天神到納維肋去，報告給年青的貞女瑪利亞，一個她從未聽說的請求；天神在她驚愕中，說：「你不要怕，瑪利亞！在「天主」前你是得寵的；你將懷孕，產生一個兒子。你要稱他為耶穌。」這時候，聖童貞瑪利亞並不疑惑天神的話；不過她向天主已經發了童貞之願，所以她表示仍堅持她以前的志向。天神繼續着說：「聖神將降臨到你身上。全能天主的德能，將庇廕你。所以從你將出生的「兒子」，要稱為「天主之子」。」

因此，這個名稱，已暗示着一種光榮的奧義了。

依着「天主」的預許，瑪利亞懷了孕，這個兒子當然是她自己的無疑了。她懷着這個小兒，九個月的工夫。她也和別的作母親的一樣，把胎兒產生後，用乳喂他；把他抱在臂中，搖擺着催眠他。一天一天的撫養他，望着他發育，長大，在活命上前進，與一切人們的兒子一樣。所以他是她的兒子。天主的奇能會主管她懷孕、准許她稱耶穌為她自己的兒子。

可是「那位將從你生出的聖的，要稱爲天主之子。」這個望着她微笑的孩童，不僅是她的兒子，還是一個更大的人物。不過他終是屬於她而且整個兒屬於她，但同時呢，他也是天主的兒子。她既生了他，她就真正是「天主之母」了，正如我們在經文上所念的一樣。這個是她明白知道的。她知道這個小小的孩兒，與後來在納維肋作塲中，做木工的少年，始終是她的「天主」。她知道她有名分熱烈地愛他，朝拜他；因爲他是世界上最成全，最偉大的人物。她不但有名分，且有應盡的義務，要這樣的愛慕他，朝拜他。她也曉得這一位是最可愛的，因爲他是她的兒子；他又是最可敬的，因爲他是她的天主——極可敬愛的耶穌。她能同時找到一切——一個母親的心所希望要找到的——一個聖女敢夢想的實際。

我們能明白，在這些道理的根源處，有一端降生的奧跡藏在裏邊；所以我們現在應當努力學習它，研究它，正確地認清它，好能懂明白其餘的一切道理。

所謂降生的奧理，就是「天主聖子」成爲人的事蹟。聖若望在福音上說：「天主聖子，成爲『血肉』——就是成爲人。」

起初這個事蹟，是推定「天主聖子」——就是天主第二位——的存在問題，不過「認可

與承認」，對於這個是先決條件。倘使「天主聖子」不是先有的，他就不能成爲人了。他的實有是從無始之始存在的。如果我們稱他爲「天主的真聖子」時，他應當就是天主。所以他是全能的，無限完備的，並且也是永遠存在的。

這個是嚴密的真理，也是第一個我們應當曉得的信條。

第一個奧跡：在天主之內（三位一體的道理）

「天主」祇有一子。我們創造天地的「天主」，在第一章中曾述到了「他」的偉大，不是單獨的一位。在「他」之內，有一種奇異的，奧妙的生活——也可以說他是生命的本身，這生活的同一性，不能分裂，它的完備，也不能減弱；雖然從這生活，表現出三位來。

「聖父，聖子，聖神」，這三位祇是獨一無二的「天主」。但實際上，各位彼此是分明的——不如不能夠稱爲三位——不過不是三個「天主」。獨一的並且同一個生命，同一個能力，同一個「天主性」——對於這些，他們三位是公共有的。這三位中的每一位，都具有完全的天主生命，不是只有一部分的；每一位實實在在是獨一無二的「全能天主」。

這個道理是非常奧妙！是不能辯駁的。可是我們得信仰它，因為是「天主」親自啟示給我們的，而天主決不會欺騙人。

永遠的聖子

「天主三位」中之第二位，有一個獨特的名稱，就是「聖子」。這是說的他存在，他的整個的生活，是從別一位生的，這位把「他」自己的生命整個的遞通於他；所以「聖父」具有「父」的名義，但比起人類的傳生關係，是無窮地高妙而完善。不過；這父子的關係，是奇妙的，因為在他倆——聖父、聖子——當中不但有完全的相似，而且實有一個結合，一個同一性，所以他們兩位只有「一體的天主」。這個父子的關係，是奇特的，因為聖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和「他自己」，完全傳給聖子，並不只傳給他一部分，他一點兒也沒有保留。沒有一項美善，一種能力，一件富源，「天主聖父」不拿來付給他的所生的聖子。並且這個父子關係是唯一的，因為聖子身上沒有一些缺點，一些比不上聖父的地方。他既然是「天主」，就不能不如此；倘若他缺少一項微小的什麼，些微的美善，他就不是無窮的，全能的，

以及完備的「天主」了。

所以聖子在各方面，都相像聖父：即偉大、神聖、智慧、能幹、良善，仁慈都一如聖父。他和聖父是一樣永遠存在的；因為聖父並不比聖子先有。有聖父即有聖子，所以他們是同時存在的。而且我們不能想，從無一個時間他倆不存在着。

真的，這是「天主生活」的可畏奧理。因而聖子與聖父的關係，也是非常密切，簡直是
不可以言語形容的。

天主教和聖子的關係，不是因於恩寵，也不是因於過繼，却是因於本性的；因為他們的關係，實在就是如此，是不能改換的。天主聖父，倘使不從永遠的，把他自己全部的生命，和整個的天主性，傳留給一個兒子——使他做自己的完美生活着的肖像——那「他」也不能存在了。關於這個道理的意義，若以我們的解釋和想像，是不能探討與接近的。在聖父聖子當中，沒有別的不同，祇不過他們同是一個天主，而彼此互有父對子或子對父的關係罷了。從這種不可思議的父子關係，就產生了一種完全相互親密的意義。

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只能勉強地學着說說也就罷了；因為這些都遠遠地超出了我們的

能力範圍，就如同天地的間隔那麼遠。所以我們也就不必再求更多的解釋了。

我們以上所講的道理，就是「天主聖三」的奧理。

第二個奧跡：從天降世

現在我們要講天主聖子降生成人的奧理，使天主與人類接近而發生關係。

這個接近是奇特的，天主不但與我們居住在一起，並且還顯示他的光榮：如同古時在猶太民族中，好幾次顯示過的神跡。那時，「天主」用響亮震驚的奇跡，保護他的特選之民——猶太民族，引導他們，並且聖化他們，用了許多的奇異事件顯示給他們，因此可以證明，「天主」是常常照顧他們，跟隨他們的。有時他隱在雲端裏，有時他借着雷電以及暴風的聲響，有時他又借着平凡的人形，顯現出來。這些就是一個神體，不過借着種種的方式，把自己顯示給人們看罷了。

可是天主降生成人的事蹟與他所顯現的完全不同了。這裏既不是暫時的顯現，也不是一種假借的形像；却是天主自己願意成爲人。因爲他成了人，所以他能夠居住，留寓在我們之

中；就如同我們居住在我們的家庭內，因為我們是組織家庭的一分子，當然是屬於家庭的無疑了。他要如同我們一樣，有肉身、靈魂、理智、感情、與意志；他取得了這些，並不是如同拿一件件的衣服套在外面，却是他願意具有那些，而成爲一個人。

聖子取了人性

「天主成爲人」的這個道理，我們必須要了解的確切。

在天主三位之中，祇有一位實現了降生的奧跡；僅有一位取有人性，這就是第二位。成了人的天主，既不是聖父，也不是聖神，却是「天主的聖子」。他實在是天主子，因為在事實上，圓滿地享有聖父傳給他的同一生命。

所以說，嘉俾爾天神向童貞瑪利亞所說的：「將從你出生的聖者，要被稱爲天主子。」這句話含有嚴正確切的意義，因為瑪利亞所生的，實際是天主子。可是天神並沒說：「他將被稱爲天主；」如果這樣說法，那意義就不很正確了；因為聖父是天主，聖神也是天主；一定說：「天主子」，這個意思就是爲聖父所生而永遠存在的聖子；所以實際上，只有他能

夠很圓滿地堪當這個稱呼。

因此，童貞聖母瑪利亞就成了「他的」母親。當她在白冷城郊，在埃及，以及在納雜肋這些地方，把她的小兒緊緊抱住，就用她的所謂「慈母之愛」，撫摸天主子了。

永遠是真天主

可是我們要當心，不要把這端極重要的奧理，胡亂給弄錯了，誤解了。

「天主聖子」成了人，併不停止爲天主；因爲他的天主能力和美善，一點沒丟掉。天主既然是無限完備的，那當然對他的所有不能有什麼變化；他既不能獲得一種新的優點，也更不能夠失掉他的任何特長。倘若他減少了他的完備，他就不是真天主，也可以說他根本不是真主宰了。

自
尊
所以「天主子」降生成人，並沒有一些兒變化。如果我們說他「離開天堂」，「降到世上」和我們住在一起；或用別的相仿的話去解釋，那是不正確的；因爲他是第二位，仍不丟掉他的天主性。

我們也不能想：「天主聖子」是一種神體，而用奧妙的方法，保留在基多人的本性之內；好像他成爲基多的靈魂之靈魂，如同智上加智一樣了。在外表上說，基多完全與我們相似，無論就他的容貌、身體、感覺、態度、以及他的行爲，都與我們完全相同。但是，若把基多的靈魂深深研探一下，那末我們就會找到一個「天主子」，並且他的一切都歸屬於「他」。這個隱藏在靈魂上的天主，他有感覺和愛慕，痛苦與快樂；「他」要啓示基多要說的話，「他」要命令他應當實行的事。這不過是我們如此瞭解天主聖子成了人的問題罷了。

可是這樣瞭解似乎有些不正確：因爲在以上，我們所假定的說法，聖子與聖父就要有些差異了；因爲聖父從未感覺過痛苦，和人性的疲乏，而聖子呢，却感覺到了。這豈不是不同了嗎？當知道天主第二位降生成人的事蹟，並沒有把「天主性」同「人性」混合在一起。而天主第二位成人也沒有取消兩個本性——天主性與人性——中的任何一個。所以這個奧迹是更簡單的，又是更複雜的。

所以說這個道理是更簡單的原故，因爲不讓我們發生一種錯誤的想像，臆度基多是介乎兩種性能的中間的，好像他不完全是人，又不完全是天主了。其實不是這樣：吾主耶穌是真

真實地「天主子」，降生後，仍是天主，又是人，和我們完全一樣；他現在仍然是這樣真實地天主，同時也實在是一個人。

他實在是人

我們又要去考察考察「聖母領報」和「耶穌聖誕」的事蹟了。童貞瑪利亞曾因聖神懷孕，產生一個兒子，一個和我們一樣的嬰兒——耶穌，這孩子的身體和生活都與我們一樣。他漸漸地長大了，作了多年的木工，等他受了若翰的洗禮後，就開始在外宣傳福音，所以他實在由始至終同我們是一樣的人。說他與人一樣，並不僅是形式上的，或外表上的；却是實際的、整個的、完全同我們一樣。無疑地，他與我們有同樣的本性，而且比我們更完全。他的作事、選擇、和決斷，是自動的，完全自由的，和我們一樣；他對於美與善，都很容易感覺；對於人的痛苦也很有同情；見到受苦的，更動他的心，他真真是一個人。若是把耶穌人性的理智、感覺、意志，削減一些，用「天主性」的理智，愛慕、或意志，來代替耶穌所有的，那是完全懂錯了；因為這樣的耶穌就與我們不同了，而也就不是我們的真正弟兄了。

所以我們能夠，我們也應當看做他的動作、生活、行爲、與決斷，同我們是一般無二的。

耶穌，是我們人類中最完全，最光耀的第一人，已經如同我們一樣地在世界上有「生活史」的一葉了。

那末，他既然是成全的人，又是完備的天主，怎麼他不是兩個呢？我們又爲什麼主張，童貞瑪利亞是天主的母親呢？

人而天主

在這裏又發生一個奧妙的問題了！

因爲童貞瑪利亞把人性的生命傳給她的兒子耶穌，因之她真是他的母親了；事實雖然如此，可是所生的人已經和天主結合了；這樣的結合，甚至成爲一個沒有「人性的自我」的人了。

倘使她的兒子有一個顯然的，獨立的，「人性的」自我，那末聖母不過是一個「人」的母親，或僅僅稱爲耶穌的母親也就算了。換句話說：可以說她是聖人中最大聖人的母親，或

衆人中最成全人的母親；也可以說她是天主超越萬物的、所愛的默西亞的母親；無論如何講法，她總不是「天主的母親」。

可是因於一種聞所未聞的奧理，瑪利亞的「這一個兒子」，並不屬於「他自己」；他是特殊的結合於「天主」，所以說他是屬於天主，又有什麼問題。

說到我們哩！也因着聖寵同天主結合了；所以在天主和我們中間也發生了一種密切地，愛情的，和共同生活的連繫；但我們同天主是分明的，因之我們的自我不和「天主的三位」結合。反之：「天主」把聖母瑪利亞的兒子的人性與天主性結合了，那就成了一位有「天主第二位的唯一自我」了。所以沒有自我的「兩位」，緊密得只變成一位了。這個意思所說的，簡直是不能夠分出兩個自我來。因而瑪利亞的兒子，實實在在是「天主子」；也就是聖母瑪利亞的兒子和天主聖子，祇成了一位了。

我們的長兄耶穌因之實在加入了天主的家庭，同天主成了一家人；可是並不像一個過繼的兒子，實際上，也不是在義子中最得寵的那一位；而他却是天主的唯一一子，他真實地是「天主子」了。

耶穌在納雜肋人們很容易與他——這位青年木匠，交接往來；因為那地方的人們很喜愛他那認真的生活，和他那和藹可親的態度；所以實際上，他們與天主子已有了過從，那一定是無疑的了。又依着那些人們的請求，而替他們做了些木器家具，而這些木器家具正是天主自己做的。

後來在他宣道生活的三年中，每當晚上宗徒們都來到他跟前，把他們自己的大衣往身上一捲，躺在耶穌的旁邊，就入了他們的夢鄉。這時候他們是同着天主，在「天主子」的四圍，在他們的所謂「兄愛庇護」之下，熟睡了。

耶穌在十字架上，受有三點鐘的劇烈痛苦！當時法利塞人尙用冷嘲熱諷，和羣衆的惡言戲謔，吾主耶穌大叫一聲，遂完畢了他的祭獻大禮。這斃命的「天主子」，是爲了救贖一羣兄弟們的罪孽而拋開塵世了！待到耶穌的身體流盡了血，充滿着傷痕；尤其是鞭笞的印斑，猶清晰在目的聖身，從十字架上卸下來放在童貞聖母的膝上時，聖母，「致命者之后」，接受的他的兒子，和她的天主的身軀，她向這聖身就不表示最後的分袂了。

耶穌甚多，只有獨一的自我，他眞真是天主之子。對於這個奧理所發生的問題，是很清

楚的，但是我們懂不來它怎樣地實現；又用了什麼奇蹟，一個從童貞女所生的孩子，本來和我們是同樣的一個人，而會和天主的第二位結合，相併成了一位，這個是我們絕對不能夠懂的奧理。

結 果

在這個奧理中最關重要而我們應當牢記的事，就是這個道理的結果。

第一我們先把握住耶穌爲什麼，在講起他自己的父和我們的「天堂之父」時，常常分得很清楚？他和四方的人來往時，他雖極度地謙遜與忠厚，但對於「天主聖父」，他却不和人們站在同一的立場上。他曉得他是天主子，因之在名義上，與我們做天主的兒女者自然不同；他一生到世上，就把他結合於天主的那個恩寵，比起把我們成爲天主義子的恩寵來，是有天淵之別的，也可以說是根本不能比擬的。倘使他把天主也稱做「我們的父」，那就無異說，他同天主聖父的關係併不比我們若何的深切，若何的親近；這也就無異說，他自己否認他和他聖父的關係了。

果然在宇宙內，在天堂或世界上，僅有一位能實際又能確切地，自稱爲「天主子」者；這位正是他——耶穌。即便在天上的第一位與第三位也決不能用這個名稱。反觀在世界上呢！也絕對沒有人敢自稱爲「天主的唯一子」。所以說，唯有耶穌真是天主，同時也是人，他才享有這個名稱。他曾用過的那句話：「我要回到我的父和你們的父身邊去」。由此可知耶穌做天主聖子的特點，若和我們較量一下，那自然完全不同了。

人中最完善的一個

這是第二個結果：我們必須要特別重視它。瑪利亞之子耶穌，既然實際是「天主子」，既然他和天主第二位只成了一位的話——即衆天神和聖人們恭敬的對象——那末我們對於這位白冷城郊新生的嬰兒，與這位納雜肋的少年木匠，就很容易理會天主爲什麼用一種不可思議的愛情、特寵、和溫厚來傾照他了；所以無論在自然界與超性界，天主要把最豐富最完備的恩惠來添滿他的心，他的悟性，和他的意志，以及他的身體，也就是這個原故了。真的不錯，耶穌和我們完全是一樣的人；可是在他人性的優長方面來說，那就遠遠地超出我們了。

因此我們記起了我們的「長兄」，吾主耶穌，是這樣的一位，我們不但不必驚訝，且更應當充滿快慰和自尊。所以我們應當想想，耶穌與我們本是同樣的人，但他的地位是如何的高超，如何的可貴！即無論在何處，在天神或人前會激起多少的欣羨與愛慕！

不但此呀！他並沒有一些兒毛病呢！人類中惟有他是找不出瑕疵的，所以我們可以因着他，自誇自耀，因為他是人世間最美善最成全的楷模或標準；也因為他實現了我們所能想像的，最奇奧的偉業；說到這個巍巍的大作，唯有「天主」可以作到，唯有「天主」才能作到！

耶穌受鞭笞後，比辣多就把頭戴荻冠，完全改容的他——耶穌，指示給羣衆們看說：「請看人啊！」他的語氣是含有輕慢和厭惡之意的。這句話還能有別的意思嗎！實在哩，耶穌真是個無與他倫比的人，標準的人；因為在他身上，會集了一總人性的美善和優點。就說在體格方面，天生得整潔、健康、又精幹。在精神方面呢？他是具有果敢、敏捷，和靈巧的。他並且有高超的感悟力，能夠適應任何的環境，任何的人物。完全有自裁之力，所以他是常常出自心裁地作事和講話；任何事體亦不能阻難他，使他驚恐。他又聰穎，又智慧，又多能

。所以每向羣衆講話，就如同對着一人講說一樣，既清晰又單簡；但他所賜的教訓，不但透澈，而且又很周到，故能深入人心，讓人瞭如指掌。他的心很慈善，樂意救助衆民，所以他時常準備着救濟一總受苦難的人；他對於一種吃苦可憐的人，具有一種同情、憐恤、溫柔、與熱愛，就如同一個慈母一樣。他用忍耐對待衆人，他不拒絕任何人而同樣地款待個個人；也不論他們是肉身上有痛苦或靈魂上有罪孽，他都設法解救他們。他自己雖是毫無過錯而不會犯罪的人，但他見到罪人，也並不驚異。他沒有傲慢之性，特別在人前不顯露他的偉大，也不使人覺察出他和兄弟們中間有怎樣大的差別。所以無論在任何地方的人們，總不會見過像他這樣的一個人。古教的司祭長們曾差遣幾個人去捉弄耶穌，他們回去却如此的報告說：「從未有一個人像他那樣的講過話。」他們的這個觀察，是真實的一毫不錯的；不但他的講論，和他的口才才是這樣，甚至他的一生都是這樣啊！

耶穌是全能的

「天主」把最好最完備的恩典，賞給他的唯一子耶穌了。「他」賞給他一切可能的特寵

，件件都是相配「真天主子」的。聖若望曾用幾句話來表明這個意思說：「他已經居住在我們中間；我們曾看見他的光榮，就如同父所能賞給他的唯一子的光榮；他充滿聖寵和真理。」可知天主對他的唯一子所應俱備的事物，都給他很多很多的預備好了。這是合理的。我們在福音經的故事中，看見天主賞給耶穌無數的種種富源，且留在他身旁，讓他時時隨便使用，我們看見了這些，能不感欣幸嗎？

如今先講他有發顯奇蹟的恩典。這個恩典會激動當代的人士，就是耶穌能完全照他自己的意思去支配一切。他用他的手擺弄生命和健康，他的言語會發生全能的效力；依着聖經的意思，從他的身上射出一種德能，把那些接近他的病人治好了。沒看見聖經上載着的那個婦女嗎？曾患了多年的血漏症，她私下想，若走近耶穌只要碰上他那大衣的邊角，她的病一定會好的；結果她的這個信心與事實完全應驗了。不但她自己呀，還有好多人借着耶穌的那種特能，治好了病。可知耶穌是具有治好病人的能力的。他雖有這個能力，但他也決不會濫用妄施的；因為他的意志，是常常完全符合于「天主」目光的，不怕會發生一些兒參差。

他不但施號發令於疾病，於魔鬼，於自然界；就如平息大風浪，及變多「五餅二魚」能

供許多的人野餐而有餘，這不是奇蹟嗎？他還給人的靈魂下命令哩；他能預知未來。「天主」也賞給他厚厚的恩典，充滿着耶穌的悟性。耶穌認識人心中的秘密，所以他能猜出到他身邊來的人的心意；我們自己看不出的事，他反清楚得很。總之：他的智慧和能力，是奧妙的。不過「天主唯一子」具有這些優長，好算太美妙麼？

耶穌是充滿聖寵的

上面講過奇蹟優點的範圍了。不過還有一些「天主的恩典」，講到這些恩典比起發奇蹟的靈驗來更高妙更重要；很足以表示天主施於人的恩惠，是不可言狀的。這就是「聖寵」的恩典。這個恩典，「天主」能賞給我們一切的「德行」，一切的「恩惠」，就如在一總的聖人身上所表現的，一天勝似一天的前進着的美善；都可以從天主得的到。還有一種能變化我們人性的恩惠，使我們肖似天主，使我們有分得到天主所有的美善。這一切的一切，當吾主耶穌降生之初，天主也賞給他。而且特別的賞給他，豐富得竟令人不能想像。特地在這個恩惠範圍內，天主的大量能力，是沒有限制的，而耶穌却受到了充實的優渥，高超出一總的

人和天神。

這個事情很容易懂得。請問天主曾向天神中那一位說過這樣的話？「你是我的兒子；今日我已生你。」又說：「我將是他的父，他將爲我之子。」「他」這兩句話完全是向着瑪利亞謙卑的兒子，即「他的唯一子」說的。再請問「他」向着那一位天神說過：「你坐在我的右邊吧，等我把你的一總仇敵都制伏於你的脚下！」這個預許「他」是向着他的唯一子，吾主耶穌說的。「他」又說：「哎，天主！你的寶座是永遠的！你的王權手杖，是一根「正直」的手杖。」

因此耶穌比衆天神們是無限量地偉大，特別地受尊敬！如同他的名號超越他們——衆天神——的名號一樣的優越。

不可思議的基多

所以我們想起基多的「德能」和他的完全來，我們儘可以放大其詞的去估量一下；任憑你就是怎樣毫無邊際的去說，也是不會超出限度的。在聖人們身上所具備的美善，在耶穌身

上一定都有：像仁愛、溫和、忍耐、他不但有且達到了不可言宣的高度；謙遜、潔淨、公正，在他也達到了極處；總之：一切的德行，一切的恩寵，他却已登峯造極地保有了。「天主」對於我們現在所恭敬的一總聖人們，都賞給他們大量不計的恩寵了；但「天主」與基多的親密，若較之「他」對於聖人們的親密，又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對於基多的親密是獨特的，不可言喻的。也是「天主」對於他——耶穌——特別預定的。聖人們呢，即便最大的聖人——連天神在內——也並不是天主的一家人，原來他們都不過是奴僕而已，但「天主」願將他們收作義子也就算了。可是反觀耶穌呢？他是天主子，是承繼人，也是萬物的「真主宰。」

因此耶穌的靈魂，當他出生之初已載滿了高妙的德行和聖寵；所以耶穌正是聖德的本身——聖德的代表，聖德的根源。他從未犯過一個小錯，他也就根本不會犯過。因為天主的溫和和天主全能的智慧照顧着他；所以基多對於「天主」的答報是毫無倦頹，毫不遲慢地把他自己的全都奉獻與「天主」了！並加上最精細又大量的愛情。

耶穌是准一的模範

這裡是第三個結果。天主子耶穌，是我們無可疑議的唯一好榜樣，所以我們應當完全信服他效法他。所以要問我們的成就如何，那就看我們對於耶穌的長處，優點，在我們身上表現出來的程度如何而定。

這個是很容易懂的道理。我們知道我們不過是過繼的兒女也就罷了。他哩！是唯一聖子，惟有他才能夠十分圓滿地實現爲天主子的地位。即便「天主」待我們如兒女，果真他也把他的生命灌輸於我們了；但是這個若與「他」對待他的聖子比量一下，那又不可同日而語了。至多我們能夠和聖子間的關係近些；我們的慾望，我們的熱切希期，祇要讓我們能夠接近天主的鍾愛之子，也就夠了。

但是若想接近並效法「天主聖父」，「天主聖子」和「天主聖神」所渡的奧妙生活，這個意義是十分廣泛十分不確定的；易言之，也是不易做到的。若想把這樣的事拿來做我們「處事接物」的繩墨時，那我們所得到的幫助一定是微乎其微的。猶如說，我們該當如同天主一

樣地成全才能做到。既是聖父，聖子，聖神是一個天主，那末也僅有一個成全，一個無限的聖德。再說「天主」和我們中間是有極大的差別的：「天主」是純粹神體，全能的，永遠的，而我們哩，只有一個貧窮的人性，一個肉身，還帶着好多的情慾，弱點和需要；還感受許多的誘惑；這豈不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心高妄想」嗎？所以我們不能把我們當作無肉身的樣子去想，我們也不能與天神們一樣，更不能和天神之王，「天主」去渡一樣的生活。

不過我們可以努力去做像「天主聖子」一樣的生活；既是他降生成了人以後，也與我們成了一樣的人；所以說，是可能的。況且他在這裏，已經給我們立了表樣，祇要我們的能力能夠達到的範圍，他都直接地教給了我們，應當如何作，應當做些什麼。所以我們應當從我們的身上重新表現的，是耶穌在世生活的方式，和他一切人性的美善。我們也應當復現他對于聖父充滿的安心、愛慕、與忠誠的態度；以及他對於他兄弟們那仁慈的，溫良的儀表；我們也該當再現他的潔德，他的公正，和他的誠實。總之：他的一切德行，我們都應當老老实實地去效法，去實行。這樣我們就相像了「天主聖子」，他是實踐這些德行的納維肋的耶穌，是和我們同樣的人；實際上，也是「天主的聖子」。

既然「天主」令我們成爲他的兒女，既然他在聖洗聖事時，把一個「奧妙的生命」賜予我們，使我們變化後和他相似；那末我們要稍微懂得我們的地位和我們的責任時，我們就應該毫不遲疑地注目到那位「天主的聖子」。他是「天主子」比我們完備美善的多，正如在大博爾山上「天主」說的：「這是我所鍾愛的兒子！你們聽從他吧。」

三論「聖子」與「義子」的關係

你們聽聽這個譬喻吧。從前，有一個富人，他有好多的田地與葡萄園。他把他的——個葡萄園租給鄉村人耕種；這個園子從前收拾得很好，四週用籬笆圍繞着；中間安放着一個撮取葡萄汁的壓榨器，並建築着一個好大的圓頂屋，如「觀象台」一般，專司該園的防衛事宜，裏面佈置了一切的應用物件。

到了九月中，是收穫葡萄的時候了，那個富人。於是便差遣一個僕人，向種葡萄的人索取一些葡萄。但是結果如何？被打發去的人竟白着手回來了。後來再遣一個人去，那人被種葡萄的人虐待了；後來又接連去了幾個，你猜如何，不但個個都受了石子的毆擊，反被捉了起來，結果全都喪了性命。種葡萄人的兇惡殘暴，較前更「變本加厲」了。

那個主人沒辦法，只得把他心愛的唯一子，派遣到種葡萄人的那裡去，充做索取葡萄的使者；他想這麼以來，他們對他的兒子一定要敬重一些了。不料那些種葡萄的人，一見不是

主人的僕人，來的倒是他的兒子，他們的腦海中就起了一個很兇惡的意念：「看那個嗣子來了。我們大家把他殺了吧！如此以來，主人的產業不都歸了我們嗎！」于是他們就慢無法紀地，野性沖天地要實踐他們的毒計了。於是主人的兒子就被拖到了葡萄園的外邊，他們就毫無憐恤地把他給弄死了。

那個主人對於這件事將如何處理哩？

這是耶穌向着猶太人，司祭長們，經學士們，和一總要存心陷害他的仇人們，發出的問語。

他說比喻的那一天，也就是耶穌被害將釘在十字架上的前三天；耶穌當着擁擠的衆人前，在耶路撒冷大堂裏，講的這個比喻。

比喻的實踐

這個譬喻的含義十分顯著。那個主人就是「天主」；那塊葡萄園和那些種葡萄樹的人，就是猶太民族與他們的宗教首領——這些首領本該引導着猶太人民成了聖人，而「天主」所

期待的結果也正是如此。關於那些被虐待或處于死地的僕人們，也就是「天主」前前後後遣發給猶太人的先知，他們差不離都已受了凌辱與虐殺。這些在譬喻中不是統都應驗了嗎？

這段故事含蓄的意思，當時的猶太人懂得很明瞭。

但對於講這故事的耶穌自己說，更覺嚴重了，甚至含有一種可怕的意義。當他說故事的時候，看見許多仇視的目光望着他，他又明知不到三天之後，一定要和這些仇人從新見面。這一次他將失去自由了；他將成爲他們面前的俘虜，被控告受鎖鑄，終至被判死刑。這一天更好說是那一夜，他的仇人要踴躍奏凱般地虐待他，凌辱他；要無微不至，淋漓盡致地實踐了譬喻中的那些兇惡情形。

「他——葡萄園的主人——僅有一個兒子」。而耶穌！正是天主的唯一子。一切生在他以前的先知、仁人、和聖人，若與「聖子」比較起來，他們不過是「天主的僕人」也就罷了；而耶穌呢，他是「天主的唯一子。」倘使那些猶太人，當時不爲他們的怒狂所蒙蔽，只要對於他的言語稍加思索，他們一定能懂得他的主張和他爲聖子的名義。實際如何呢？

「他們將敬重我的兒子。」葡萄園的主人如何會想出這個來呢？他真想那些強暴的園丁

闖了，會怕他自己送來的，毫無保護的一個少年麼？沒有想到壞的結果嗎？他又爲什麼，將這個超越一切的，他所鍾愛的兒子——唯一子，打發到危險中去呢？

如此說來，這段譬喻，真像奇怪了！是似而非地不合情理了！但是耶穌講的這個故事，不過是預先把他自己將要經歷的事件，先講說一遍的意思。他如何不知在四十八小時以後，星期四的夜中——就是耶穌受苦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前夕，仇人們把他捉拿走了呢！豈不是經過一次假審判以後，就給他定了死刑；而日爲完全實踐那譬喻中的說法，不是把他拖到耶路撒冷城外，在加爾瓦拉山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麼？

那末難題愈來愈大了。耶穌既明知自己是個如何的人，和什麼樣的命運等候着他；而「天主聖父」，他的父，也明知猶太人的毒辣心腸，將要以不是對待人的暴虐加害於他；爲什麼他已經知道了未來的慘苦死刑，還讓這件最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呢？

倘使耶穌真是「天主」的兒子，他的唯一聖子，那末「他」全副的精神就應該注意在他——聖子——身上才對；爲什麼「他」還聽着這種可怕的慘事發生，不設法去營救或阻止它，這是可能的麼？

倘使這個要不是「天主」的「愚魯無知」，——原來天主不會不知的——那麼就是「他」的殘暴了！

兩方都不是。確是一種讓我們爲難的道理在這兒呢！

救贖的奧蹟

原來「天主」把他可愛的兒子打發到種葡萄樹的，猶太人——身邊去，讓他們把他釘死，是完全出於有意的。而耶穌呢，也是出于他自願且自動的，把他自己交付出來，聽人害死他。

耶穌在新經上曾這樣表白着說：「爲了我的父愛我，所以我要把我的生命捨棄；但是我將它收回來。也無人能把我的生命奪去，但我自動地把它丟開。我有能力把我的生命拋去，但我也有能力將它收回來。這個就是我從我父那裡得到的命令。」

在這段話的前面，他還有一段如「小引」般的說：「我是善牧童，……我爲我的羊捨去生命。我還有不屬於這個圈的別的羊；我們應當把他們領進來；他們將以我的氣息是從；將來只有一個羊羣，一個牧童。爲了這個緣故，我父愛我。……」

一點不錯，「天主的聖子」把他自己獻出了；爲他的羊把他自己犧牲了！耶穌完全是爲迎合聖父的意志，和奉行「他」的命令而做的這個祭獻大禮。

「因爲「天主」如此愛惜人類，以致把他的唯一聖子肯交付於世；使得一總相信他的人不會死亡，而有永遠的生命。「天主」差遣他的兒子降世，不是爲的審判世界；乃是爲叫世人，因着他，得以自救。」

上邊所說的「天主聖三」，和天主第二位降生成人的奧跡以外，又來了這個「救贖的奧跡」；這個使我們眩惑不懂，比前更甚；所以我們只有「望洋興嘆」了！

事實雖然如此，不過這也正是我們快活和感恩的大原因哩。

這是爲什麼

我們萬不能疑惑耶穌之死，不是爲了我們的。更加正確地說，耶穌的受苦受難以至于死亡，完全是爲了我們的；也可以說，除了專爲我們以外，是沒有別的原因的。

照我們在上章所講的：既然「天主」把所有的「自然界」和「超性界」的恩寵，都交給

了耶穌，這個無玷童貞女至潔之子，「天主」把他做爲自己的兒子了；那末「天主」爲什麼，不肯賞給他那最低限度的福分？——這個福分，我們應當把它放在萬事的最前面；又爲什麼不把所有的痛苦，悲哀，特別是死亡，完全爲他除去呢？「天主聖父」既能給他無限量地快活，爲什麼又捨得讓他哭泣？爲什麼讓他像一個罪囚，夾于兩個盜匪中間，斷氣在十字架上呢？

唯一的原因，專是爲了我們。我們是這個事情發生的完全原因：吾主耶穌的受苦遭難，和死亡，是爲了我們的結果；如果不是爲着我們的話，那末耶穌一定是不會受苦遇難以致去世的。這是定而不可疑的！

是爲的還給我們生命

可是耶穌須要拯救世人，與他的兄弟們；不過又只有他的死亡，才能復還給人生命；所以說：他不死亡，又怎麼辦！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尚有以下的兩件事實：第一是我們墮落的事實；第二是因着基多的

死亡，恢復了我們原有的地位，和得救的事實。

方才說的這兩件事實，即世界的全部歷史都應當歸屬在內。

須知我們當初是富有的，很有福氣的，而後來呢，是說不出的貧乏，墮落；其原因，就看以下的解說吧：

第一章我們已經講過，當人類開始被「造生」的時候，是富有特恩與特寵的；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事實，在此不必贅述了，原來「天主」「造生」人類，是仿着「他」自己的模樣而作成的；於是叫人就生存在這和平幸福的世界。上。「天主」賜人類一個悟性（或理智），就好比從天主來的一點火花，在人的性靈上灼爍發光，而使人成爲萬物之靈。「他」「天主」，更賞給他們與「他」合作，同「他」居住在一起的人們無限量地，好而且更多的恩惠。「他」看待他們不僅是奴僕，也不僅看待他們如同合作的人！「他」是一起首就把人立爲他的兒女了。「天主」因着真摯的慈愛而賜給他們聖寵；爲改變他們而使他們的靈魂尊貴。「天主」又把他的美麗富源，並各種的恩典賞賜給第一個人——亞當了！他是人的唯一領袖，他是全人類的代表，因爲全人類的生命，都是從「他」而濫觴的。又由于「天主」賞

給他的富源，已使他的生活非常圓滿，就如同居住在一個真正高尚的樂園——地堂——內，一模一樣。

這種高尚快樂的生活，是爲他預備的，也是爲一總從他傳下來的人們的。

這個就是「天主」真正且高尚的目的。「他」不樂意使我們有苦楚，使我們過着流汗忙碌的艱苦生活；「他」不願意人們有哭泣和悲哀，而願他們的快樂愈多愈好；死亡和喪葬，「他」也是不樂意讓它有的；但「他」爲着人是預備了無限的幸福：他願意他們的生活如同孩子們的快樂生活一樣才好；使人們能夠奇妙地接受大父——天主的慈愛，全能又全善的慈愛。

所以說，這樣好的生活，是不是能夠傳給他的子孫們永遠要享受，那完全要看亞當一人之做爲如何了。

它被亞當喪失了

可惜一個悲慘的墮落生活，很快地接替了那完善的幸福生活。亞當，受了魔鬼的誘惑，

只想自己的偉大，自己的幸運，却不知道服從和尊崇「天主」，豈不知道這正是與「天主」的心意相反啊！

其實亞當能夠成爲「天主的兒子」，而且他實在是「天主之子」；因爲「在天之父」已經賞給了他完滿的富源和寵愛；結果如何呢？他成了一個平凡的人，由那麼崇高的地位而跌下來了，可惜不可惜！他能死，是脆弱的，窮苦的，而且他將已得的恩寵完全喪失淨盡了；不過他對於過去的情操，已失的幸福，和他剛到世上時所享受的「天主的溫柔慈愛」，在他的心坎中，實在是不能忘下的，而且覺得非常的難受，就如同一個戀鄉人的憂鬱一樣。

因爲亞當得了那樣的結果，所以他給他的子孫們，僅僅傳下了他當時的生命：即肉身的生命，悟性和感覺力；這是人性的完全生命！但除此以外，沒有旁的了。

說來，這真是極大的禍患了！本來世世代代，接續他的人，與他一樣地受了一個高尚生活的改造；不用說，他們也應該有「天主子」的地位；他們跟他一樣，應有呼「天主」爲「大父」的權利；並應該毫無畏懼地愛慕「天主」，享受他賞賜的幸福，具有「他」的生命才對哩。從此以後，實在如何呢？他們就不能享受這些了。

「天主的生命」，已不爲亞當所有了；所以他的後輩們當然也無聖寵之可言了。同時他也不能再掙得這個生命，因爲世界上的人類，只能回歸於土中；所以他與造物主——天上的主宰——中間相隔的距離，如比起天地的遠近來，還要長哩。那末依他渺小之身的力量，怎樣能攀着天主生命的邊緣呢？他要去偷竊嗎？能去要求嗎？他又因什麼權利去請求？

事實既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這無上的生命，永遠的幸福，是一點希望沒有了，永久完結了。——因爲天上的產業，只是遺傳給天主的兒女們——人是沒有希望了，除非有……：

救世者的功德

而今除非「天主的聖子」來救贖我們，我們是一些兒得救的希望都沒有了！實際呢，「天主聖子」耶穌降生爲人，做了我們的長兄！所以他在名分上，應承嗣天主的遺產。只是這樣還不夠哩！倘使他沒有做他那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也就是惟有他才能做的那個善舉，用來好恢復救世的大業；否則，若僅以人的力量，去完成補償贖罪的功績，那是永遠辦不到的了。

實際我們是有得救的機會了；因為耶穌是天主的親子，他不需要去掙得「天主預許」給亞當的那個光榮與幸福；他自來就有權利享受這些，天主的生命，原來就是屬於他的。既然他是「天主之子」，奇妙地從童貞瑪利亞所生者，那自然人類的墮落與刑罰，一定是不會加到他身上的；所以只爲他自己說，是用不到贖罪的。

到底就他母親方面來講，他實在是亞當的後嗣；不過倘使他願意替他兄弟們掙立功勞，或替他們轉圜求情時，那一定是能夠做到的。甚至若需要的話，一定也可以代替他們做補償與贖罪。

既然他如同我們一樣，有一個能感覺的身體，所以他能夠感受到痛苦，一定也要走上臨終死亡的道路去。不過他的受苦遇難是爲救贖人類的罪孽而得的代價；這一點是我們應當澈底曉得的。不過又因爲他是「天主親愛之唯一子」，所以他的一切行動，即便是最微小的一點苦痛，而在聖父前，都具有無限的價值；說到這價值的高貴和偉大，無論任何事情都是趕不上的；所以能把人類的一切反抗和得罪「天主」的過錯，完全遮蓋無遺，這是一點也沒有問題的。

「他還有一個唯一子，是他十分鍾愛而喜歡的……」

這是耶穌所講的那個故事中的一句話：說到那個比喻，是很美妙動人的；但是人類史事告訴我們的結果，恐怕較之那個譬喻的所言，還要美妙，還要動人呢！

耶穌是人類的真正首領

人類的第一個首領——亞當——的對面，還有一個更完善的首領，是「天主」從永遠已預計好了的，那就是亞當第二；全人類是與他有着密切連帶關係的。

但他們兩個是絕對不同的：亞當是一個完備的普通人，却很脆弱，意志又不堅強；僅不過是天主的義子而已。而耶穌呢，則不僅在人性方面比亞當完善得多，並且他是「天主之唯一子」，真正的親子呀。

「天主」預定了亞當為傳嗣「人性生命」的根源，做人類種族的首領；使他傳下「肉體的生命」與附屬這生命的「特能」。但「天主」對於基多呢，要他做整個「超性生命」的唯一源泉。從土出生的亞當是僅僅屬於世上人類的祖先；耶穌與他就不同了；因為耶穌是來自

天堂的，所以能把他所有的「超性生命，」散佈灌注於人世界。

他們兩個雖有些區別，但却都是全人類所歸屬的「基點」。因之他們的活動，確實都有一個全面的影響；他們的決定，也牽涉到全人類的命運。但第一個亞當對於他的使命，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做到；第二個亞當却是很忠實地，特別圓滿地盡了他的職務。前者因他犯了一個罪惡，便把後世的人，統統都引上了墮落之途；後者——耶穌基督，天主的聖子，能克服死亡和罪惡，能把一切都恢復到原來的狀態；能賞給一個驅逐罪過的生命；不但能糾正第一個大罪——亞當所犯的——所引起的騷擾，並且還能補償各時代一切人們對於天主的忤逆，叛變和凌辱。

請讀這一段經義吧：「因着這個緣故，如同全人類的羣衆，無數的人們，由於一個人的失德忤逆，大家都跟着他成了罪囚；同樣一羣人，不論他們的數目怎樣多，他們却因於救世主耶穌——天主的唯一子——一人的服從，都變成了義人」。這是聖保祿在羅馬書信上說的一段話。

這個正是救贖的奧跡。

忠實的首領

正在亞當失足墮落的時候，「天主」已經確知將來的人類一定還要復元的。因而「天主」就預告亞當，將要來一個救世者，是要從亞當的血統中出生的，將從新連絡「天主」和人世間中斷的情誼。因為「天主」對於「他」的唯一子，毫無疑竇，所以他預告這件事情。

因之，耶穌將果敢地而且完全與「天主」「戮力同德」地做這救贖的大事業；他將自動地，熱誠地，服從地去奉行「天主」所喜愛的事情，為救他的兄弟們，就是犧牲了他自己也是在所不惜的；並且他對於這件大事，是興奮地而咸有趣地，情願負此重担，沒有一刻的工夫間斷過；因而毫無曲折，毫無躊躇地自從馬槽降生起，就勇往直前地向着加爾瓦拉山邁進。

「爲了這個，我的父愛我，因為我捨棄我的性命，……沒有人能奪去我的性命，但我自動地把它丟開。」

鞠躬盡瘁的首領

耶穌一開始得有生命時，即在聖母懷中爲嬰兒時，而他已經得到天主光照他的悟性了，易言之：他的悟性已因于天主的光射而開了；所以他就知道「天主」對於他有了什麼安排；那時他因着「天主」的光照，已知道他——人們的兒子，一個女人的兒子——是怎樣被抬舉起來與「天主」結合而使他成爲「天主的親子」；當時他亦看到他所歸屬的人類，已經墮落了，他的兄弟們全憑着他而得到與他相近似的恩寵，而從新成爲「天主的兒女」；這時候的耶穌如何，他即刻很喜歡地接受了要等他同意的職司：那就是他樂意犧牲自己——而救贖人類的大業了。

「你」不願意接受祭典和獻禮；但「你」與我形成一個軀體了。「你」未曾喜歡爲贖罪而獻給「你」的祭禮。於是我說：請看，我在這裏！哦！「天主」！我來承行你的聖意了。」

這就是基多的第一個禱文，第一個奉獻。他預先接受了一切；他願意遵守他聖父爲救贖

人類所規定的條件。

他的事蹟，在先知們講述的事情中，已給預先描摹好了；所以欲想曉得他將經歷的事情，只要把先知們的話，讀誦一遍，就夠了。

先知依撒講起默西亞——基多，他說：「他把我們的苦楚收起來了，他却負擔了我們的痛苦。他在我們眼前顯着是被責罰的，爲「天主」所懲辦的，被屈辱了；……他爲我們的罪被穿透了，因我們的過非折磨了。我們逃避的刑罰却壓在他身上了；我們因着他的傷痕而得醫治……；他被虐待，他忍耐着，而不開口；如同一隻牽入屠場的羔羊；如同正在剪毛人手下的啞口綿羊。」

「因爲他把生命爲了罪而犧牲，他將有後代；他將增多他的歲月；「天主」的事業在他手中將盛旺……；他將見識的事要滿足他的志願。我的奴僕，義人，將爲許多羣衆辯護；因此他將接收的戰利品就是羣衆」。

救世者

那末人類的命運完全是握在耶穌的手中了。即便我們的永遠幸福，或長久的被捨棄，也全屬於他一人。人們對於納雜力的卑賤木匠，看他不過是爲着「饅頭」而專心於工作罷了。與普通人一樣的耶穌，其實已經負起了救贖全人類——他的兄弟們——的重任。所以說，倘若他對於我們的愛情小一點，或他賭氣不肯盡職，尤其是慘酷的暴刑，將要加在他肉身上或精神上的各種痛苦的前夕；他若裹足不前的話，那我們又將如何呢？

請放心吧！這些事萬不是耶穌辦得出來的，所以我們決不應當懷疑他；因爲他是人類中最完備最美善的代表，他是唯一偉大可欽的模範，所以在他身上，是一些兒缺陷或惡跡的影子都找不出來！

耶穌一到了世上，關於我們得救的問題，已是「穩如磐石」了。

但是我們若再深問一下，爲什麼讓他吃這樣大的苦，受這樣大的難，付這樣大的代價？既然「天主」能用別的方法來救贖我們；爲什麼「天主」非要打發他到殺人的葡萄園了

身邊去，犧牲了他的性命？

「天主」爲什麼非要選擇這個手段，也爲什麼，他爲還給我們天主的交誼，非用那樣嚴刻的條件。不客氣的說吧，關於這種的理由，我們簡直是懂不來的！一生也是不會曉得的！除非挨到我們蒙受了「天上之真光」，能像「天主」一樣看清且判別所有的事物時，我們才能知道它呢！

因之現在，我們對於這個道理，一定是覺得特別的難懂，幾乎是不可解的一樣；實在呢，爲救外方人，爲救奴僕，爲恢復他們重爲義子的地位，就把聖子犧牲了；真的，關於這種辦法，實在是超出了我們的理解力，我們是不能明白的。

十字架的教訓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牲，應當在我們心裏，發顯重視能爲「天主義子」的名義，和看重「天主救贖」之奇恩——耶穌的死亡——，因爲這種恩惠，是當「天主義子」的條件。

不信就請你仔細想想吧！就說這個使我們成爲「天主義子」的恩寵，是有多麼大的關係

，何等的重要，說來真讓我們不可思議；而耶穌哩，一見「天主父」讓他如此地去作（死於十字架上），他就毫不躊躇地立刻就應諾了。耶穌明知他是什麼人，他就不用驕傲也不必幻想什麼，而他真是「天主子」，又有誰能和他比擬呢？他明知他在世界上，是可以使人尊敬他如同尊敬聖父一樣，是很有可能的；如此既非誇大，又不是不合道理；他也儘可以使人們與一切的天神們，向他表示朝拜和讚揚。可是他如何，甘心情願地謝絕了這一切的敬禮，與他能享且該享受的一切特權；而去領受苦難和死亡。因為他已經看清了這種刻苦與凌辱！棄絕一切應享受的刻苦和叫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最大凌辱！是有一個代價的；就是將散布到全人類的無量恩寵。一切的人，他的兄弟們，將要重得「天主真光」的普照；他也看見了一總的人，將要億兆萬萬地重新加入天主的家院，與耶穌成爲一家人；他們呢，却因了新過繼的關係，而得以分享他所享的聖寵與幸福；結果，他們都更進一步地成了耶穌的兄弟，榮幸不榮幸！

耶穌爲了這個緣故，他毫不猶豫地犧牲了性命。

耶穌是爲我們而犧牲了！由此我們可以想一想：他救贖我們的代價是如何的偉大，如何

的可貴！不曉說，我們至少能懂得，因他的死亡，而還給我們的恩德的無疆吧。

或許「天主聖父」肯把「他」的無限親愛的唯一聖子置諸死地，是爲拉回已經背棄了他而逃亡的孩子們；同時「天主聖子」爲完全允諾「聖父的意志」，肯把自身獻出，以復還幸福於衆人。或許因于以上的兩個事實，使我們深深地置信於「天主」待我們的無限愛情了；並且我們從此也要深信我們的大父與我們的長兄，既使我們有若多的自私心，畏懼心，和易招誘感心；但是他們——聖父與聖子——並不責備我們，而且真實地，深切地正在愛我們；這就是他們與我們所表現的「愛情。」不信你看：「爲所愛的人，捨棄自己的生命。」還有比這個更乾脆更動人的鐵證嗎？

十字架的恩惠

但是基督多亡命在十字架上的祭獻大禮，不僅有一種教訓的價值。且是一種救世的功業；耶穌就實行了這個美事。

從此以後，爲一切相信基督的人，沒有什麼恐懼了。除了因着他的名子轉求以外，那我

們就沒有旁的辦法了；除了他沒有人能還給我們生命。所以現今願意依靠着他的一切人，都能夠成爲「天主的兒女」。

因于他那「天主唯一子」的名義，因于他的愛情，和他一切舉止的完善，所以他所受的一切痛苦實在有無限的價值。而且他沒有把他的功勞一定限制適合於某種或某種的人；他也沒有定出範圍和境界來。因爲他是「天主」又是人，所以說到他的愛情不單是限于天主的愛，而人類的愛情已包含在裏面了。以致他能夠且樂意地環抱一總的人；他的愛情又是十分純潔而毫不帶自私色彩的，以致無事無物能阻止它，所以不論人種，階級，以及文化程度的差異，都不能拘止它；他的愛又是最仁慈的，因而最悲慘可憐的光景，和最傷心的墮落狀況，都不會讓他厭惡；反而倒激起了他的憐恤。

他是爲了一總的人而死的；爲一總的而沒有例外的人做了補贖，償還了「罪債」。因之懷疑這句話的，那就是誣蔑耶穌的仁慈和他的能力了。

因爲他是爲人們得救和得生命的根源，所以一切的人們，都投向到他的懷抱裏去求援；他那兩隻托開在十字架上的手臂要迎接整個人世間的苦惱。

因此一切得了救贖的人，無論是過去的與將來的，直至世界窮盡為止，所以能夠復得「天主的交誼」，而重做「天主兒女」的人們，都是因着基多的功勞而得到這一切的。不論他們知道這些道理，如同奉教的們一樣；或是他們不理會，因為他們從不曾聽見過講論耶穌的事蹟，可是他們已經沾着了耶穌的生命的恩惠；所以各種各等的人們，都依靠着他，簡直說吧，除他以外誰也靠不住。

吾主耶穌救贖了衆人，他仍然因着他的隱居生活，和他的經苦受難，于是才掙下了各類不可少的，並且是爲人們一生的過程中，所需要的聖寵而賜給他們。所以沒有一個人得不到他的救贖，同樣也沒有一種恩寵不是從他的功勞而換來的。所以天主賞給人的件件恩惠，都是由于基多先立大功而後得來。那些使我們得渡一切超性生命的德行，使我們變化的聖寵，所引道我們的感動和光照，平常的或特別的一切恩惠，甚至大罪人的偶然改過自新，或平常教友的緩慢向善；這一切一切的恩寵，若不是天主聖子耶穌用他的功勞，爲我們預先掙得了的話，僅憑我們是絕對得不到的。

說到這些恩寵的數量，是成萬成億的，實在數不過來。總之這些恩寵的來源不是誇人，

僅是吾主耶穌；聖伯多祿不是這樣說來嗎：「我們不是用了金銀的價錢贖回來的；是用至潔羔羊，即吾主基多的無限尊貴的血贖回來的。」

因之我們完全是他的「未償清錢的負債人」，應屬於他的權勢下，自無問題。蓋在聖寵範圍內，凡是升天堂的聖人，都是受他的選擇而成功的，關於興奮突進也是因他而激起的。到底這是最好不過的了，因為我們能夠在這樣有權威的手下過活着，真就毫無畏懼了；其實這雙手是人的手，給工作所磨礪過的，所以能吃苦耐勞；可是比母親的手，更柔和，更慈愛；這是天主聖子全能至善的手；所以說，什麼事不要怕，什麼樣的恩惠他都能夠賜與我們！

耶穌與我們的關係

我們要看一看天主唯一子耶穌與義子中間有什麼關係了。先在耶穌一方面：是圓滿的，富足的，有愛情的。所謂圓滿的，因為他實際上是「天主唯一子」，與聖父相似且同等者。富足呢？因為依着他的天主性而論，與聖父有同一的權能，同一的生命；所以他那「人性的靈魂」，是充滿着不可思議的特恩與特寵的；就是如此的一個父親給與如此的一個兒子的相

稱的恩寵。其次說到他的愛情，是毫無妒忌與自私的，並不把那些恩寵與資源保留着自己用；他要將它們散發給過繼的弟兄們，甚至獻出了他的全部寶血於十字架上，是毫不害怕的。

反觀在我們義子一方面，如何呢？有隸屬，知恩，和愛情。說到隸屬二字，是因為在這超性生命的範圍內，我們所有的一切，所能做的一切，和我們的地位，我們的名義，這一切都從耶穌基督得來，是他為我們掙得的；不但此呀：若沒有他，簡直就沒有人能夠為我們而購得一切了。沒有他和他自願地犧牲，那一定我們是什麼也不能復得的，甚至一些兒「超性生命」的資源，也不會掙來啊！我們對於立功的事情那自然是一絲一毫也談不到了。知恩呢；因為照聖若望的講說：「天主的愛情在乎此，不是我們先愛了天主却是「他」先愛了我們，而打發他的兒子做了補贖我們罪孽的犧牲品。」由之在耶穌一方面，他付了我們與「天主」議和的全部代價；他也負起了我們一切慘苦與罪惡的重担；這個並不是他原來欠我們的什麼，是完全與此相反，實在是我們欠他的很多很多哩。聖保祿說過：「為一個義人死是難得的；或許有人為一個善人而死。但「天主」向我們表示的愛是這樣：當我們還是罪人，還是不恭敬「他」的惡人時——「他」叫耶穌基督為我們死了。」那自然我們應當向耶穌表示

無限的感恩，和完全的信賴了。既然他爲着我們，他甚至把他自己貢獻給我們，誰還能夠相抗我們？最後，沒有問題的，就是我們的應當服從了，所謂服從是充滿熱切的愛情的；我們既然從此已是他的所屬，和他的所有了；所以我們是因着他從無中重新改造的；就好比一把久鏽了的小刀，既失了美麗耀眼的光輝，且實際上是已失掉了它的效用和它的天職了；易言之：在外表上，它雖仍具有刀子的形像，但是不能夠割削東西了。不過再經鐵匠的燒煉錘打，自會重現舊觀，復其天職；不僅外觀美好，其刃更利呢！我們的受改造，大致與此相仿。他既用血價購得了這個快樂，於是就把我們編入了他兄弟們的行列中，且帶着我們到聖父面前去，你說快樂不快樂！就此他對於我們是有一切的權利了。

他是好多兄弟們的大老哥，不言而喻地做了這些被救與被選者們的全家領袖了；他是有着十分充斥的與感動的熱情，所以就在他復活的那天早上，向着瑪達肋納講了這句話：『你去寬我的兄弟吧！你告訴他們：我要回到我的父和你們的父——我的「天主」和你的們的「天主」台前去。』

『兄弟，父，我的父，你們的父；』這幾句詞調中的每一句話，都靠着牠，從此有一個

圓滿明顯的意義，能引我們快活與踴躍。

我們明白了這個道理以後，不但不要忘記，且應當增強它的力量才對。

IV 我們的富源

我們現在要把那「天主兒子」的名義問題，重新檢討一下。

上章所講，關於「天主的唯一子」，基多的大事，和他「救世的使命」一段話，不是無益的穿插，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實。我們一開首，就應當特別注意到，我們與他串通的密切關係。一切的建築物，若不以他為基礎時，一定是存佔不住；因為他是唯一無二的基石呀！就如同有一些宗教的屋宇，僅僅的在門楣上雕刻着「天主」兩個字，屋頂上安放着一個十字架；實際上呢，基多在那裏只佔着很小的一個附屬地位；你說這事滑稽不滑稽？豈不知沒了基多，人就沒有超性的生命，沒有聖寵，沒有救援了。所以與基多脫離了關係，連我們因着「天主兒子」的名義，和內心感發的超性希望，也就永久談不到了。

關於基多對於「超性生命」的道理，我們確知了他的重要性後，而今我們可以進一步地研究，更詳細地查看查看我們的尊貴地位了；在耶穌的眼目中，對於我們的寶貴地位看得很

重要，所以他不惜生命的喪失，而換得我們的尊貴。也應當在解釋，在估價的時候，我們常常要驚嘆且體量「救世主」對我們的功業。「因于他，我們能獲得聖寵，這聖寵使我們固定于它，又使我們能在希望天主的光榮中自覺榮耀」。

甲 我們與天主有過繼的父子關係

在本書的起首，所引用聖伯多祿克利索樂格的稱道做「天主兒子」的名義一節，很可以代表我們靈魂上所發生的變化。我們為「義子」，「天主」做「父」；在這兩個相對的名義下，基多啟示過的全部道理，是很有關係的機軸。

聖若望在他的第一書信中，不是這樣說來嗎？「請看聖父向我們表示了怎樣的愛情，叫我們稱為「天主的兒女」，而使我們果然是名實相符的。我的親愛者，現在我們是天主的兒女了，將來我們要怎樣，還沒有顯示出來。我們知道了這「顯示」的時候，我們將要相似他；因為我們將看見他的本體」。

我們不是機械，也不是奴僕；但是，我們是「天主的兒女」。

全部的真理，和我們的正式依歸，全在上面的一段話裏面。

倘使現今的社會不與這個道理符合時，並不是基多和福音經弄錯了，實在是社會本身做差了。它既錯了，它既不合乎道理，那末它就有改良的必要。我們可惜在許多光景中碰到的，人被看做是奴僕，或機械；這個是什麼道理？又將證明什麼？這正代表大多數的民衆，沒有認清他們的依歸是什麼；也可以證明世界上，尚有一種溷亂的壞秩序存在着。這種情形，我們不應當忍耐着而接受它；須知這正是降低人格，把人作爲自私自利的工具，或是任人擺弄的奴僕的「唯物派」道理。所以我們應當在它的對面，樹起「天主」的所需，和基多爲我們所掙得而我們能實現的高大目的。說到這個目的，是一切人所歡迎的，而且也是想極力求其實現的。

我們的理想

這個理想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即便在天主眼前，或在人類中更不必說了；——不是禽獸，不是供人食肉，供人玩弄驅使的動物。就說禽獸吧：是靠着牠們的本能生活着，自然

就沒有高遠的志趣；牠們飢食渴飲，倦了睡上一覺，就感滿足；牠們除了需要的東西——一個盛滿的食盆或豐足的稻草——以外，也就不講求什麼了；最後談到牠們的功用，也無非就是專供主人的任意驅策和玩弄罷了。

可是天主從不會爲「他」所造的人，擬定過這一類的理想；因爲他賦給了人們一個有理性的靈魂，能夠認識事理，且能自定方針；給了他們一個自由的意志，對於世務能夠隨意選擇和去取；這麼以來，無論就悟性（理智）與本能來說，「天主」使人和禽獸間相差的程度，却是非常的懸殊了。

「天主」把人看成是一個有理智的動物，「他」准許人知道那些期待着他的，而和他應當做的事；他要求人自己前進，叫他們自願地去佔領爲他們預定好了的地位；叫他們好好地達到，當他們「受生」時的預定的職責。

可是要注意，「天主」並不把我們僅僅看做是一個有聰明，伶巧，順服的僕人；也不只把我們看做是他的一個助手或合作者，實在是「他」把「他」的計劃預先解釋給我們了，所以我們既知道了那些，當然可以隨着他去作配角了。譬如叫他們在這已經造成的宇宙中，找

出蘊藏最富的資源來，由之將世界改良成一個更完善的處所。這意思好像是說：人因天賦的本能，而可爲所欲爲了。其次「天主」也不僅看他是一個自由的藝術家，隨心所願地製造些有用而而美麗的物品；這好像讓人一方修養自己的技能，一方把他的自我特性，留放于成就的作品中。這些都不是，終究是什麼呢？

我們是兒女

在「天主」的眼目中，現在的人確實與上面所說的人，是十分不同的了。人較之「他」——「天主」所重視的萬物來，更被重視；我們的地位，比起他所尊重的助手來，更是親近；實在呢，人是「天主的兒女」呀！當然比起萬物，比起助手來，「天主」愛之更深切，更親近了。所以這樣講來，我們以後不是「他」的外人了，也不是他的僕役了，實在，我們與「他」是一家人了；我們就在的他家裏居住，換句話說；他的家也就是我們的家呀。如此，我們與「天主」所隔的鴻溝已被打通；「天主」要我們與他成立一種最單純而又最誠摯的密切關係；就如同兒女向他們的父母所能表示的「赤子之心」的，天真純潔的孝愛，和全般信

賴的態度。

「天主」很顯明的志願就在此，「他」的意志就是讓我們實現這事。這個就是以雙方相互的認識和愛情為基礎，而成就了這樣的關係。就此我們應當知道，並且還應該深信，「天主」對待我們，是以真誠的仁慈，信心，和愛情；完全是一個「慈父之心」的愛我們了。說到「天主」的良善，比一個做母親的疼愛她的嬰兒，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呢！況說「天主」的這些恩愛，又是無限的。因為人間的長處，即便無論如何高超美善，若比起「天主」的優點來，總是算不得什麼的；我們知道「天主」是一些兒缺欠，都沒有；他的完善，又是無限的呀。

天主是父

當念福音經時，最令我們受感動的，要算吾主耶穌繼續不斷地用「父」的名字來呼喚「天主」了。他喜歡用這個名稱，簡直把旁的稱呼似乎都放在一邊去了。可見耶穌在傳授給我們關於「天主的意義」時，是將「父」的概念，看得如何地重要了：「天主」在萬事之先

，本來就是「父」；這是「他的名字」，也是「他的職務」；也算「他的榮耀。」我們試拿聖經來談談看，除掉一些那時流通的語法，和古經上傳下來的辭句中，要用「天主」一詞——如天主之國，「天主之子」，——外，而耶穌每次稱呼這位「天地之王」，「萬物的創造者」，與「萬物的主宰」時，他却總用「你們的父」，「我的父」，「父」這些詞句。從「山中聖訓」起頭到「聖餐」後的演說詞為止，這個溫柔可親的名字，常常在耶穌嘴邊上復現，且他又着重念出這個名字：父！能使我們的畏懼和疑慮消失了。

我們不能懷疑，「天主」是我們的父，所以我們應當相信「他」對於我們的留心照顧，比人世間最好的父親還更謹慎呢；「他」更誠心地，照料不停地供給我們一切有益的事物；我們的快樂與憂慮，甚至我們內心的一切，在還沒有發顯時，「他」已知道了；有許多情意，我們自己還不能剖解，而「天主」已注意到了；他抓住了一切，能付度一切，「他」對於我們認識的非常清楚而且正確，簡直超出了人間母親的慈愛以上了。

我們的父「天主」，意思是說：「他」待承我們比我們自己對待自己，更寬大；並非他替成我們的過錯和偏情，他實在如同一個「教子有方」的父親，在應當責罰時，他一定也不

會客氣。但「天主」很善長替我們辭答，他一見到了我們的努力，和我們的善心，「他」就將功折罪了。「他」常常準備着寬赦我們，說到他的寬赦還是無限制的哩。

因為「他」是我們的「在天之父」，我們總不該疑慮他，更不當對他有所畏懼。我們有名分且有責任，應如此看待他，莊重地聆領他肯定的話；又因為「他」要表明他的情感，再找不到比用「父」這一名稱更完善，更圓滿的了，所以我們應當相信他的訓詞。

極大的快樂

所謂「極大的快樂」，這是第一個頂大的真理。由「唯一聖子」用他的祭獻，把一切罪孽補償清了的那一天起，「天主」對於他的兒女們的愛情，就能夠完全自由而毫不受拘束了。由之，在我們這一方面，也可以誠懇單簡地和「他」往來了。你說快樂不快樂？

吾主耶穌，因為在他靈魂上體味着，他真是天主子，所享的快樂是莫大的；又因為他明知「天主」和人的密切關係，是由于父子的名義而成爲不可信，不可形容，甚至人都想不到親密；所以他情不自持地宣傳，吶喊，不惜對着一切的人反復講解；他向一總被犧牲被輕

視的苦人，也向一切飲泣吞聲的人，申明他們是有福的，他們應當歡喜踴躍。因為他們要被稱爲「天主的兒女」，而屬於天國。耶穌的這些斷言是極明顯的，要比正午太陽的光明，還更眩耀奪目。就此我們應當深信他的講論，又有什麼問題！

現在與將來

就從現在起，「天國」已是屬於我們的了。「天主」的產業屬於我們；「天主」無止境無陰影的幸福，也屬於我們；講到這個「幸福」，是「天主」從永遠就有的，一切苦痛和缺陷都沒攙雜在裏面。如此美妙的「幸福」，我們有名分去享受，因為我們是天主的兒女，所以說，屬於他的，也就是屬於我們的。

倘使我們就僅僅懂得我們的富源和我們的偉大，那我們已夠快活了。我們死的時候，我們的快樂和驚奇，也正是因爲那時候，我們已經很明了地認清了這一切的奇妙事情。可是，「天主」，並不比現在多愛我們一分，那時候我們比現在也不更進一層地做他的兒女；所以今昔相較，一點沒有變動。但現在我們看不明白的，到那個時候，要在充分十足地大光明下

，顯示出來；就如同一個瞎子，給聖跡醫治好了一樣，立時會見到亮光的燦爛和色彩的閃爍，以前呢？是「僅聞其名而不識其實者」的呀。兩下相較，自有「天壤之別」。

對於這些真理，我們應當用「沉思寡慮」地默想工夫，讓我們去深信，使我們的內心漸漸地被滲透了，所以現在不必多講。可是我們即刻能從它的裏面，抽出一個結語來：就是應做我們生活的表記的結論。

信友們是佔有極重大的地位的

「天主兒女」的名義，果真給了人與人的一切行爲，一個不可懷疑的尊貴地位。蓋因人所做所說的，都是沒有用處的；我們的勞動，也是白費的；在城市中，街道上，或地窖中百忙的工人，自認爲是下級的人而不得已地忍耐着，或不滿於自己的環境而揭起叛旗以革命者，這一切也是白忙的；說了半天，終竟什麼是有效的呢？而今只有一端真理是光明的：實在由「天主」看來，社會是沒有階級的，或這些階級根本就不算數。一個汗流浹背的小洋車夫，一個爲人輕視的「小工兒」，一個整天在田裏忙碌的農夫，一個在家中操作，預備菜飯的

主婦，這些人無論怎樣弱小，卑賤，爲人輕慢；然而，並不是一個無遺產的忤逆敗子，只要他們受過洗禮，靈魂上即得了「天主」的記號，「天主」就特別喜歡，很有愛情地看顧他們，因爲他們是「天主自己的兒女」了。

這就是一個莫能與它倫比的尊貴名義。如財白呀，金子哪，與這個名義，比起來，要算什麼？人的壽命一到，這些東西，又將如何？就當人在世的時候，若遇到一個小小的災難，就能使你傾家敗產。這些東西能給人什麼地位，什麼可敬之處？「天主」對於銀錢一物，以爲如何？其實，全世界的財源，都儲在「他」的手中，他很隨便地，把金，銀的礦脈深藏在地下，任貪財的人採掘。還有許多的事物，如人的智慧；人間的教育事業；以及人類的種族等，又都算了什麼？說了這些事物，能否和那個無限高貴的地位相比一下！即享受天主的生命而稱爲天主兒女的地位？

因着這個緣故，一總的信友，不論貧富貴賤，都有名分受到敬重。自從他受洗那天起，如果他保有「超性的生命」，他並帶有一個使他驚訝的地位時，即便在天堂的天神們，也要看重它，——成爲天主兒女的地位。

不信要來一個美妙的實例看看嗎？可以追憶聖母在法國露德顯現給那個弱女伯爾納代德的事實來證明一下，你自然就會明白了。「天主」一定知道伯爾納代德，是一個很窮苦的孩
子；同着她的兄弟姊妹們到山野裏拾柴採野菜（土菌），她不但如此就夠了，還要拾些骨
頭和人棄的爛布去換幾個銅板；她真是一個悲慘的女孩（約十三歲）！說到她的父親曾坐過
監牢獄，她們的家世也算夠讓人厭惡的了。她既生長于這樣的家庭內，自然也就不會談到「
衛生」二字如何講解了；所以也無怪她身上長滿了蚤虱！有一次，她從山洞回來，露德地方
的一個太太曾見她用一隻手伸在她的領襟裏，拚命的在抓癢癢。這樣的女孩當然受人輕視，
受人討厭，簡直就可以說是不爲人所睬的一個女兒了；然而聖母就在她——伯爾納代德——
的面前顯現出來了。你說讓人驚奇不驚奇！如此高貴萬福的聖母瑪利亞，如何能與這樣卑賤
骯髒的小女容面呢！到得第三次聖母顯現給她——伯爾納代德——時，並請她到山洞來，這
樣地問她說：「請！您到這裏來，能一連十五天到這裏來嗎？」請想，聖母是用了怎樣客氣的
語氣向她講的；可見聖母之對人，是不分貴富貧賤的，看人是一律平等的。後來這女兒回答
詢問她的人，很肯定地這樣說：「正是，她（聖母）向我說：請您來吧……！」伯爾納代德又

帶着一種快活和害羞的狀態提起這句話說：「她，竟向我說這『怒』！」由此，可見聖母是如何客氣地向她談話了；因為普通一般人談話時，說到 You 字，總用「你」而不必太客氣地非用「怒」。（在法國、Tu，即「你」，是社會上不通用的，要算不客氣的稱呼）。但聖母與這小女的談話，要算例外了；小女的光榮由此可知，聖母對人的「一視同人」也可見到了。

「可有的自尊心」

至潔童貞，這樣尊敬那個乞丐式的女孩子，確算是真理的反映。在天主眼目中，凡是受過洗禮的人，都變成了「天主的兒女」，實際上他們已是受改變了的人物，深切地應受尊敬了。人類的更好說是公教信友的高大而真實的自尊心，可以在這裏尋到。不是壞的，驕傲的自尊心，而是我們自己能征服這種高貴的地位而自大；這是天主和基多愛情的恩惠。這裏所謂「自尊」的意義，就是我們對於我們所得的尊貴地位，有着一種正確的估價。

別人如何地判斷我們，儘管隨他們的便吧，反正無論如何，我們是天主的兒女；祇有這

個是有價值的，什麼能比的過它。天主將親自保護他自己兒女們所有的榮譽；將有一天，真正有條理的秩序要恢復，到那時候，大家許受感動而且用公正合理的態度去判斷事理了。那時有多麼驚奇啊！『那時的義人，將立着，很穩當地就站在曾虐待他，輕視他勞作的人的面前。惡人們見到這般情景又當如何，不曉說，將要驚惶失措了。他們在這實在想不到的啟示前怔住了。他們彼此間充滿着後悔且痛心嘆息着說：「這一位就是我們從前譏笑過的人，是我們常常凌辱的鵠的。愚魯的我們，把他的生活竟看作瘋狂，把他的宗旨也看成了恥辱。他現在呢，是天主兒女中的一位了；他也是聖人們中間的一分子。我們和真理的路途離得太遠了，……我們的驕氣對我們有什麼好處？誇揚無數的財產，爲我們又能發生什麼效益？這一切的一切都如影子般的消失了，……如同船後的水槽，……如同離弓的箭頭。義人們永遠在「主子」身旁生活着；全能者照顧着他們』。

因于吾主耶穌基督

上面的一段話，是天主自己啓發的。自從唯一聖子獻身做祭品的那天起，這幾句話的意

義完全十足地符合了；因耶穌自獻以後，他的好多的人世間的兄弟們都成爲靈性方面的兄弟了，和同一「天主教」的兒女了。因于他、我們既然蒙受了天主兒女的名義，我們也因着他能極度榮耀地得有天主，且享受「他」最親密地住在我們心內。

這是聖洗聖事的另一個效果，這也是天主恩德的另一景象。

乙 天主居在我們內

我們與天主有父子的關係，不僅是一個名義，也不僅是一個能永遠使用的證券，如此使我們成爲「天主的嗣子，與基多是同樣的承繼人」。這是一定的；但因這個名義，天主還得賞給一種「相當爲父的態度」：照顧，留神，和慈愛。

而且還當進一步；在平常的時候，我們習慣疑想天主離開我們是很遠的，住在最高的天上，在那裏管照萬事，察看和認識一切的事物。他從這樣的遠處向他的兒女們射下仁慈和善的看顧；從那裏用他不怕疲勞的慈心覆聽人們的祈求和哀懇。如此的解說「天主與我們的來往」，可以說是一種不大正確的想像。請想，天主既然是「純神」，他不佔據某地或某地；

他在處處地方，因為他的動作和住所是沒有限制的，也是不會窮盡的。易言之：天主是無所不在的。

但關於「他」和他兒女們的來往，聖經上用了新的語法，耶穌親自告訴我們這樣說：『倘使誰愛我，他將遵守我的誠命；於是我的父要愛他；而我們到「他」那裏去，我們在他那裏建起我們的住所。』在他受苦臨死的幾小時前，他更急迫地向着圍繞着他的宗徒們說：『倘使你們愛我，恪遵我的誠命；我將祈求我父，他將賞給你們另一位安慰者，來永遠和你們同居。這是「真理之聖神」。世界不能領受他；但你們將認識他，因為他將和你們同住，且留在你們內』。

天主在靈魂內

天主在信友的靈魂內，實在是特殊的；因為吾主耶穌在以上所許的兩句話內，他祇指出對於他忠信而遵守他教訓的人能享受那種恩惠。天主住在信友的靈魂，也是常久的，而不是一會兒工夫的拜訪；天主聖神應該常常地，永遠地和宗徒們在一塊兒，且居在他們心內；聖

父和耶穌要在恪遵信守他的誠命者的靈魂上，建起住所來，以備常久居住。這種的住居是親密的，體貼入微的，也是在靈魂的深處的，故其親切的關係是絕非外界的擾攘所能波及，不得我們的許可時，任何人也是不能衝進的。關於這個意義，吾主曾用比喻說：『請看，我佔在門口，我在敲門。倘使有人聽到我的聲音，而給我開門了，我就進到他家中去，我將同他吃晚餐，他也和我同吃。』這麼看來，吾主好像是一個從遠方來的「不速之客」，不請而自己駕臨了；也如同一家人要候來訪的一個朋友一樣，在大氣沉寂的夕刻、趨駕進門了。這時正屆萬籟俱寂，好民入夢的時候，兩人得以和藹親切地對談，交換情懷，互相交接一種不可言宣的密切。所謂「其樂也融融」就是如此？

不錯，這不過還是一個比喻呢！但要講起「天主」——純神——的事跡，改換另一個方法又將怎麼說？耶穌是要使人了解「聖寵」所造成的親切緊密的關係、在靈魂和天主中間，已沒有間隔着的距離和阻擋了；這樣的來比說，是最適合不過的。

天主將自己所造的人——變成了他的兒女，因之，天主不僅扶持他們，照顧他們；而且他親自來居在他們內；他將自己完全供獻了，恐怕只有他能做這事；因為僅有他才能滲入到

我們的最深處，而且不可想像地，更親密地居在我們內。

許可的親密

普通人們爲表示熱烈的愛情，往往願意時常地有來往，似乎因此可以達到同一親切的目的。因着聖寵確能實現這樣的事，不但能實現，且成就地更完美。「天主」留住在我們心中，所以我們所得的是「天主」；天主已把他自己交給了我們。並且不是暫時的，却是繼續的。我們的得有「他」，將「他」安置在我們的能力和支配下；就如同一個人可以自由支配他的資源一樣；也如同留在我們這裏的一個朋友一樣，當然我們能夠覺察出來，是不成問題的。聖保祿說：「天主的愛情，因于付給了我們的聖神散布在我們的心內，：這聖神的留在我們心內，是我們永遠幸福的保證，和肇基。：他已居在我們心內，：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就是你們所受於天主的、在你們之內的、聖神的宮殿嗎？」聖保祿在另一個地方講起了聖子降生成人，爲使我們重得做天主義子事情中，他這樣說：「因爲你們是兒女，天主已把他自己兒子的（聖）神打發到你們的心中，「他」在你們心中呼喚着：父啊，父啊。因此你

已不是奴僕，你是兒子了；你既是兒子，你因着天主的恩惠，也是嗣子了。」這一切道理，在聖保祿的教訓中緊密地連接着，正如實際上它們是相互連繫着的一樣。

任何人的靈魂上若具有聖寵時，「天主」就居在他們內；誰是天主的兒女，天主也在他內居住着。「天主」呢，就是「聖三一體」，人們往往只講聖神，因為他與「聖化」我們的工作最有關係。所以任何人若具有聖寵，就有一個無價之寶在他內，即「天主」；一方是他的父，一方又是他的嘉賓。

不再孤獨無親了

不論人想起或想不起，實際常常是如此；但倘使他知道了「聖寵」是怎麼回事，他的力量和他的快樂將要如何地激增！即刻一切孤獨和軟弱的怯心，便要消失了。既然人已持有了「聖三」，全能全善的天主，他留居在他們內，不單是爲的叫人朝拜，却是爲主持，愛慕，和幫助人的；這樣以來，如何還能說孤獨無親，怎樣再報怨自己是被拋棄者，更不能說現在不能與他——天主——談心了吧！儘可將心裏的憂悶或願望告訴一下。吾主耶穌一天曾向猶

太人說：「我永遠不是孤獨的，然而「父」是常和我在一起，：遣使我者和我同在；他終不放棄我，令我孤獨。」雖然我們不是與耶穌一樣地是天主，但他的言語爲我們也是真實的：「我們終不孤獨。」

爲獲得我們與天主在一起，不用費大力氣。也不必提高語聲；也不必打手勢，或開口講話。他在我們內，他自會看穿我們的思想；他也知道我們的心中起了什麼樣的秘密和微小的願望。何時有一個壞的消息傳給我們而讓我們難過時，居在我們內的天主，也覺到我們的苦楚而表同情；遇到我們有一樁快樂事要喜歡時，「他」也與我們同樂。我們所有的一切際遇，甚至最微小的，都給他認識清楚了。可以說我們的一生，是與他共休戚的，一刻不離開的，是在他的持續親密下前進的。如此還能說孤獨無親嗎？他伴着我們在工場或在學校；在農田或在會社；他伴着我們且在我們內，而進入我們的家庭；他是我們一切活動的見證人，但不像一個好奇者或一個愛批評的監督者；實際哩，却是如同一個朋友一個父親啊。你說親切不親切？爲一個了解這種道理而有真實信德的人，因天主的實地住在，一定能把冷靜孤獨的處所，充滿了溫柔與快慰。他特別可以確信在他靈魂上的天主一定了解他，愛護他，且與他

無論遇到何事何物，完全表示同情。爲他說，就是「天堂之福」了。果然有這個差別——這差別也是有關係的——就是我們將來要很清楚地見到，所謂「天堂」的幸福，而現在也僅能于暗自相信的狀態中；除了這一點差異以外，將來在天堂上天主對待我們，並不見得比現在更進一步地親切，更深一層地住在；我們與天主的親密關係，在天上也並不比現在更貼切。對於這些事，如同對於我們成爲天主兒女的地位一樣，現在與將來，是沒有什麼變化的；死後，我們的地位並不發生什麼樣的改變；在死亡的時候，我們能有意識地、享受現在早已存在着的一切實際。

不再軟弱疲倦了

倘使人們懂得天主的這個住在，是將有怎樣大的力量？果然不錯，我們時常感覺着我們軟弱；在一切的事情中，都能發覺出自己力量的虛微，做事不夠。另外在修養的過程上，爲接受試探，爲排擊誘惑和偏情，爲促進我們成聖——聖化——的工作，真是覺着困難。一點不差：往往因了疲倦和厭煩，結果得到敗興而失望。倘使我們能更進一步地確信我們內心獲

有天主的居住時，我們就不至于這樣了。聖保祿不是說：『依賴着這位使我有能力者，我是萬能的了。』他雖然這末稱說，不過他也曾感覺到原罪的遺害；也是他所稱為『罪的常律，』的結果；對此，他似乎也嘆息悲傷過；但終因他依靠了天主的力量，却除恐懼了。『天主的力量』是無限量的，高出一切的，這是我們所熟知的；依賴着它——天主的力量——，我們的軟弱無能，自然就不會使我們害怕了。由是言之：因我們的軟弱而需要天主的帮助，反而倒是一種好機會，讓我們奔向天主使我們試探試探和他接觸後的萬安平順。

這是天主的真正恩典。耶穌和撒瑪利亞的婦女講話時就引用了這個道理；他慢慢地用巧妙的方法，提高了她的願望和思想，使超出她的日常生活之上，他每天由井泉要汲出的水，講到他要賜給她的活水。『倘使你知道天主的恩惠是什麼；和給你講話的是誰；你就會向他要他已備有的滾滾的開水了』。

『天主的恩典，』就是天主把他自己賞賜給他的兒女，保留在他們的支配下；天主降到我們心內，居住在我們內，祝福我們，愛護主持我們。

因于吾主耶穌基督

耶穌對撒瑪利亞的女人講話，並沒有談到天主和人的親密關係，是靠着什麼代價而得到的；因為那個女人當時還沒有預備好，自然不會懂得這事的由來。蓋因這種的親密關係，雖然人類的開始就是存在的，但終因亞當的罪過，將它喪失靜盡了。這是如何地可惜呢？現在要實行這個「斡旋和好」的工作，僅靠人的努力去作，終是不能成功的；誰能完成這個大工作呢？祇有天主的唯一聖子才能竟成這個使命哩！這樣以來，是他作了我們的「和平使者」，和我們的「議和人」了。在他的十字架上建立這個新約，因之雙方就重歸于好了。以這一點立論，我們無疑地是屬於基督多了；又天主居在我們內的恩寵，也是應該歸于他。

我們是聖神的宮殿

天主的住在我們內，既然不是幻想的夢景，也不是虛偽的想像，而確實是最貼切最圓滑的實際。那末我們的本性，就注定受「聖化」而完全供獻給天主的了。聖保祿講起我們靈魂

上的賓客、天主聖神後，他曾引出一個結論說：「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天主的宮殿嗎？誰若毀滅天主的宮殿，天主將毀棄他；因為天主的宮殿是聖的；因之你們自己也是聖的。」須知聖殿是供奉天主的處所，是我們祈禱天主的地方，天主一定也留住在這裏，以領受人們的敬禮，和答應人們的祈求。這就如同一座聖堂是用了特別莊嚴隆重的禮節「祝聖的」；人們就應該敬重它，不可褻瀆它；天主為保持他自己的令譽，所以誰要毀譽聖堂，天主也會不客氣地去責罰他。

現在把這個事理移用到我們身上看。「天主聖三」既然住在我們內，那末我們就如同「他」的宮殿了。或者我們如同「他」的聖體龕，或者也就如同聖體盒一般。我們該當自己尊重自己，而我們的身體已受聖化且被聖寵滌淨者，所以也終不能褻瀆自己啊。相信天主生活在我們的靈魂上，更可增加我們的光榮；但這並不涉及教友的身分如何；既不管卑賤，也不論窮苦，只要是信友就算是有分的。這裏所謂尊敬的意思，是與從前所說成爲天主兒女的尊位的觀念，是互爲表裏的，應連合在一起的。

必要的尊敬

一個信友應當自己敬重自己，也該當博得他人的敬重。所謂自己敬重自己，當然並不是僅因着自己的緣故；確是因爲天主居留在他的靈魂上，而得到受人尊敬的恩惠。所以應當澈底了解這個道理。福音經和聖教會所以要人清心養性，保貞潔知廉恥之德者，都是依據了這個原理啊。人們不能褻瀆聖物，不能玩弄輕忽爲供敬天主而獻給「他」祝聖了的物品；人們也不應當玩忽污損了天主的住處，即天主所祝聖的四肢百體。聖保祿對於這事的感想，曾說：「身子不是爲的不潔的，它是爲主的。」天主把他自己歸于我們，不是讓我們玩弄的，却是有着高尚雅緻的意義的；他接着說：「主是爲身子。曾把吾主耶穌復活的「天主」，也將用他的「特能」叫我們復活。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基多的肢體嗎？我豈可拿基多的肢體，看成一個娼妓的肢體呢？」可怕的話！但終究不潔之罪要冒犯這事；這麼以來，試想想，豈不是從基多身上拔取一個肢體，將它安放到不潔淨的物體和非禮的結合上去嗎？聖保祿繼續說：「你們逃避邪淫之罪吧。人不論犯了旁的什麼罪，只要不是邪淫罪，那個罪要算身體以

外的；但放縱於邪淫的人，是犯相反他自己身體的罪。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受於天主而居住在你們的心內的聖神底宮殿嗎？因此你們已不屬於你們自己了！因為你們是用了很高貴的代價贖回來的，所以你們當在你們的身體內光耀天主。」

倘使這端道理對於身體是有裨益的，是對的，那末對於想像，對於心意，對於唇舌，以及對於概念，都應該這樣（如身體般的）地講說，這些「機關」與思想，都是天主用他親密地接觸和持續地居住祝聖了的，我們如何有權柄去褻瀆，去弄髒了它呢？我們應當好好地看管自己，依着我們的本分去作事；如此，不是單因為我們懼怕一個看穿一切知道這一切的判官，却是，另外因為我們尊敬我們靈魂上可愛的嘉賓！是天主又是慈父，他很有權利受我們的恭敬，和尊崇。

對於我們的尊敬

既然我們有義務應當尊敬自己，那我們自然也應當保守我們的身心和意念的清潔；我們也有權利使人尊敬我們自己，並且要求人看待我們就如同聖神的活宮殿一樣，本來我們就是

嗎！這並不是愚魯的驕傲，或神經的過敏。熟知我們不是奴隸，我們自然不能接受人將我們看成了奴隸。我們所要求於人的尊敬，並非我們自信比別人高貴多少，更聰穎，更有作為到何程度，而是要受人承認這個高貴；但是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是具有超性生命的，和居在我們心內者所應得的重視。在這名義上，我們能夠並且應當常常地在良心上，反抗一切玩弄和污辱我們的人與言論；就以我們為天主兒女的義務來說，我們也應當為天主拒絕不能擔當的言語和行為。這些的言行，不論是從長輩或平輩，從老年人或青年人，在工作時或在遊散時，對我們而發的，我們都應該躲避與反抗；這才是我們的本分所應作的啊！

對於別人的尊敬

我們有名分受人的尊敬，自然我們也理當敬重在我們範圍裏的人；就是那些保有聖寵，被祝聖而被提高地位的人，我們對待他們，如同看待自己一樣才好。倘使人們對於公教的真義，懂得很清楚的話，那他們的看待人，是應持尊敬和謙恭的態度了，也不管對方的教育程度如何，高也好，低也行；這種的態度既不是陳腐空泛的，也不是投機倖進的，却是一種實

際的，爲達敬重人而避免輕蔑和拂逆對方，實在是一種不可少的態度。

近因歐風東漸，社交公開，男女平權了以後，雙方的來往也因之日繁一日了。事實既然如此，那我們男女兩方的互尊互敬也是要而不可少的了。爲了這個理由，雖身爲青年女子的人，也有受人敬重之必要。男青年應當尊敬女青年，不論牠們服務於社會，或操勞於家庭，都是有分的；須知少年男子的敬重女子，不是單因爲她們是將來的賢妻良母，也不是專爲愛情的趨策，更不是專爲得到一個清潔的且童貞的她；却是爲了一個更高尚的理由呢：即是因爲她的靈魂是天主的住所和天主聖化了的，「天主的生命」就寄託於她的心內，我們何敢輕忽她？倘使以天主居在我們心內的觀念，來衡量彼此間的關係，——合法愛情的連合，當然不能例外——那末彼此間許多的苦痛和憂慮，自然要歸於無有了。

因于吾主甚多

由這一切公教的文化*，所表現的觀念與實際，可以薰陶那野蠻的風俗，也可以緩和外教人的情慾，這些都是由于吾主耶穌傳布出來的。耶穌因了他的獻身十字架上，已爲衆人揀

得了不可形容的恩典，這個典，即天主生活在我們靈魂上的恩典。

「註」當奉教人出殯的時候，不是用聖水洒棺木，且用檀香薰它嗎？那就是當那人活着時，曾爲天主聖神的宮殿的原故。我們聖教會的敬禮聖骨，也是這個意思。不過有時因人犯大罪而不悔，聖教會所以不賜他殯儀之禮。

不但此呀！我們還有一件事，是因着基督而得到的，那就是「他的恩寵」了；若沒有他，不但我們不會保有「它」，而且也掙不了來。這個就是在聖洗聖事時，使我們的靈魂上會發生的深切而真實的變化；因着這個變化，也於不知不覺中，我們的本性已變成了尊貴的而且美妙的了；沒有看見過太陽射到水晶上而反射出來的光彩嗎？我們改變後的本性就是如此，能說不美妙嗎！又如同燒在火裏的鐵塊，火花四濺，通紅的熱氣，和那燦爛奪目，五光十色的火焰，貫徹到它們的內外一樣，你能說不好！

丙 天主在我們內的生活

我們因了「聖洗聖事」，得以成了「天主的兒女」；意思是說：我們因着「它」才准許

我們用誠懇信賴的態度，去款待我們的貴客「天主」；因為我們和他的關係不是平凡的，而是「父子關係」的。由之，我們蒙受了一個名義，一種資格，一項地位；談到這個地位，普通人本身是不能要求的；同時，我們又得了天主兒女的繼承權，和享受永遠幸福的權利。而今嚴格地來說，這就是因為我們與天主的關係根本改變了，我們從此不是外人，不是無關緊要的人，也不是受人僱傭的僕役了；却是屬於父母家中的兒女了，所以可依着兒女的本分去處事接物。不過這就算完全了嗎？沒有別的事了嗎？

果然在天主一方面，是為父的態度，而在我們這一方面，當然能夠有接受天主他所預許給我們的產業的保證；並且天主實地的住於我們內，而我們的靈魂確保有「生活着的天主」。天主所以這樣地居在我們內，那因為我們是天主的兒女的原故；論到別的人們，天主不過是僅僅地認識他們，看到他們生存于他們的地方罷了；但天主不居住于他們內；因為這個居住確實含蓄着一種非凡的愛情，和天主貢獻給我們的聖意；天主在此，就是將他自己獻身於他所喜愛的人們，為他們所使用。這算完全了嗎？

不，還沒有完哩！天主的住在還有一個恩典呢；天主「慈父之愛」，還有一種實際的表示

，就是能使靈魂變化的一項事。這就是聖化的聖寵了：「寵愛」是白賞給我們的恩惠，不是屬於我們名分上應得的，是祇賴天主仁慈的眷念我們而賜給我們的；聖寵是使人聖化的「特命」，因為它能煉淨靈魂上的一切污濁，驅除一切罪惡，最後它使人「成聖」而變為「天主」所悅樂的人。

上面的幾句話，還沒有說到怎樣透澈的地步，最好用別的方法，講得更詳細些。可惜這件事又是極其奧妙的實際問題，因之用比喻的方法來說明總是不能使人明了的。聖保祿對於這事會明白地說：「人眼未曾見過，人耳未曾聽過，人的心不能忖度，或懂明白天主留給他所愛的人們的一切」。我們所知道的和我們能夠說的，不過也僅能領略這個恩惠是萬分真切的，和實際的而已；它使具有恩惠的人，「天主化的」變化了；它是一種分享「天主生命」和「天主本性」的唯一鎖鑰。

聖寵是實際的恩典

「聖寵是實際的恩典」。這不是一種想像，或單單地如此說說就算；也不是一種虛渺的

幻想。當一個孩子受洗而成教友的時候，或一個教友犯了大罪，因告解而得到赦罪重爲「天主兒女」的當兒，在我們的靈魂上就重添了一種「新的法寶」。這就是「聖寵的實際恩典」。

不管人家想起或想不起，知道或不知道，譬如嬰孩一定是不知道的；實際呢？他的身心因得到了聖寵的實際恩典，一定是受改變了；在天主的眼目中看去，與前幾分鐘的小兒完全不同了。在他的靈魂上已具有了一種特長，一種美德，一個生命，是以前所沒有的。不過這些是屬於無形的，既看不見，又感覺不出來；就如同天主一樣，「聽之無聲，視之無形」。誰見過天主或揹着過「他」？可是他的真實性和他的能力，並不因之而減弱。尼各德莫對於這個道理正在驚異的時候，吾主耶穌對他說：「風吹的聲音你聽得很清楚；你雖聽得風吹，但你知道它從何處來，它向何處去；你也不能捉取它，留住它；可是你不疑惑它的存在；同樣關於一切從聖神得以重生的人，也是如同所比方的風一樣」。真的，「聖寵」將一種實際、光耀的「法寶」放入我們內，使我們與「純粹人性」的人有了區別。因爲人找不到更好的比方來形容它，只得將它比作一條光帶，一種光澤，或某項美麗的光輝；到底它比着光

更好更美妙。

「變化人的」恩典

這個實際的恩惠，使我們更有美善了，將我們「變化」而且「天主化的」了。

所謂「變化」，不必把原來有的消滅了；但把它變成更強大，更美善。就好比電燈內的金屬絲，電流不通過時，現着灰黑的顏色，電流一到呢？金屬絲立刻現出了燦爛奪目的光彩。又如一扇花玻璃窗，陽光不照時，只不過是暗淡的，各現本色的玻璃片兒，待太陽一照呢，那玻璃就呈現出五光十色很好看的晶芒。同樣我們沒有得到聖寵的優渥時，不過是僅能認識，推理，感覺願欲或有私情等，只能作一些「人」所能做的事而已；等它得了這個實際——聖寵之後，它不但能依着人和天神的樣子去做事，還能照着天主的樣子去處理一切了。聖寵只因它的接觸和存在，將我們變化的甚至「天主化」了。講到這種事，是任何具有聖寵的人，都是真實如此的：不論是一個小孩，一個老人；一個文明人，一個野蠻人；也不論是一個博士，一個普通的工匠或農夫，或者是一個不會計算僅能治理家務的鄉下婦女；他們中

的任何人只要有了這個恩典，他們就成爲「天主化的人」，如同「天主一般」了。

使我們天主化的恩典

誰怕這裏有過分的形容者，就請他去聽聽聖人們和聖教會的博學聖師們的驚嘆，與抗辯的言辭吧，他們都不惜用力氣地去肯定：那他見了之後，自然就會明白了。聖奧斯丁的書上敢寫着：「變成義（聖）人，就是使人成爲天主的兒女。我們既成了天主的兒女，我們就像天主一樣了；我們「天主化的人」，是因聖寵而過繼來的，而不是從本性上就有的，」當然極明顯地只有一個屬於天主本性的親子：耶穌，我等主，乃天主的唯一聖子。聖奧斯丁又說：「請你不要動氣；他人不叫你停止做人，而去成爲一個禽獸；但叫你加入于天主的家庭，而賞給你成爲天主兒女中的一員。天主願意你成爲天主；當然不是因于你的本性，如同「他」的唯一子一樣，但因于聖寵和過繼；……他要叫你上昇，得分享他的永生。」聖安瑟爾莫也曾說過：「天主把我們做成天主；因爲他親自說過：你們是天主，你們都是「最高者」的兒女；但他自己對於「天主化的」工作，他是施化的天主，我們是受化的天主」。這一

類的引證很多；現在姑引一例作爲結束吧：「天主的唯一子，仁慈地焦急着，要使我們分享他的天主性，因之他會取了我們的人性，使他——成爲人的天主——將一個個的人都做成天主。」這是聖多瑪斯的話，聖教會在聖體日課中應用它；在每日彌撒中，司鐸奉獻祭品時，也有類似的經文。

實在是在天主的生活

因于天主的住在我們內，使我們改變成與前絕對不同的人了。將我們提舉到如此高貴的地位，真可以說是一個無限的恩寵，不可言宣的富源了。

關於這個真確的道理，以前的各種引證，已談過了；而今我們再進一步地研討一下，以達到一個最後的確定；這個道理就是：「聖寵」真實地把我們天主化了，因爲「它」實在地有分於天主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雖然「它的方法」是極其奧妙的。我們保有「聖寵」，我們就有一些「天主的特點」。聖若望，聖保祿甚至說我們如同有天主的胚苗，有天主的種子隱伏于我們內，將來應當發榮滋長。但這不是一種物質的寶貝，如金，銀，寶石與鑽石等；却

更是一種無限完善的，實在我們也不能用人世間的財寶來和「天主的生命」比較啊。

因此我們實在是天主的兒女了，這句話不是空名義，也不是掛在我們身上的空幌子；實在「天主聖三」將我們看成了樂園，在我們內築起「他」的宮殿來；因為在這裏，他可見到我們是他的肖像，並且我們也具有他的生命。這麼說來，一個信友就有二個莫大的價值和尊貴的地位了；若以那些財產，地位，明悟，健康與美容等和這個相比，實在沒有意義，不足輕重了。因之教友們的受人尊敬，是有權利的，不過自己應當尊敬自己是先決條件；因為他們不是死的機器，或動物，奴隸，也不光是一個人，而却是「天主化的人」了；與原來的人不同了。既然他們是「天主化的人」，因之，果然他若保有天主而去世，他享受天主的幸福自屬是有名分的了。因此，當他在世上尙未能享受「天堂福樂」之前，他的一切行動，即便最平常最卑賤的，如每天單調而且使人疲倦的工作；為謀生活所必需的事項，如賣稿，拉洋車等是；又如他們的來往行路，一日三餐，正當的散心，家庭的「天倫之樂」，一切的一切，大事小事，幸運或憂慮，易事或難事，這些都是有無限價值的，有特殊功勞的；因為他們都是「天主化的人」了，方才不是說過嗎？所以他們的舉止自矜高貴，自有擾人注目之必

要了。這麼看來，只要是「天主兒女們」的所作所行——當他們保有天主的生命時——，無論是怎樣的平凡，怎樣的愚蠢，但在天主眼中，終是他的兒女們的所做所為啊。這句話，就把所說的一切都包羅淨盡了。正如從前納雜肋的青年木匠在若瑟身旁工作時，他的一舉一動，沒有一件不是中樂天主聖意，而為我們掙扎功勞的；雖然處在窮鄉僻壤的納雜肋和卑賤的木匠手藝，而天主子——那位木匠——終是天主所鍾愛的唯一子啊，與他的一舉一動是沒有關係的。

聖洗和天主恩典的關係

由上以觀，可見這個「聖寵」所賦予我們的「天主生命」的觀念，使一切的事情都得到了最後的聯絡，歸宿，合一與明晰。易言之，一切一切事物的中心，就是「天主的生命」。

我們是天主的兒女，我們就應以「事親之禮」奉養天主：要拋開一切的畏懼，表示信賴與誠懇的愛情。我們因蒙受了聖寵，所以我們實在是變成了天主的兒女。「聖寵」把我們變

成兒女，與人間的過繼關係不同，因為「它」真實地將天主的生命輸送給我們了。

聖教會把「聖洗聖事」時常看做是一個人的「新誕生」，或重生，却不是沒有理由的。「聖洗聖事」的經文將這個意思表示得很懇切；從前當「復活節」及「聖神降臨節」的前晚，所舉行的大付洗更能表示的透澈是道。

但聖教會一點也沒有捏造事實，它不過把聖保祿的有力言語，注釋一番罷了；而聖保祿的話，也就是耶穌說教的再而觀。耶穌不是對尼各得莫這樣說來嗎：『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除非重生，沒有一個人能看見「天主之國」。』但尼各得莫對於這個道理似乎不能懂，所以他發出了一個出自本心的誠懇問語：『一個人已經老了，怎麼還能重新誕生？他能再進一次母胎而重生嗎？』耶穌不加說明，祇鄭重地而且重復肯定地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沒有一個人，倘他不因水和「聖神」之名再生者，他一定是不能進「天主之國」的。因為從血肉所生的是血肉（人）；而從「神」——天主聖神——所生的是神。』所以講到誕生問題，倘使沒有新生命的傳佈，那就沒有誕生了；倘使父母（傳生者）與兒女（受生者）方面沒有一種生命，和一種同樣的本性串通着，那也就沒有誕生了。這種事實正是聖洗聖事所實現的；

聖若望說：「凡接待他（天主）信他的名字的，（爲一切要好好領聖洗的人），天主賞賜給他們權能，使他們成爲天主的兒女；天主對於一切相信他的人——而不是從血性生的，也不是從肉慾，也不是從人的意志生的，却是從天主生的，而賞賜給他們，成爲他的兒女。」

因爲有天主的生命傳下來，我們得以真正地成爲天主的兒女，成爲「天主化的人」了。於是天主對於我們的慈愛，和「他」的住在我們內，都能解釋明白了。天主不會幻想；倘使我們不是聖人或義人時，天主一定也不能把我們看成了是那樣；可是確因着「他」傳給我們的生命，而我們得以「聖化」且煉淨罪過而「義化」了。所以享有他的聖德，他的住在；享受「他」在我們內的變化工作，與行這些變化的天主；從此我們實行天主兒女的活動，和領受這位爲一切生命與活動的根源者。

能有與這樣相仿的恩典嗎？

在人類的一切地位中，在社會的各種等級內，有沒有能和這些相比的財富與能力？

那末我們現在可以懂明白，吾主耶穌預先透視着他的未來使命：倘使他肯做的話，他能

替他的兄弟們，或一切的人，掙得這個無限大的恩惠，且千千萬萬的人都能受到他的嘉惠；他若不肯作呢？我們一點兒恩惠也就得不到了，所謂財富之路，也隨着給遮斷了。……：看明白了這一點，就曉得這位成了人的「天主聖子」，沒有一片刻工夫的躊躇，他就負起了他的使命。『我降生成人，使他們獲得生命；使他們極豐富地有它。』『善牧童爲他自己的羊，捨棄了自己的生命。』

V. 論怎樣能度相稱天主兒女的生活

從上面所講的幾端真理中：天主居在我們內，我們是「天主的義子」；由「聖洗聖事」，天主的生命使我們變化成了「天主化的人」；從這些道理中，吾主耶穌曾親自在福音經中引出了幾個實踐的結論。這些我們將要見到了。所以我們祇須恭聆他的講授，也就夠了；如此，可以說是最簡單最妥當的。

甲 基多的訓令

「倘使你們的義德——即指行為中所有的德行——沒有超過經學士們和法利塞人的義德，那你們將不能入「天國」。經學士和法利塞人實際如何呢？莫看他們自誇對於法律（古教律）認識得十分清楚，即便連小節目都知道，他們也自以為這就算是很守繩墨了；實在不錯，但是他們還有一項缺欠，就是他們對於法律的眞義尙沒有懂得清楚，因而他們對於法律

的眞精神也未會接受到，吾主耶穌之所以往往責備他們，也是指的這一點。由之天主的眞兒女和基多的忠實眞徒，在他們的生活中應當加上一種十全的新精神。

「你們會聽到這個教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即「以暴易暴」之義）。我哪，我却叫你們不要和惡人敵對。倘有人打你右頰，再把左頰讓他打。誰要爲爭你的短衫而告你的狀，連你的大衣就捨給他吧……」

「誰向你求什麼，你該給他；有人向你借貸，也不要設法推辭。」

「你行捨施時，你的左手做的，不要讓右手知道。……於是你的父在秘密中看見了，他要補還你。……你要祈禱時，走進你的房中；把門關上，你的父正在那秘密的處所，你就向他祈求吧！你的父在秘密中，看見了你，他將補償你。」

「對於你們的生活，你們不要憂慮。……你們不要心急說這話：我們要吃什麼？我們將穿什麼？我們將喝什麼？外教人找尋這些什物是可以的；但你們是不需要的，因爲你們的「在天之父」，他知道你們需要這些。你們首先應當尋求他的國和他的正義。這一切的事情，將加倍地賞給你們恩惠。」

「你們聽見從先人們說：你愛親近你的人，而忌恨你的仇人。我實在告訴你：你要愛慕你的仇人，祝福咒罵你的人；加恩於毒害你的人，而却為虐待磨難你的人祈禱；使得你們真是「在天之父」的兒女。因為「他」叫太陽光照惡人和善人，叫雨降到義人之境，也叫雨降

到壞人的地方。」

「倘使你們愛慕、愛喜你的人，人家會有什麼感激呢？犯罪人，也愛慕喜愛他們的人。倘使你們加恩於施恩惠於你們的人，人家會有什麼樣的感激呢？罪人也做這種事。倘使你們借貸給你們有希望收回那錢的人，他們會有什麼感激呢？罪人也借給罪人，為叫他們將來歸還相抵的原款。假使你們光致候你們的弟兄，你們算幹了什麼特別的事？外教人不是同樣會做嗎？為你們，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有恩惠於人，借貸於人莫望收回：這樣你們將是至高者——天主——的兒女，「他」對於惡人和忘恩負義的人也是仁慈的。」

「何時你請人來吃中飯和晚餐，不要請你的朋友，你的弟兄，你的親戚，你那富有的隣居，怕他們要請你把他們所受於你的，要還敬你。到底你設筵請客時，你去請窮人，殘廢人，癩子，瞎子等；他們不來還報你，你倒有福，因為這些將在義人復活的時候還給你。」

『所以你們應當仁慈，完善，好如同你們那「在天之父」的仁慈與完善。』

這些或者是形容過火的話嗎？……

因着我們對於聖經的尊重，在上面的各段記載中，我們或許可以將耶穌基多的教訓，分成兩方面去觀察：一方是耶穌十分活潑而且適中地談到了「天主本身爲父的意義」；再一方面呢？是他建議給我們的幾個實行法則。不過這些法則，尤其是上文最后的幾條，使我們感覺着，似乎是有些不近人情；這大概是耶穌爲叫人特別注意而如此說的，我們可不必照字面去講求。不錯，我們應當稱的起是「在天我等父者」的真實兒女，思想當如同「他」，行爲也當與「他」一樣，當盡心竭力地去效法「他」；但效法他，當不當做到像耶穌所講的那般奇特地步呢？

或者是真實的話呢？……

是嗎，……是嗎！一個信友讓他看待世界上的人生，要如同外教人一樣地看法是可能嗎

？不是他的判斷與行爲，能與他們——外教人——沒有一些區別？

總而言之，信友不是天主的兒女嗎？他信不信「天主上智」的安排，即無窮仁慈的天主加於萬物，特地是加於「他」兒女們的，極其完全的慈父的照管？信友不敢信賴這個父親嗎？他對於衣食住的問題，還用憂愁焦慮，如同那些不相信天主的無神派們，或一些以爲天主是可怕的嚴厲主宰，而不是一個慈父的外教人，與他們一樣地去發愁嗎？

「信友」信不信未來的生活？這個就是無窮盡的而且是與天主真正親密的極大快樂；這是一個兒子離開了許多日子的家門，後來又回到父親的身邊，去享受極溫柔的快樂。倘使他以爲現世的生活，不過是充軍，我們遠離了家庭，暫留在這無依的世界上，而心中呢，却渴望回到老家去，那麼，他對於現世還能與外教人一樣地看法嗎？外教人果然以爲只有現世，一到死時一切都歸於無有了；因此他們要在現世盡量地求快樂，而不恤用任何的代價。可是一個相信自己有高尚目標的天主兒女，決不能和無信仰的人用同樣的態度去度日。

並且，倘使他相信他自己和他弟兄們的尊貴地位，他也不會看待一切的人，僅僅是人，沒有一點優越的特性。因爲他明知衆人和他一樣，都已被召作「天主的兒女」了。由是言之

：他難道說，不知道天主愛他，同時天主也用一樣地真摯慈愛愛他人嗎？耶穌不也是爲了他們而獻身子于十字架上的嗎？在這樣的情景下，「信友」能看待他們如同外方人，如同敵人，如同仇人嗎？他能如外教人一樣地作法，不多不少，僅僅愛慕自己喜歡的人；服事能還報他自己的的人嗎？倘使他真信天主的「爲父之心」，和一切弟兄間的關係；他的生活不應當完全與外教人的生活兩樣嗎？

耶穌對於世界的概念

倘使我們覺得吾主耶穌的命令要是嚴厲難守，甚至太過分的話，我們可以看看他自己對於他當時會居留的世界，和他同時生活的一切人們，是以何種的眼光去觀察。由他明察的眼光去看，豈不是一切的人們都是「在天聖父」的兒女，他們的靈魂也爲天主的居住而建起了宮殿，這不是都具有一種無限量的價值嗎？一總的人都是那樣：如法利塞人，茹答斯，耶穌的宗徒們，犯姦的婦人，小孩子們，和渴求真理而追隨他的羣衆；對於這些人，耶穌愛不愛？他肯拂逆或難爲他們中的一個最小者嗎？他對於那些無良心的人不是一樣地愛護嗎？他是自

欺了嗎？還是他真有理呢？

假使他現在回到我們當中來，他對於這種際遇和環境，或我們平常遇到的人和事，他有什麼反響？他能不能箝制這些勞苦，或平凡粗笨的生活？還是他以為一切的工作，都含有天主的一種預定和深沉的意義，或許有救贖補償的意義，因而他很快樂地接受呢？他會疑惑這些從早到晚的忙碌行為，就是他聖父意志的所在嗎？他在工作時所遇到的人們，他又怎樣去看待他們呢？使我們不喜歡的某某人，和讓我們傷心的某某人，他以為怎樣？他對於年輕的學徒與老年的工友，是不是關心？他在他們的靈魂內，沒有看透了他們有能得到無限幸福的慾望嗎？這個人或許在受苦而需要安慰；因他軟弱與需要扶持；他已墮落了，但他還能再起，還能補救過去的錯誤，倘使他的靈魂得有真實親切的愛情，就可以做到。他能不盡這種義務嗎？他不肯在他的範圍內散布些快樂，和祥，和無限的慈愛嗎？而在一切境遇中，他不會看清，不能分辨隱藏着的善與惡，天主的行動和魔鬼的誘惑嗎？在這些事物中，他常常看着是有高大真實的價值，即人類臨時的與永久的幸福；還是他只見到一切都是瑣碎的平凡事或命運注定的不幸事件？

他和我們誰有理？他啊，用他超性的思慮，處處能見天主和人的靈魂；我們呢？只知急於我們的「蠅頭小利」，以浮淺的眼光去看事接物，因而一切生活與外教人一樣；是 he 有理還是我們有理呢？

天主的兒女對於世界應有的概念

我們有了基多真徒（即公教信友）和天主兒女的名義，還可以把世界，人生，都看做如同天主沒有的一樣，看做如同天主的生命是虛構的，即如同我們的過繼是一種的夢話嗎？當然是不可以，這是極明顯的；因為這些事，雖是看不見，確實是有的，最可靠的；它們把我們對於世上的人生所具有的觀念完全給倒轉了。

有一個英國的作家提到了聖五傷方濟各，把他比作一個頭向地脚朝天用手走路的、會耍武藝的人。因他倒垂着的緣故，把世界竟看成了另一個好玩的樣子：樹頂和屋顛的基部都倒懸在空中，即如同湖畔上一切什物射在水中的影子，都是倒着的一樣。『倘使聖方濟各這樣倒估着去觀察他所居住的亞細西城（聖方濟各的生地），他所見到的一切都沒有改變，屋

頂的瓦片與城上的鳥雀，都是依然照舊；可是有一項特別，就是統統都轉倒了過來。於是那些厚厚的城牆，守望台和堡壘的堅實根基，本來都顯示着堅固耐久的樣子，現在如何呢？恰與以前相反，因為它們的方位都倒轉了過來，就此都呈現着危險與不可恃。那時住在裏邊的人們，說不定，正都誇耀着他們的城池是如何地堅固，說它不能被動搖；聖方濟各却獨自感謝全能的天主，確因他不讓它倒轉了。同樣他深深地感謝天主，因他沒有讓整個宇宙跌下去；如同一個大玻璃球碎成了千百個像流星般地小玻璃球一樣。」

人是天主的兒女；天主居在我們內；天主真是我們的父；一切人們都因于他有着超性生命，彼此間的關係自是非常的深，都是實際的弟兄們；聖洗聖事賜給人靈魂上的超性生命，將人就完全改變了；這一切不能反對的真理，不能把我們狹隘的觀念從頭至尾改變過來嗎？——我們與衆人一樣地把現世的生命，用了粗俗，功利的眼光去看待，現在給這些真理推翻了。我們平常對於一切事物的錯誤觀察，現在呢，要因這些真理的糾謬而改變看法了。

天主的兒女在世界上應有的行爲

我們既然是天主的兒女，我們的行爲就應當如同我們的「在天之父」的作爲一樣；我們對於境遇和生命的觀察如同他；應有高尙，深遠與合理的思想如同他；我們不當有淺陋，卑賤的心思；我們應當有比禽獸更高尙的慾望，不要把我們的名義污損了；我們也應當有天主的習氣，把我們的整個生活，要在天主兒女的水平綫上佔的住。

若多的宗徒們，聖伯多祿，聖保祿，聖若望常常在他們的書信中教授這些道理；並加上實際應用的方式。

「我懇切奉勸你們，當有一個相配你們所蒙受的「聖召」的行爲。你們總要度謙遜，良善，和忍耐的生活，你們彼此當以仁愛來對待；當用和平的手段互相連絡，勉力保存精神的合一。」

「希望各種的氣憤，發怒，吵鬧，毀謗，凌辱，並一切害人愛情的惡行，你們都應當拋掉；你們彼此應當以好意與仁慈相見。互相寬恕，如同天主因若瑟曾寬恕了你們。你們做

天主的親愛兒女，應當效法天主。你們當看基多的表樣，又該本着愛德行事，如同他曾愛慕我們，爲我們的緣故捨了自己；……至于不論邪淫或不潔的事，或是貪婪的事，在你們當中，連一個字都不應當提起。」

「從前你們是黑暗的，現在你們已在主子手中成爲光明的了。所以你們應當依照光明之路而生活。光明的果實，是在一切良善，公德，誠實中。……你不要參與黑暗不出息的事業；……因爲人們在黑暗中幹的事情，僅僅提起來，就足夠讓人羞恥了。」

聖保祿說明「聖洗聖事」，和基多把我們從死亡中救出來，使我們以後度一個新的生活；他這樣說：「倘使你們已同着基多復活了，你們應當尋求「上界」的事情；在那裏基多坐在天主的右邊。你們對於這些事情應當注意；而不應當專盡心於世界上的事情。將來的基多就是我們的生命，幾時他顯現出來，那時我們也要同着他在光榮中。所以在你們身上當把下（現世）的一切克制死；就是姦淫，不潔，偏情，惡慾和貪財，……從前你們在這樣環境下生活時，你們如同違背天主命令的人一樣地前進。現在你們還當由你們口中棄絕這些事情；發怒，氣憤，害人的惡意，毀謗等；……你們不要彼此欺哄，……但你們當配合天主所揀選的人，

聖化而蒙愛的，……你們當披上仁慈的心腸，良善，謙遜，溫和與忍耐，互相承當吧。在一切之上你們當披上愛德，這是全德的約束，最後希望基多的平安，王于你們心中。」

宗徒們的書信中，關於這樣的教訓實在多着呢，不過我們不能都一一地引證。而今再引兩段。聖若望說：「誰主張認識天主而不遵守他的誠命者，那是一個說謊者，真理不在他心內，……誰要想存留於「他」——天主——內，自己要走的路應當如他曾經走過的路一樣。（他就應當照着「他」的行為去作才行）。」

聖伯多祿說：「基多曾為我們受苦，已留給你們一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足迹走。……所以你們該當具備這個思想：就是那個在肉體（世界上）中受苦的人，已和罪惡決絕，使得他其餘在世的時候，不依照人們的貪慾生活，而要依着天主的意志去生活。以前他奉行着外教人的意志，在淫亂，私慾，醉酒和敬奉邪神中生活，他已做得夠了。你們當要明智，淡泊，為專務祈禱……希望各人把他所受的恩典，轉施于別人」。

爲使生活與信德相合

在上面的各段文字中，只有一個主要的觀念透露着，這與吾主耶穌常常所宣講的福音正相似。我們應當使着我們的生活與信德相合；我們既然相信我們有天主兒女的尊貴地位，那末在我們的行爲上，就應當顯示出來。

這件事可以說完全屬於我們。

吾主耶穌與他的宗徒們都很大能夠賜給我們確切的訓示；但是我們如何呢，時常濫用了我們的自主權，而有順從偏情和罪惡的可能——我說的可能，意思是不准許我們繼續地去沾辱了我們做天主兒女的寶貴地位。

天主時常地幫助我們；簡直若沒有他的爲力，我們什麼事也就做不來了。可是我們能夠避開不用它（天主的幫助），並且能夠拒絕它，而不與天主合作。

我們不是機器，也不是禽獸，天主却以有理性的人看待我們；關於這些，我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我們不願意做的事情，他不強迫我們去做。倘使我們是機器時，他將我們

配備好了時就可以使用了。倘使我們僅是動物，他只須賦給我們一種本能，我們自然就會行動，並不用再去做討論與商酌，連我們應當怎麼樣去作，和我們要幹這事的理由，都利用不着去管。

終竟我們是地位高尚的人，我們應當領會我們所奔向的目的，與這目的所要求的事項。不但我們領會了就算完事，我們還應當照着去實行。

應當懂得

爲領會我們的目的地，就須將上文所講的一切，研究一下：天主是我們的父；從現在起，爲我們已經預備好了一個無窮的「宗向」（人生所在的目的）；天主繼續不斷地住在我們內，我們的現世生活已享有了他的生命。我們對於這些真理，先親切地深信無疑了，那末世上的情況和我們的行爲，才能在我們的眼中顯示出真實的意義來。

要領會我們的宗向，那就必須將我們當做的事情，訓服地誠實地接受了天主誠命的確切規條，和吾主耶穌在福音經內所給我們的註釋就夠了。這些天主的誠命，果然爲便利我們的

應用起見，關於我們有兒女名義的人，應做的事，它已確切地指明了。天主對待我們，好像一個爲父者指示他的兒女一樣，他教他們怎樣使他滿意，怎樣相似他，怎樣才能變成強健，勇敢，與寬宏大量，如同他一般。並教他們完全依賴着父親，很快活地聽從他的教導。爲我們什麼事是好的，天主知道的比我們更清楚；爲在我們的生活中，顯現出天主的品德來，那我們應當又做些什麼；他並用誠命使我們了解這一切。

倘使我們要對於這些事情，沒有精神或時間去考慮時，我們只須去實行，就可以走在正路上，這是毫無問題的。但是，我們既得有悟性，那末我們就有名分，也有責任去設法了解這些天主的聖意。我們理當把握住在某種情形下當修的「德行」，和我們爲天主兒女尊位中間的連帶關係，關於這種的連繫，吾主耶穌和宗徒們已經提示過了。我們對於自己的身體，應當是保持清潔的，而不可褻瀆它，因爲它是聖神的宮殿而天主居住于它內；我們對於一切的人，即便是仇人也當有恩愛，因爲我們的父是看人如此的，他叫太陽光照衆民，不分善民與惡人。我們應當忍耐，彼此寬恕罪過，如同吾主耶穌的對待我們，是用了多大的忍耐呀，並且他爲了我們竟肯捨棄了他的性命；我們應當尊敬我們的長上，——聖保祿加上一句說，

雖然他們不好且嚴厲時——和我們範圍內的一切人，因為我們的行爲與靈魂是彼此有着密切連帶關係的，這些靈魂同是因于吾主耶穌的聖血所贖回來的，定好了要活天主的生命的。至于其他的事情，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講下去。因為我們有天主兒女的名義，所以我們的每種行爲都應該有一個新的性質；因為它（行爲）對於永遠的生活有關係；它使我們得到了一個高尚，超性的境界。我們知道了這一切情形，好使我們不任着意的去處事接物，以免如同外教人或無信德的人們一樣；如相反我們的行爲，應當有真正的動機，即天主賜與我們的「聖召」當有的動機。

倘使有些時日，或有些光景中，我們看不清楚，不知如何做時；那我們還有一個好方法，就是瞻仰基督；天主的唯一子，他與我們過着一樣的生活，在和我們同樣的環境中；他的一切行爲，和他最瑣碎的舉止，完全實現了我們所欣慕的完善。我們照着他做，或設法看他在我們的地位上，或在某種的光景中是怎樣的作法，我們就依着他的樣子去做，這麼以來，我們一定在正軌上前進了。

應當隨心強行

爲實現我們上文所講的「德行」，無論在日常的瑣事中，和在我們一生的行事上，我們都應當有堅決不拔的意志，和恒心。有時須要有真實的果敢。因爲許多的仇敵，都在拚命地陷害我們，因爲如此，似乎他們能得到好處。說到我們的仇敵：魔鬼與世俗是兩個最大的。許多的阻力折磨我們，其中有些是魔鬼和世俗掀起的；也有些是我們自己擾到的；如同潛伏在我們內的私慾偏情，這些偏情我們在暗中含蓄着，雖然明着我們不敢贊成它。倘使沒有原罪和它加于我們的惡因，那末要度天主兒女的生活與在世上奉行「天主父」的意志，該算一樁易事了。可是罪已經犯定了；因而遺下了一切的倒行逆施與嗜好。但無論若何，我們應當「成聖」。應當「用一種相趁天主的樣子去行事，在一切動作中，悅樂天主」。

吾主耶穌和宗徒們都曾告訴我們，去追求我們永遠的宗向，這件事——在我們現世的生活，中就利用現在所有的生活去追尋——確是一件難事。耶穌不是用請求的口氣這樣地說來嗎：「倘使誰要做我的徒弟，他應當先棄絕自己；每天當把十字架背在肩上來跟隨我」。

天國要用暴力來搶掠，果敢有毅力的人，也可以說強暴的人能奪得它（天國）。」

聖保祿用一個淺而易見的比方解釋着說：「你們不知道參加賽跑的人，個個都拚命地奔馳嗎？可是只有一個得到錦標；你們，跑吧！為得到你們的獎品！參加者強迫着自己嚴守種種的規則；他們為得到一個不久要凋零的花冠，所以樣樣的事都小心翼翼地去作。……關於我的事情，我也這樣地奔波過，却不是盲目的。我這樣地奮鬥，却不像一個打空拳的人。我拷打我的身體；我如奴隸般地管它，……使得我傳道於別人之後，自己不受責罰。」

上面所講的一切「修行」，連最後講到的克苦與對抗仇敵的精神，都是絕對正碯的。一個信友既然是天主的兒女了，他的行為就不能如同外教人一樣了。因為他有着尊貴的「天主義子」的地位，他還能夠胡作非為嗎？為使自己的名義能與尊位佔在同一的高度上，應當遇事努力，並有犧牲的精神，在生活上加入一些苦工。

不止於一種態度

上面的觀察，對於教友的「生活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實在說，這個觀察不過僅是

屬於表面上的，僅從外面上談到了這個生活。

對於這個問題，至此若止了步不講時，那就好像人們對待小孩子一樣，叮囑他們做什麼事，給他們幾個命令，如同：你們當有志氣，好好爲人；不要拿人的東西；見人家吃東西，沒要向人家去求；沒要破口罵人；見長上應有禮貌；不說謊話；好好念書沒與人家小兒打架；不許大聲喧嘩，讓人討厭；人家寫字，不須推動人家的桌子；受過教育的孩子，對於某件事應做，或不……

這麼說來，公教信友的生活只在乎表示一大套的態度，外表的或內心的態度。好的態度，是應該有，但還不夠，尙沒完全。

須知一個教友不是一個登台表演的伶人；他雖有技藝，雖能感動人；他勉力扮演他所代表的人和他的行爲，即便怎樣地惟妙惟肖，但他終不是那個原來的人。信友也不像一個電影明星，即便他竭力地使其行爲自然，克盡職守時。須知攝影完了，他仍舊是他，不是片中任何人；所以無論是劇台演員，與銀幕明星，在排演終止後，張三仍是張三，李四還是李四，各顯了他們的真面目，與劇中脚色所代表的某人自屬毫無關係了。

但一個教友已受改變了。他的行動不是摹擬也不是裝腔作勢；這些行動，確實是代表着實在的事情。

是一種深切的生活

這個實在的事情，就是在他的內心有一個生命；這生命要參與教友的一切活動，且要使之發展，光大。「它」還要顯露出來，當然依着它的方法顯露；倘使「它」是「天主的生命」，它的顯示方法，自然是相稱天主的。

這是一個深刻確切的理由。我們的生活，不是該當好像我們是天主的兒女；但我們就應當這樣做或那樣做，因為我們實際是天主的兒女，並且還保有「天主的生命」。

生命是管制行爲的，而不是行爲管制生命；因為虛空的動作，不論重複到幾次，終不能產生某種生命。

因着這個理由，一個嬰兒雖不能做出合乎天主兒女的行爲，但他既然是受洗了，他的靈魂上一定具有天主的生命。同一的理由，一個靈魂上沒有聖寵的人，外表上雖能做出「道學

先生」般地真教友或聖人的樣子，把好多的人騙過了；但是瞞不過天主去；因為他沒有聖寵，僅是空虛的，而終不免于死亡。

那麼我們的公教，是要求我們度一個相趁「天主兒女」的生活；這就是「它」加給我們的第一個保障，和極大快樂的所由：須知道，因為我們已有了「天主的生命」；我們就應當盡力去使這個生命發榮滋長；我們應當愛慕這生命；擴大這生命；對於我們的變化，也應當任憑它去擺弄，使我們相似「在天之父」，和我們獨一無二偉大的「繩墨」——基多。

乙 生命的能力

現在應當明白我們有什麼能力，可以使着我們的信仰和我們的品行不僅是空虛的字眼。

關於這層，應當注意兩端要理：

(一) 因為聖寵是「天主的生命」，它變化我們的行動，加于它們一個超性的價值；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不可犯罪去阻擋「它」。

(二) 聖寵既是天主的真實生命，它能時常發展；它的志願是要加入一切人的活動中，使能產生更豐富更完美的果實。

這兩端道理，可以說是教友生活方式的要領。

如同接樹的變化

今先論聖寵變化行事的價值。

我們在上章內，曾引證了聖經的道理，所述聖寵的真實性；這是在聖洗時，加于靈魂上的一個恩典，能變化靈魂使它「天主教」。

為進一步地了解「這個靈魂上」的實際變化，我們可以用聖保祿的比喻：就是「接樹的比喻」。這個比方最能表現真實的意義。「再生的觀念」果然是更完備的，因為他指示出一種「新的活力」，一種以前人沒有的精力，在他內開始存在了。可惜這個比喻，人們不能找到它的例證。自然輸血的比方也可以用，但是尚不能稱為「完璧」；因為靠着輸血所增的生命活力，和原來的活力是同性質的；況且若嚴格地說，生命並不單單地屬於血啊。聖保祿

借用的「植物接插法」，確有一種「新的而與以前不同的生命」了。真是奇妙的很！

而今要談一談接樹的方法，以資了解「超性的生命」吧；平常是把一種栽培長久的，已能開花結果的樹，剪它一根樹枝，將它插入一棵野樹幹上去；或是這棵「被接的樹」，它的花果與木材功用，總是不若要接的樹的枝苗佳良。比如把鴨梨的樹枝接到「豆梨樹上」去；或如聖保祿所講的，將橄欖樹枝接到野橄欖樹上去，都是一個目的。接好之後，兩種的樹汁就串通了，于是就變成了一棵樹。這麼以來，「被接的樹」的花與菓同接這樹的花與菓就一樣了；易言之：好樹勝過劣樹了。豆梨不開它的花了，它的液汁經過鴨梨枝，將開雪白的花，結出鮮黃的菓。同樣新接的橄欖樹，也將生產美潤的橄欖了，別的任何野樹，接上菓枝後，不會光長木材，或結苦澀的野菓了。這樣可以說那棵「被接樹」的液汁已生了變化，並且它的活力已增高能力了。因為現在所開的花與結的菓，是另一品質的，較前美好得多；從前這樹的自身是辦不到的。

這不過是個比方，不能算是最完善的。但我們可因此懂得「聖洗聖事」在我們靈魂上所發生的變化，大致與此相仿。

聖寵加于人的本性

「樹的接枝法」不把被接的原樹取消；使「聖化」的「聖寵」——寵愛——也是不把人性消滅，僅是天主將他自己灌注于人的靈魂上。它不替換人性的生命；它只來加在上面。比方一個罪人告解以後，重新得了聖寵，但不因此而成爲更聰明，更伶俐或更年青貌美的人。他仍保存他原來的「本質」，即他的缺點和長處，資質與體力；好比一棵野樹被接枝後，仍保持它原有的地位，發長到它原來的高度。一個人染有惡習：如飲酒過度，吸食「白面」，品行不端，以及懶惰等，在悔罪告解復得「天主的聖寵」後，他的惡習在一兩天內，是不會戒解淨盡的。或一個新教友，受洗前吸煙嫖賭之後，亦恐不免犯過，因他的本性不變；但他是有了一個「新生命」。概由于人的內官上已留有成性，一些已成的傾向是不會一時改掉的。不過爲克制私慾偏情，因天主的疼愛我們，而可以加給我們必要的幫助；但這些私慾偏情與習慣，還仍留吾身，而常常是一種犯罪的引子。

可見「聖寵」不侵犯本性。「它」不叫一個工友成爲東家，而東家降爲工友。這不是「

「它」的職責。「它」叫工人做公教的工人，東家爲公教的東家。一個學生爲公教的學生，就是把工人東家與學生都做成天主的兒女。

爲變化本性

這就如同「接樹法」，因接枝的關係，把一種新的活力加入於另一根幹上，如此就把它原有的樹汁變化了；同樣一個新的生命加在人的本性上，——原有本性生命的資源與界限依舊存在着——因爲新生命既透入了老生命內，就把它原有的資質提高了。

一個青年繼續盡他的職務，不改他的行業，但他一切的舉動已和以前不同了。不過他的工作效率，當然和以前一樣，做事的快慢與巧拙，也不變更；但在天主眼中，他的工作，他的辛苦，和他的努力却有着另一種的價值。一個學生的克盡本分，所得結果也是一樣。這是因天主而得到的無上價值，因爲在他靈魂上的新生命，天主的印都鈐在了他的一切行爲上，因之他的所行是一個「超性的成全」。沒管他在人間是怎樣的卑賤，反正他的行爲是中樂天主的；如一個小兒子在他母親面前的摸索匍匐，和他的玩物常常是中樂母親的。而且還高尚

一層呢，因為在教友的行爲中，尚潛有一種能變化與提高價值的實際能力；它將如同接插後的菓樹，結下別一性狀，別一滋味，與格外美滿的菓實。

爲提高本性的價值

因此一個教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掙得賞報而並中悅天主。即便從早到晚最平庸，最卑賤的生活，都能化成高妙而得到極大的價值和影響。一切都是這樣：或艱難困苦的事情，犧牲疲勞的工作；休息，遊散，家中樂叙，和一切現世中合法的得意事項；連最平凡的事：吃、喝、拉、洒、睡、行；一切都被靈魂上之天主的生命所變化了；猶如從前在納維肋地方，童貞瑪利亞的瑣事細務，都披上了一種成全和美妙的榮服，即便天神們的讚美也是不能形容盡致的。另外如同童年或少年時代的耶穌，他所行的一舉一動，所講的隻字片語，雖是如同任何孩子或少年的言談舉止，但在天主看來呢，是有着不可思議的尊貴和影響呀。

所以天主的兒女，所過的整個生活，都被他靈魂上的聖寵變化了。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高貴有價值的；人們有時說，依據社會的立場在自己的工作上努力邁進，增加全人

類一分福利，因此自己就會對於自己的工作滿意，那裏還有所謂「上下等職業」之分呢。在本性的觀點上尚且如此，那末在超性方面，這道理更是真切了。因為天主的生命好像是循環於我們內部的「全能」的血液，完全透入我們一切微小的活動，而將它們化成了尊貴的。

使一切成爲有功的

我們應當牢記，人的功勞並不屬於「本性的優長」；如好的悟性和大的學識等，你能說人的「本性長處」能夠掙有這些嗎？但它是屬於完備的「超性生命」的；這生命的「主宰」和「施政者」，當然是「天主」。所以說，雖然一個窮苦的婦女，或一個鄉下不識字的老嫗，但能在她的行爲中表現出更多的完善和更多的愛情，比着一個博士，一個修女或一個司鐸還要高出一頭呢！這樣看來，她的生活若比那些人們，是更圓滿而更有幸福的了。

再者「功勞」也不因做事者的難易而定規，有人往往瞎想，不費力的事情，不能換得功勞；努力的事與遇事有犧牲的精神者，才能博得賞報；至少努力將事與得功勞的多少，是成正比例的。這種看法對不對呢？實在不對；因為行爲的是否有價值；常推某人具有天主生命

的品度，和超性的力量如何；總之：當看行事者對天主愛情的深淺而定了。沒看見童貞聖母在撫育她的嬰兒耶穌時，並不覺有什麼艱難困苦，不過對天主只有愛情和忠信而已。但我們能說她在納維肋多年的工夫，在自然親密的生活，沒有無量地高超價值嗎？難道她的家常生活，比起我們的苦楚和工作來沒有更大的功勞嗎？既然她在那個生活中的成全和愛情都高出了我們萬倍？人們只要努力修德或養成一種好的習慣，到了相當的時期，即便向來困難的工作，自然也就不覺困難了；況說，得有功勞，并不在乎覺得難易而定啊。我們超性生命的進級，猶之寒暑表因熱而上升一樣；所以如想着我們的舉止有價值，必須要有熱摯的愛情。因此，外表上雖為最平凡最單調的生活，如天天的工作，本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和一切沒有光輝的行爲；但都能具有一種偉大性，和一種不可思議的價值。

這就是「聖洗聖事」，在我們靈魂上的天主生命，所賦給我們的第一個效果。因為這是天主的生命，它把自己本來的尊貴和價值，移到了我們人性的一切行爲上。所以沒有一椿行爲能夠不算數，也沒有一件舉止是可以看做平凡的。『我們現時的小困苦，為我們產生了一個永遠光榮的成分，而還是不能計算的呢？』這是聖保祿說的，意思是表明我們暫時的努力

，能有永遠的價值。聖保祿因覺得死期近了，在他的一封書信內，確信且喜歡地如此說：『我好好地戰鬥過了；我跑我的路程，我跑到了頭。信德，我嚴守了。公正的判官，將于顯赫的日子，加給我公義的榮冠，從此已預備好了。這個不但賜給我一個人；也必賜給凡喜歡他降臨的人。』

但有一個條件：我們當任憑「聖寵」的安排；不當以我們的意志來阻撓「它」；我們不可因任性或懈怠而耽誤了「聖寵的變化工作」。我們試回到本章開端，基多所指教的訓示，我們當恭而敬之地領受，且自願地，快慰地去奉行才好。

我們對於聖寵的抗力

對於上面所說的，那接好的樹枝，應當等「它」生根結果；不過就是「它」生了根，結果，人們還可以因于手術之不得法，拔下或削去那枝接枝，如此則前功盡棄了。我們也能夠像這樣的抗命天主，將他對我們的所施，完全拋開；這是人類意志的一個悲慘特能。可惜這種事常常發現；每個大罪都能實現這種的事蹟。雖然我們充滿着莫大的財產，雖然我們具

有那位住在我們心中的天主的真實愛情；雖然我們曾經獲得了寶貴的尊位，但我們由于一個阻擋把我們給拋開了；因為我們怕本分加給我們一個或大或小的犧牲，所以我們寧願放棄或丟開一切的恩寵。或是由着一種私意，一種快樂，一個肉情的衝動，使我們改變了方向，使我們忘記了那些真實的富裕，和那個真實的幸福；我們如同傻子般地去追逐在我們眼前擺着的壞事與惡行。一切明知故犯的大罪，包羅有這些大劣點：第一，侮辱天主；即人更重視一種人間的快樂，一個事物，或一種情慾，比看天主還要緊；第二，反叛天主；因為天主有嚴格的權利使我們服從，好保證我們將來真實的幸福；實際我們沒有照着去辦，反而淨做了些違拗天主聖意的事；因此，最後僅有一個死亡了：因為喪失了「超性的生命」，離開了天主的寵佑，結果祇有歸入死亡之鄉。對於這些事實，耶穌所舉的比喻已經給證實了。他說：我們如同被折下的葡萄枝子一樣，沒有別的用處除非晒乾了擲到火裡去。既然我們已經脫離了生命的根源，再不能做一件有功的事，或發出超性的努力了，我們已經完全失去了以前所積蓄的一切功勞與受賞的權利。猶如和樹幹脫離了已死的樹枝，還有什麼希期；一個信友與天主脫離了關係，倘使在這種光景中死亡來臨，沒有別的路子可走，也只有被收拾起來，擲

到火裡去。因為重得恩寵的時候已不再來了；既然天主所允許我們的「聖化事業」已經不再展期了，這個棄絕也是最後的決定了，他將受永遠烈火的刑罰。

任憑聖寵的作為

爲使「天主的生命」在我們身上結果，那就不能因于我們的喜好與否而對「它」有所阻難；而且，無論如何，應當聽從「在天之父」的良善和仁慈的意志去引導；他比我們更熱切地去追求着我們的幸福。一個抗拒聖寵或是因着接受天主的希望後，怕對自身有了犧牲的人，就好像一個貧人，或一個乞丐，竟不肯脫下他的襤褸破碎衣服，而穿人家給他的輕暖而華麗的衣服，反來他託詞將要着涼。若是相反哩，我們愈重視賜給我們的超性生命有無上恩典時，我們就愈能懂清因它所產生的富裕和未來的幸福。我們也更要對它小心保留，好防止一切能夠阻撓我們的前進，使我們脫離天主源泉的事件。這是看重超性生命的態度，這是要急切保留它的掛心，是在這種思想中引出的力量。果然我們的信仰給了我們怎樣強大的支援？又因我們有天主兒女的尊位，我們確知我們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着一種超性的價值，我們也

深信任何事情——除掉我們的惡意志——都不能侵劫我們的這些真實富源；這種的確信，加給我們了強大的力量。所謂任何事情者，即我們表面的卑賤工作，或是我們沉眠在內的惡劣環境，或是誘惑，或是阻難，都不能剝蝕我們的偉大。因為這一切，更深入我們靈魂的中心，在這無人能夠侵入的處所，居住着我們的天主和超性生命與愛情。誰能使我們和他隔離開呢？

但是這些，對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尚沒完全解決；還不足以使我們了解天主對我們的全部恩典。因為「聖寵」是由天主來的，它在變化我們的行為，加給我們一個超性的價值。又因為它是一種生命，所以它常常的在工作，要滲透徧布到我們的整個心身，好使我們成爲更尊貴，更偉大，而能結得更美滿的果實。

這個意義，是關乎「聖寵」的第二端道理；和以前所講「聖寵」的第一端道理，是同樣的重要。而今要在下面講「它」。

「聖寵」是進步的根源

「聖靈」果真不是什麼呆板而固執的「事物」，「它」既不如同靈魂上的一種油漆，或一種新刷上的光澤；也不如同人家怕盜竊而封鎖在保險箱裏的寶物。它却如同一種自由流動地循環液汁，而在靈魂內變化人的生命；那是為幫助它生長和結果，而依着天主的超性生命，為它所安排的超性理想。如同一切最下等的植物生命，一直到十分複雜的人體生命相仿；聖靈的生命也當然表示着一種突進，一種動能，與一種活力。

就說撒在田裏的一粒麥子，或任何別類的種子吧，必有發展，生長，向榮與結果的種種能力含儲在它內。一遇到適宜的環境，這些活力就要發芽滋長，顯示出向榮的情形；使沒有看到過這種現象的人，定要驚嘆不止。但是在人體內的一切作用若較之植物更要奇妙了；因為它的發展更複雜，它的活動範圍也更繁多。試看一個小孩子的身體，做母親的僅能供給它一些所需要的養料，它自會在她的不知不覺中慢慢地構成和生長；常人想到這種奇妙的現象時，一定更要驚愕恐懼，是不成問題的。自然是有着一種神秘的力量，去主使它那麼迅速而且那麼完善地來發展。不過母親的乳汁如何會變成肉和血？怎樣一切的肢體能有規則且均衡地發展，而在各自的結構和活動上分別成就？後來在人的一生中，怎樣能獲得所需要的滋養

料，爲補足每天勞動所消耗的精力，爲陸續不斷地構成新組織，爲持續生長與活動？怎樣他能同化與變化一切？怎樣內部的平衡會有特別的微妙事實，（祇說身體內的標準溫度，除去在發燒時，常常是保持着一定的度數，沒有一度的差異。）——雖然外界有些刺激和不停的壓迫，而它常常能夠維持常態，是什麼原故？誰敢否認，我們不加思索而享用的這個生命是世上最最奧妙的？

論超性的境界時，聖寵也有相似的事端；因爲它也是真實的生命，是活動和發展的根源，是常常增進成全的因素。它顯示出和我們肉體的生命有着同樣的作用。它能侵入我們的全體，它能促進整個兒身心的進步。

它侵入一切

「聖寵」侵入人的一切；正如外面的食料，進入人體內，完全給生命侵入而受制于它一樣；它們就加入人體的循環中。「聖寵」呢，也侵入與變化我們整個的本性，和我們一切的生活。沒有一事一物不受它的影響；我們的靈魂與才能（因信德所變化的理智；因望德與愛

德的改變而能發生適合于「天主的行為」的意志。）；和我們所具有的別種能力；即如我們的身體，只要它聽從靈魂的命令和約束，也能受到靈魂的相當影響。如同上面所說的液汁，「天主的生命」也與此一樣，能滲入而完全侵透人的全身。除掉志蓄惡意外，沒有一件事能離開或阻止它。如人所執行的職業，聖寵已使這職業聖化了；即便行事以前的志願，作事當時的注意力，以及當事人的意向，這些都受到「天主生命」的影響了。這個生命要改變與提高人類的「一切行為，天主的兒女們也要賴着它活命呢。說到政治和社會的活動如何？這些事也能利用「天主兒女」的態度去辦理，而且是該當如此；因為這些（職務）事件是高貴的，它們對於人類是有極大影響的，也不論是現世的或是永久的；它們也是屬於基多的仁愛與正義的法律所管轄的。所以這一切的活動能夠也應當讓超性生命侵入。還有家庭的生活和家庭裏各種的責任，快樂與磨難又怎樣呢？當然這也不能例外；因為這裏行使職務的還是靠着人的同樣的本能，已給「聖寵」聖化了了的；如他的心，他的意志，他的悟性以及他的活力都是。再者，公教的一切道德，又應當印在家庭中各個分子的彼此關係上；如仁愛，孝敬，服從，忠誠與忍耐；這裏，超性的目光，也是應當主持一切的；因為有那個超性生命的從中連繫

着，使得每個人與天主所發生的關係，若比之家庭的血統關係，要更尊貴更密切了，它能指示「人性愛情」的一切真義。

它變化一切

這些道理的主要理由是：人既因聖寵的變化而成聖了，那他的一切行動不論怎樣，都是「天主兒女」的行爲了；沒有虧蝕的時候，也不管是在什麼地方或是在任何的時候，他總是天主的兒女，是不會改變的，而是永久如此的。

所以「天主的生命」，要侵入要滲透他的一切。不但如此，它還改進與完全促發他的一切呢。

果然「它」是能夠日漸加強的；因為賞賜「聖寵的天主」，能夠常常更豐富地賞給「它」。隨着靈魂而容納天主的勢力，於是他就加強了他自己的活動，更充分地灌輸了他的生命。這是「天主」的希望，也是他的志願。耶穌不是這樣講來嗎：「我來到世上，爲了他們獲得生命，而且要極充裕地獲得」。『你們能結得許多的果子，那就是我父的光榮』。『誰是

正義的，他以后更當正義；誰是「聖的」，他更當進一步的「成聖」。這是「天主」的希望。

這兒不要怕有什麼形容過火之詞，既然基多所擬定的目標，是要叫人的完善程度，達到「在天之父」的完善程度一樣，那我們又有什麼可怕的呢？無怪聖保祿在他起先給信友的書信中，時常不停地祝福他們的「超性生命」有進益，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最大的富源，並且是唯一當希冀的產業。他給厄弗所人寫信如此說：「希望「天主」賜給你們智慧的精神；使你們好認識他。並光照你們的心目，使你們明白天主的聖召，有何等的希望，他為聖徒所預備的光榮產業，是何等的豐富。並知道他向我們有信德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的偉大。：：希望他賞賜你們，受到他的聖神的有力強化；：：望基多因於你們的信德，而住居在你們心內；使得你們在仁愛中生根而固着你們的基礎。：：：並使你們能認識基多的愛情，是如何廣遠而高深。：：：免不掉當我們承認真理時，因着我們首領基多和我們的結合，能夠在「仁愛之中」，對於各方面有所改進。：：：因於他，我們的每一個肢體，都依照他的活動去活動，在這仁愛中擴大且改進着」。這一類的祝頌，在聖保祿的一切書信中都能找到。這個是他為迎合基多的願望以及「聖父」的光榮而發的。

它使一切發展

關於成長的事實，健強的生活，與結豐滿果子的事業，這些就是我們所蒙受的聖寵而完成的。因為一個人體，或是任何的生物，都是先由內部漸漸的向外發展，却不是如同一堵牆一樣，用好多的磚塊堆砌在一起，而靠着灰泥的塗抹而告成功；也不是如同一個銀庫一樣，僅由於人力的掙得和省吃儉用慢慢積蓄而來的。一個生物是靠着自己的活力而發展成長的；依着本身的機能去運動，它自會發展和增長。

一個打拳的人，他的力氣可以逐漸變成強大的；但可不是專靠着多多休息而來的，却是賴着努力奮勉而得到的。一個小孩子呢，要增進他體格的健康，也必須要時常地做些有益身心的運動，再吸取新鮮的空氣，接受溫和可人的陽光，與飲食的諸多衛生，因為這些都是促進身心強健的要素。談及「超性的生命」也應如此。如果人對之不加注意，不讓它實行事功，那麼它必要漸漸的衰歇，終至走上滅迹之途；相反時，若對之加以適宜的運用與保養，它一定會發展向上。它自身的運用或鍛鍊工夫就是這樣：要完全征服「它所在的人」的身體

，去服從天主的聖意，自動地克苦自己，對自己本分上的職務，要盡量地，好好地去做，如一天內所做的一切，都應悅樂天主，或去幫助他人都是。這一切的行爲，因爲在聖寵支配之下，所以都具有超性的價值。但同時還有生命的價值哩；即因一切行爲，能增進力量的來源，與獲得天主的援助。所以這不單是爲「永遠的生命」與「天主的賞報有用」，但也爲現在的生命有益處啊。因于這些行爲的結果，使我們成爲更能「名實相符」的公教信友，更有毅力的，更深一層地去做「天主的兒女」。

它使一切高貴

在一方面，我們既然已經提到過的「日常活動」，（職務上的工作包括在內），超性的生命都能侵入；在另一方面呢，關於功勞價值的獲得，並不是因于行爲的高尚或因難；而實在是因行事者對天主所發的愛情而得有的；因此，即便是一個工人或任何一個青年學生的單簡生活，如果他要鄭重且虔誠地去度，並且以「愛天主的真情」與「迎合他的聖意」爲基礎時，這樣的生活就能逐漸增長他們的仁愛之心，表現出他們的進步來；無論什麼事物，也不

克阻撓他們的進行。因此，它實在毫不吃力地，能夠引着人一直跑上「聖域的最高峰」。對於這一點，無論如何，我們是萬不能懷疑的。

我們也不可報怨。如果我們要埋怨什麼，我們可不當埋怨我們的工作，和天主給我們安排的地位；但當埋怨我們本身的疏忽與懶惰，和我們對於聖寵的反抗行爲。如同一個工人，每天在悶熱窒息的地方，充滿了飛揚灰塵與污濁氣氛的地方工作着；因之他急切地渴望着完工出廠，好換一換新鮮的空氣；又如同久病新痊的人，因為他困居在病榻已有好久的時日了，一旦出院，重與鮮耀的日光容面，而得以吸取新潔的空氣，他的快活情形你能想到嗎？一定覺得好像有一種新生命在他內部灌注刺激着一樣。也好像一個拘在教室裏受寫作文的學生，心發亂，腦發昏，恨不得立時完了卷，好到操場裏玩玩籃球；改換改換生活，舒展舒展身心。同樣一個信友，也當如那般急切地希求至尊無比的超性生命更完全地侵入他。併常用整個的注意力去恭領這生命，毫不拒絕它的發展與指使；因為他愈是成了天主的人，他也愈是非常完備的了。

爲保持這個生命

爲毫不吃力地加增精神上的活力，因此他要用信心和愛情，去求基多曾留給他那一切生命的源泉。這些就是「聖事」，人都知道的。在一切的聖事中，能作人每日用糧的，即超性生命的神糧，就是「聖洗聖事」。一點不錯，因領洗賦與靈魂上的「超性生命」，在天主去看，是如此的偉大，如此的重要；「它」是被預定着要如此進步與增進的；它常因于聖寵而結出聖德的果子，因而也只是一種食糧是和它相稱的。爲使人們更加潔淨，更加奮發，更有生氣時，所以在聖體中，實在是天主唯一聖子的純潔身軀，來和我們卑賤的心打成一片了。

要評定我們超性生命的真正價值，就去考查「聖體聖事」的意義吧，這個要算是最好的方法。所謂「聖體聖事」是追憶基多在加爾瓦拉山流血犧牲的事蹟；加爾瓦拉山上的犧牲又在追念吾主降生成人的奧跡，與天主唯一聖子的無限尊位。爲使我們的生命日新月異，天主聖子才從天堂降生到白冷城的馬槽裏；從馬槽中他又到在十字架上，又從十字架上到聖體愈

內。從聖體龕內，到在我們的心內。

得了這樣尊貴的天主生命以後；我們還敢褻瀆它，或是看待它，就如同一種不關痛癢毫無價值的事物嗎？

VI 基多的肢體

「耶穌所寵愛的弟子」，這是聖若望宗徒，他自己云謂的他自己的名字；他所書的福音經內，曾保存着他老師最後所講的道理，與最高訓示的紀言。大抵他比着別人更愛耶穌，更受到吾主最後傾瀉的愛情，深切地受感動者；他在講述瞻禮五晚餐禮——耶穌受苦受難的前夕——，與告別演詞數章中，把值得紀念的一切，都收集起來而且註明了。

耶穌建立了「聖體聖事」；在葡萄酒與麵餅的形像下，他將他自己的體和血分給宗徒們，當做他們的唯一神糧；好使他們能夠在他們的靈魂上保有和增進「天主的生命」。耶穌已指出茹德斯這個叛徒，當時他已走出，與那些司祭長們協商去了。這時候苦難近了，它實在是開始了：這一天是受試，受苦的日子，尤其是表示着無量愛情之日；因為它將「超性的生命」，加給世界了。當耶穌從聚餐的大廳走出時，正屆萬籟俱寂的長夜中，一直走到日色馬尼山的園中去；在基多的心坎中，緊疊着那些的念頭。從耶路撒冷城一直到他要經過的則

特隆溪河的斜坡上，長滿着茂盛的葡萄樹，葳蕤地遮住了大地；早春的時候，人已將它們給剪修好了。耶穌鱷景生情，就於這樣的景色下，滿帶熱情地向宗徒們說：『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這樹的栽培者，在我身上一切不結果實的枝子，將被他削去；一切結果實的枝子呢，也要經他修剪，好使它們結出更多的果子。因于我告訴你們的話，你們是清潔的。你們當居在我內，我也居在你們內。如果葡萄樹的枝子和它脫離了，它一定是不會結果實的；同樣，你們不在我內，一定你們也不會結果子。因為葡萄樹是我，你們是葡萄樹的枝子啊。誰居在我內，我也居在他內；他就結出許多的果子。因為你們脫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因此，誰離開了我，他就要被拋棄；就如同剪下的葡萄枝，要被晒乾。人就將這些葡萄枝，收拾起來，做了燃料；于是它們就燒着了。如果你們居在我內，你們要求你們的所需，你們能得到；……如同我的父愛我，同樣我也愛你們；你們當止在我的愛情上吧！』

走向一個新的奧跡

在這個葡萄樹和葡萄枝的例證，耶穌將它應用到自己和宗徒們身上的意義下；還有一個

極大的真理隱藏在裏邊，即如同他常常用的比喻和寓言，都含有這個意義。說到這個真理是奇特的，奧妙的；所以要用一個比喻，好令人去揣摩，比着直接去說明更有意味。但耶穌對于他的真訓又加以詮釋，『你們居在我內，我也居在你們內；沒有我，或脫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如此足以使人懂得更清楚。

這段話，到底是指示的什麼意思？我們對于他這種新訓示，和他特地選擇這樣的比喻來陪襯它，應當做何感想？這些是不是我們所見過的一切道理的總匯，特別顯示出吾主耶穌在救人的事業中，所佔的是不能以任何事物來代替的唯一重要地位？除此以外，還有更進一層的意義嗎？

耶穌不但是救贖者

應當有一層新的意義；因為以前所講的一切不足以說明耶穌在這裏所講的話。

不錯，耶穌是我們超性生命的唯一無二的源泉，我們完全隸屬於他；在超性的境界中，若沒有他，絕對我們是無所作爲的了。因于他爲我們而贖罪的死亡，先不讓我們與天主和好

的交誼給割斷了；是他替我們付了我們根本償不清的罪債；他爲我們做了補贖；他將他的苦難，愛情，和敬禮奉獻給天主，爲補救我們加于天主的凌辱的罪過；所以他將我們贖回來了。并且也是他爲我們掙得了我們所應有的聖寵，好做天主的兒女和相配他們的行爲；因爲他既是天主的唯一聖子，他自有名分而且他更確實完備地去享受這些富源，因而他能夠爲我們掙得了無限的幸福。所以我們所有的一切：天主義子的名義，與天主的交誼，天主的居在我們內，以及寵愛與寵佑；這一切都是由他取得以後，他又轉加給我們的。所以說：這些恩寵都是屬於他的，又有什麼問題。

這段話是真的，毫無疑惑的。所以倘使有人反抗他，倘使有人不肯服從他所立下的戒條；易言之：凡不聽從他的命令的人，他就沒有這些恩典。可是以上所說的事實，並不包含「我們在他內，而他在我們內」的意義。

也不但是一個楷模

我們也曉得，吾主耶穌是我們應當效法的唯一大楷模。在他身上集合有一切必要的完善

條件；既然他是人，也經過一個和我們同樣的生活；他的生活是可以效法的——不過他的美善我們是不能做到的；另一方面，他不但是比別人更成全而更受天主愛慕的義子，却是天主的唯一親子；與聖父同性同體的，他是代表且更完全地實現了天主子的理想，所以他的切生活方式，是我們應當取法的，而且是衆所歸向的。因聖寵的加于我們，就能使我們相似他；如果我們是順訓的話；又依聖保祿的說法，「聖寵」實現天主的理想，即使我們相像他聖子的肖影。凡我們的言行與這榜樣相反時，那是假的，不好的，無用的。所以我們當勉力取法他，影射着與他一樣。但這也並不包含「我們應居在他內，而他居於我們內」的意義。

也不但是救世者

還有關於信德的道理，所告訴我們的：吾主耶穌因於他的苦難生活，所掙得的恩寵，分給每一個信友；他在「天主聖父」面前，常常爲我們轉求；他、耶穌，是一切生命，一切聖寵必須經過的中間人；他是照管我們的，他引起了我們的善念，志向、熱情、決心與興奮等等；僅僅這些事情的意義，不過是叫我們無論如何要和他有關係，不可拒絕他的援助；總之

，不可過河就拆橋。可是多持續救人的善行，也並不解釋：「我們在他內，他在我們內」的意義啊。祇不過說他是在我們之上；他走在我們之前；他與我們十分接近罷了。

葡萄樹的比喻還有別的意義哩。

如同葡萄樹和它的枝子

這個比喻首先表示在耶穌和我們中間，有着一種極大的親密性，就好比是有「同一性的連帶關係；因為葡萄樹與葡萄枝中間的分別，也不過是如此而已。葡萄樹就是一切葡萄枝的總匯，而每一枝葡萄枝呢，也就是全樹的一部分；可是整個的樹並非與某部分對立，也不是和組成它的各要素是截然不同的東西。耶穌沒有說他樹幹，而和樹枝成爲對立的情勢；他當然是正幹；但他也是樹的全體；他說：我是葡萄樹。所以他和信友們合而爲一體了，但他們就如同長在葡萄樹上的各個枝杈一樣。

這個比喻的事實是很真實的，它的含義也是很深遠的；所以在聖經內，耶穌不用比喻也不用什麼表樣，他却很肯定且明顯地講出這「同性同體」的道理來。他向宗徒們說：「誰聽

你們的話，就是聽我的；誰輕視你們，也就如同輕視我。」凡你們無論誰施於我的人中，即便一個最小的恩惠，就是加惠於我。」等到莊嚴可怕的公審判來臨，人子——耶穌要乘著雲彩帶着全部的光榮降到世上，好判定一切人的功過；到那時他就如同牧童一般，將山羊和綿羊分開，他將人也分成善惡兩團，向佔在右邊被選之人說：「來吧，你們是我父所祝福者；從永遠給你們預備好了的天國，你們就去佔領吧。因為我飢餓了，你們曾給我吃；我渴了，你們曾給我喝；我寂寞時，你們來看我；我沒有衣服穿，你們給我穿了。」這些人聽了之後，覺得非常驚訝，因為他們從未會碰到他們的主子耶穌度過那樣窮苦、赤裸、孤獨的生活；吾主又繼續說：「確實如此；你們加於我的人中，就是一個最小的事情，那就是等於加惠於我的身上一樣」。後來他對着惡人們將這恭喜的話反過來，用一種斥責的口氣，向着他們說：「你們不肯為我的最小弟弟去幫忙，就是等於不肯為我幫忙。如同我飢餓了，你們沒有給我吃；我渴了，你們沒有給我喝！我在孤苦的監獄中，你們沒有來看望我。」

他與信友們合而為一了

耶穌曾表示他和他的頂小兄弟，是沒有區別的。爲什麼緣故呢？因爲他是葡萄樹，他的兄弟就是葡萄枝；葡萄樹與葡萄枝二者之間，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反正是一棵樹。因此誰幫忙一個信友，就是如同幫助了基多；何時、人對於他的弟子有所虐待或爲難，就等於直接地給他過不去。

掃祿是爲難教友最激烈的一個人，曾準備着要進達瑪斯城，以究難基多的徒弟，逼迫他們背棄耶穌；否則就將他們捉來加上鎖鍊，送到耶路撒冷去，把他們重罰一下；但正值他走在路上的時候，忽從天上發出一個爆響，就如同震耳奪目的雷電一樣，鼓蕩着他的耳膜說：

「掃祿！你爲什麼難爲我？」

可是他並沒爲難天上的任何人。他與這神奇的講話者也沒有什麼衝突。

那時他已被如裂帛的聲響和如電的銀光打倒在地上了，他是否在發怒，或已屈服，或是在惴惴不安，我們都不知道；祇是知道他禁不住地這樣說：「你是誰，主子？」

「我是你曾經虐待的納維肋的耶穌。」

納維肋的耶穌就是那個木匠嗎？這時他死後已五六年了；按着耶穌門徒說，他已復活，

升到天上去了。掃羅正不相信耶穌的復活哩，那他如何會去虐待一個死過的人呢？

可是耶穌的話，是確而肯定的。誰難爲他的屬下，就是爲難他自己。在耶穌和他們中間是有着深切同一的關係啊？

他活於他們內

這不但是一種道義上的同一性，如同互相尊敬而知心的朋友們，把他們所得的利益皆合在一起的關係。耶穌所用的「同一意義」還要比這個深一層哩。在耶穌和他的弟子，并教友們中間，實有一種真實的結合事實，爲他們是共通有的；就如同葡萄樹，從樹根，樹幹到各樹枝中，確有着一種實在的物體貫通着：那就是「液汁」，它使各部打成一片，它給與各部公共的生活，——「即全樹唯一的生活」。這株葡萄樹，是一株植物，一根樹木，不僅是一種空口的語句，却是嚴正的事實。如果那樹上的一根樹枝，被園丁砍下來了，這樹的「唯一生命」也跟着就達不到了，這樹枝只有乾枯、死亡之途；它就不是葡萄樹的一分子了。即便人再把那樹枝繫在原来的地方，它仍要乾枯、是終無濟於事了。所以說、並不是將砍下的

樹枝再重新繫在樹幹上，就能成爲一棵全樹。比方一棵聖誕樹吧；即是這樣湊成的。松柏樹枝啊，紅綠臘燭啊，各種顏色的綢條啊，手工精緻的花朵啊，樣樣的東西連綴在一起，好像一株活樹一般；但實際如何呢，就是一個小孩子，恐怕都知道這棵美麗非凡的聖誕樹都是假扮的，而實不屬於本樹原來的各部啊。要做成樹的一部分，就應該將樹的活力想法使其貫通了，而后有成；因爲非如此，這樹的營養素與共同生命是不克從中輸通的。所以一根葡萄枝要想活在葡萄樹上，須要有共同的液計貫通着；欲如此，而又必先如「接樹法」般地将樹枝與樹幹連繫在一起；這麼以來，要接的樹枝才能和別的樹枝、與樹幹，活在同一的生命上。

那末、基多之在我們內，或我們的在基多內，中間也須要有一種共通的、同一的生命流通着不可；即他的生命成爲我們的生命是。這個結合不是屬於外表的合一，就好像社團中的各分子，既同意入會了，當然就要納會費，從心所願地接受領袖的權威。這個同一是從內心來的；在教友與基多中間的關係呢，因爲實有一種如葡萄樹的營養素從中流通着，這樹才能促進同一的實現。

這一點，在我們以前所講的，來表示我們超性生命的真義，令我們歸屬於基多的關係上

，具有着另一種的特徵。

因于他的聖寵

果真在我們和基多中間有着一種共同之點，即是「聖寵」；對於這聖寵的講法，不但他——基多——掙得了的恩惠，就大量地分賜給我們了；也不僅是使我們和他相似的聖寵；應該說是他自己所備有後，而才從他灌輸給我們的「聖寵」。聖若望不是這樣說來嗎：「從他所充滿的聖寵，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寵上加上恩寵」。

我們或許不易想像這個道理，因為聖寵是屬於「聽之無聲，視而無形的」。我們的一切比方都是不能盡美盡善的：若將「聖寵」比之一個大儲水池，我們大家去取水，這是太物質化了；若比之一個水源，能流注到一切河溪中，這個比喻把基多和我們分得未免太清楚了；惟有吾主耶穌所用的一棵植物的比喻，或聖保祿講述的樹木接枝法，可以比較的使我們易於了解。一個惟一的生命，在樹的各部流通着，把樹枝變成了活的樹枝，若缺少了惟一的生命，這些枝枝不但不能開花結果，一定都要乾枯而死了。在已接枝的樹中，它也改進樹枝與果

食的本性了。

我們至少要牢記：賦於我們靈魂上爲變化我們的「聖寵」，絕對不是和他無關係的，也絕對不是在他以外的事件。

我們當記住：耶穌充實地具有這個生命，爲侵入我們，耶穌才從他自己身上灌注給我們了。

所以耶穌最先得到的「聖寵」，不單是以他自己的名義去領受的，而却是用人類領袖的名義接受的。如此講來，就有我們這個問題的關鍵了。

從他到我們有一種生命循環着

我們在第二章內曾講到「天主的唯一子」，本來是和我們一樣地從一個母體而誕生的；也是亞當子孫之一的吾主耶穌；在他身上只有「一個自我」，「天主聖子的唯一自我」，即「天主聖子」；我們又講過，在他人性受生之初刻，天主與人的奧妙結合就實現了；因而他即具備一切的特恩與特寵，充溢而裝飾着他的心坎與靈魂，肉體與精神。這是合乎真理的。

但他雖有這些恩寵，福分，而仍能受苦，這是一個奇跡。在一切恩典中最大最要的，就是聖寵之所賜；耶穌和我們都有它，不過若以所有的程度而論，那耶穌之高出我們，恐不只幾千萬倍了；這聖寵也給了他「天主聖父的愛情」，和「聖三全體」的居住在他的靈魂內。

在第三章內，我們已經說過，依照天主的意思，這個唯一聖子，當在世界人類的歷史上，盡一個與亞當相似的重任，即做人類的救援；但亞當是不可能的了，因為他曾做了人類喪失「超性生命」的壞事由。倘使亞當若願意的話，他本能使授給我們一個成全的本性，滿載着一總非凡的恩典，而並無軟弱與苦楚——這兩樣「法寶」而今成為我們所有的祖傳蔭庇了。亞當他本來負有傳生人類的使命；在原始自然的美妙境界中，他已備有了這個生命。現在我們所以還能保有這肉身的生命，就是因為我們人類的始祖亞當，他把生命留傳給我們的原故。但我們的生命已是貧窮了，比原來生命的地位實有「天淵之別」的距離了；這是因為我們的始祖亞當，把他為衆人所接受的生命源泉給弄髒了的原故。須知他的行動與生活不僅有他個人的名義呀，却是有人類首領的名義啊。

在甚多也負有與亞當相仿的事件。他所領受的「聖寵」，不但用個人的名義保有「它」

，他並用人類首領的名義去接受的，他且負有使命將這生命留傳給他當救贖的人類。他要留傳的生命，並不是純粹人性的生命；因為亞當對於這個職司已盡到了。他所留傳的生命，是屬於別一性能的，那即是「天主的生命」了。耶穌對於這個重任可沒有像亞當那樣的給就悞了。他接受超性的生命不但是爲了他自己，也是爲了我們，他沒有妬忌地留守他的富源僅爲他自己；他對於「天主的生命」也沒去損毀或妄用了，從他充實的寶庫中，他很豐富地賞給一總人恩寵。

如同一棵葡萄樹的有力而強勁的根，從土壤中吸收滋養料，把它同化了以後，再輸送到樹的全身與枝杈中；同樣基多的靈魂，給完美的聖寵和天主的生命浸潤了，此后，將這聖寵再貫輸於各時代的人；即因「聖洗聖事」，將他們與基多打成一片的人；得在他們不加阻力的條件下，使他們做天主的兒女而使他們活于超性的生命中。

聖保祿向最初的教友解釋「聖洗」的意義說：『你們一總已受了洗的人，是因于基多的死亡受洗的。……因于洗禮，你們披着基多。……你們的受洗，就是爲組成一體。』

我們是基多的身體

爲替代葡萄樹與葡萄枝的比喻起見，聖保祿又用了一個與此大同小異的，更能讓人注意的比說，即一個身體的比喻。基多和我們合成了一個身體，基多是頭，我們是四肢；這一身體的力量，不是靠一種液汁，也不專靠循環流動的血液，却是靠着一個靈魂，生命的唯一因素；全身的存在與運動，是靠着它而來的；它使心臟跳動血液循環；它使四肢動彈，細胞增長；總之：它利用或指使這一切器官，肢體，與細胞的「新陳代謝」，且各別複雜繁瑣的作用，來實現生活機體的奇妙事蹟。

在人類精神的生活，在每天一切靈魂發展的歷程中，也要經過同樣的事情。一切前後相繼來到世上的人，既而認識基多，後來則因于聖洗及其他的聖事，或其他的方法而得領受他的聖寵；後來即便死亡來臨，但他們也是不會消滅的；因爲他們的靈魂是常常活着的，而在現世的一家，將來到天堂仍能來一個「全家團圓」；這一總的人，就好像一個身體內，常常活動而變換的細胞們，來共同組合成一個活的機構，且十分統一的機構，即「基多的

身體」。

他的神妙神體

這裏所說的，很明顯地不是指的耶穌的人性肉體；這個聖身在受難後，帶着五傷的創痕復活了，現在居在天上。這裏所講的身體是看不見摸不着的；它的統一性也是特別奇妙的；所以我們稱它爲基多的神妙神體。但它是有實際性的，因爲它的肢體是實在的，而連絡它們的統一也是真實的。這些肢體，有些還活在世界上，常常能夠因不幸而犯罪，和基多脫離了關係；有些已經很光榮地活在天上；還有一部分在煉獄裏做着補贖，但他們是有着可靠的永遠幸福了；這一切的肢體都是因于聖洗而與基多成爲一體的，聖寵將他們都做成了天主的義子，而同時成爲基多的活的肢體。

在信友們彼此間，也有一個真實的連繫，將他們促成接近與統一；這就是我們在前兩章內所講的聖寵；也就是「天主的生命」；這不僅是一個名詞，却是實際賦在靈魂上的，將它變化使它尊貴，且使它能够奉天行事。但這聖寵是如何來的、是從基多的充滿完美中來的；

這天主的生命，也是從耶穌轉給我們的，因而將我們全體的信友們做成了一個。正如同在同一的身體內生活着；但現着更完備的樣子。

在他體內有統一性

在一個身體內生活着，有一個真正的統一性，但這統一性不屬於某器官或某細胞，也不屬於某肢體。倘使如此，那每一個器官或肢身，就會各行其事，各奔自己的任務，也不管自己的鄰居如何，甚至都不曉得它的存在。要理想會它們中的一個，在一時刻內所做的美妙工作如何時，就只須看看它們死時的光景就夠了。身體一死，它不立即消失；它不即時揮發成氣，但它腐敗得很快。因為現在沒有公共的動作了：肺臟不輸送必要的養氣了；心臟不使血液循環了；窒息的細胞也開始死亡了。可是常身體活着的時候，却有着一個奇妙的原因，至少我們可以看出它的效果，它使統一實現，它確保全體公共的動作與各部的進展。

在基多的神體內也有同樣的事實；內含肢體的衆多，是不可核計的；它們彼此間的不同，比身體內各細胞所有的不同作用還分歧；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個性，他的脾氣，習慣，和他

的行爲；對於奉行或反抗天主的事業，每人也有他的自主權；關於各個人發展時的環境，也是十分不同的，且是屬於常常變換的：如社會等級的差異，職業地位的差異，文化、教育、種族、國家的差異，還有住居和時代的不同，以致在世界上找不到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人，也沒有兩件完全相同的事。但在這千變萬化中，基多的聖寵滲入而勻齊；它漸漸且溫和地，可是靈巧妥善地，行動有力地侵入而變化一切。它進行的方向，能確保全體的和協與發展。聖保祿說：「是從這首（基多）、全體安排整齊堅固，藉着百肢的連絡，彼此相助；接着各體的功用，各盡各職；身子才發展而成長。因着愛德，日新月異地才達到了善境。」

因子他

可是這個情形，比人體內的各個動作更奇妙的多了。

在我們身體內的「生長因素」，即引導一切的「那個本能」，「它」自己却是盲目的；它不知道它自己做的事，它也不認識它的能力所及的那些細胞和肢體。相反，基多却十分明了他的方針，他要做什麼事，他正在交接那一個。沒有一件事逃出他的知識範圍，就如同沒

有一件事不在他照顧或預料的範圍以內。在現世極不重要的一個人，耶穌却認識他；他對於他們每個人，也用着嚴正的細心去注意，對於他們的極瑣碎事端，也不放棄、也不遺忘。他認識他的肢體的情形，比一個朋友認識他的至友、以及他朋友的優長和需要，更來得透澈；也比一個母親對她小孩的照顧更認真。他對我們的認識、喜歡、與愛慕；並不是凡凡不留意。他領導，照顧他的神體，不是囫圇一概而論的；他却對於這身體的每一細胞，都當心照管，他把它們一一成就起來。

每一肢體應有它的方位

對於起初的教友，雖然不需要保證這端道理（因為他們並不懷疑），可是聖保祿特地以這個比方來說明其意義。在他身體內的每一肢體，都有它的生活與方位，而且它們彼此間不常存有妬忌，好像某一部分比旁一部分更得寵更受喜愛似的。『相反、像最軟弱的肢體却是最要緊的；我們以為最不值得敬重的，却要更重視它們，在我們身上最不足道的反成爲我們最最留心的對象；那不端雅的，我們就越發叫他端雅。我們那本來端雅的，倒不需要如此的

當心。天主是這樣安置了人身，他對於次等尊貴的肢體，却賦以更多的體面，他對於身體的各部且不願讓它們分離了。」這個不過是聖保祿的一個比喻。在基多神體的實際方面是更美妙更正確的。基多對於每個肢體都加以留神與照顧。這個意思他自己已經說過了，他把他自己比做一個善牧童說：『我認識我的羊，而我的羊也認識我，……看羊人領導他的羊時，他在前面走；他用牠們的名字呼喚牠們每個羊。』所以他在他的身體內給我們所留的地位，與職司，無論是怎樣，他的熱切愛情，都傾注在我們個人的身上，對此我們是沒有疑惑的。他急于將「聖寵」授於人，既和順而又堅強，不是隨隨便便地，也不是偶然不加以注意地分送「它」的幫助與鼓勵；却是用着一種正確，和無限明智的方法。

因此，他的神妙神體的統一性，比起我們人體內的統一性來，更是完美。

它的個性和特點

這更完美的統一性，還有一種特點，就是：它雖是很奇妙的樣子，但却很尊重各個肢體的自由和個性。在人體的各個肢體是彼此不同的，這個不是表面的差異，却是十分深刻的；

關於這種的差別，就科學的指示，我們知道直達其細胞和組織。但這種差別若比靈魂界的差別更是懸殊的多了。『人們可以說，聖人們的創作性與他們間相對的獨立性，就是他們公共所具有的特點』。這句話，是一位有嚴正深切閱歷的作家所寫的；他所引證的比方如：伯多祿、若望、瑪達肋納、瑪爾大、保祿；聖本篤、聖多明我、聖五傷方濟各都是。他這言談，是很有道理的。受聖教會所恭敬的一切正式聖人，都是各個不同的。可見基多的聖訓並沒有將他們每個人的特點給磨滅了；他讓他們的特點與個性都繼續地存在着，不過將他們的劣點加以改善，不合乎正規的加以修正而已。基多所實現的統一、是不能劃一的，許各個聖人都保有他們自己的特點與個性，是不能使其成爲一貫的；所謂「人心之不同，正如其面然」。不過照像館所陳列的某一人的好多背影，是可以一樣的，但在這神妙神體內，就找不到兩個肢體是屬於一貫的。

它的職司

所以在基多的神妙神體內，雖有十分確定的統一性，然而都保有各個人的特點與個性。

各個人有各個人當盡的職司，和別人是不同的；猶如他佔居了一個被指定的不同方位一樣。一切人不當勉強着與別人有同一的活動、和被召的宗向。試看人體內，關乎這個情形是怎樣的。『倘使一隻脚說，因為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屬於身體；它就不屬於身體了嗎？倘使耳朵說，既然我不是眼睛，那末我與身體是無關係的了；實際與身體的關係就減少了嗎？如果全身統統是眼睛，那末聽覺在那裏呢？如果全部都成了聽覺，嗅覺又怎樣呢？倘使全體各部都變成了同一個肢體，那身軀又到那裏去找呢？可是天主依着他的意願，在他的身體內，對於每一肢體都給了他們一個一定的方位』。在基多的神妙神體內，是有同樣的事實，但是更要深一層；在它內的職司是很多很多的，幾乎是無限制的。各人有他應有的特恩，有他受生的目的，有一個天主要他盡好的職司；他盡了這職責，就能把他暫時與永遠的宗向，以及他在社會上的行爲統統調和起來。天主要我們做青年的教友，不是沒有目的的；他對我們所選的學校，和我們讀書運動的地方，已經預料到而爲我們打算好了。天主將我們安排在這種光景中，就把我們的生活方針給定了，同時也受到許多勢力的影響，在這個時候，我們當抓住要領，適應環境，努力成聖，而並將自己所處的範圍，改化成公教的小園地。

於是全體發展成長

在以上所述的各種情況中實現了最偉大的事業，和最驚人的奇事，對於這些、我們常深信無疑。利用這千變萬化的無數成分，基多，經過不知多少地域和從昔至今的一切世代，才漸漸地組成了這個神妙神體；遂活於超性的生命，發展聖德的果實，保有一種完全的凝固力，和異常統一性的奧妙神體。

我們生長於這個機構內，並覺察不出實際的全體，和我們的職司來，但基多可完全知道。而且他用奇妙的手術，穩當的交接，和顯著的能力，引導着一切去努力，將總的肢體都聚集在他所瞄準的目的。『如同一個孩子看着他母親用着巧妙的手術，拿着兩個長針鉤挑於毛絨與絲綫間，要做一件毛貨；把那根活動的毛綫，這裏切斷，那邊接上，小孩子知道這個靈巧的技藝，是有相當理由的；他知道他母親的擺弄絨團，或是截斷絨綫，並不是如同他那胡亂無章的玩弄什麼，却是爲給小妹妹做一件美麗的衣服。這小孩子是就耐着性，注意着這不能懂的工作，終於欣然見到從那雙靈巧的手中脫出一隻可愛的小絨帽，和一雙稱心的小花

襪。同樣、一個人用着整個的信賴和理智去觀察天主的工作時，只看見絲絨漸漸地組合起來，一個形像捲成了，所刺繡的奇妙圖像也隨着慢慢地顯現而完成。有時、人能即刻感覺天主的計劃，……有時許又看不出來，終究爲什麼這地方用這樣顏色的綫，爲什麼那地方留了一個空洞，又爲什麼這根綫不織在旁的地方，這些他是不懂的。他焦急着，望着，偵候着，比較着；尤其他有忍耐地期待着。忽然這工作完成了，出現在他眼前，十分完美，毫無瑕疵；這時才知道，每一根綫，每一處顏色的配合，每一個空洞的留放，都是必須如此的，不能改換代替的，各自佔有自己相稱的方位，才使得全部的繡活顯出神奇，貼乎「天主的成全」。何時人見了天主最正確的建築物，就感覺它是無限景地偉大，毫無舛錯，而且又是複雜的，一切綫紋的恰當和雅觀，精緻與玲瓏，又豐滿又富麗，總之，是最嚴密最聰明的經濟手術做成的，他看到了這個，又將如何地悅樂稱羨呢！

在這浩繁的工作中，果有一個生命的最高因素存在着，那就是「基多和他的聖靈」。因子他而實現了統一，也可以說是因子他的「滋養作用」，和他的明智指導才告成功的。因爲這和那母親所做的手工活不同，這不是表面的工作，基多的這個工作，不是將絨綫繞來繞去

，也不是把棋子在棋盤上擺布的工作；這却是屬於內部的工作，是基多在靈魂的深處的工作。我們可以想像那個流經樹幹而變化「接枝」的液汁；或那循環于全身而侵入細胞的血液；基多的工作與此正相仿。

基多收撫他的肢體

因于他的聖寵，又因基多為他們曾死在十字架上的功勞，於是一總的靈魂，一個個的被收撫了，得救了。為變化他們和他們的行為，基多把他充滿着的「天主生命」而輸送給他們。他們就是活的肢體了。他對於這個生命，還能使它發展，加強，果敢而活潑；關於他的方法，或是間接用他所建立的聖事；或是他直接更進一步地侵入。又因為我們這許多細胞仍保留有自己的自主權，而用我們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去做事；基多呢，為引着他們去做有益的事業，或走向一個能加強他們有犧牲心的坦途，因此，他在每一時刻內，都參與他的肢體的生活；不祇可引起一種好的行為，且叫他們喜歡接受所謂單調和勞苦的工作。他將人的好志願又燃着了「興奮之火」，使他們起初不敢着手的事情，而今變為容易有興趣了。基多常常不

停地督促他們前進，使他們更能相以基多自己，而依着他在世的生活去走。

他活于他們之內

倘使因着聖洗聖事與聖寵的種種關係，得和耶穌的靈魂結合在一起，完全聽「天主」之作爲時，「他的神國」，就要突飛而猛進；而人的生活，雖表面活在世上，而實已成爲天堂了。因爲基多相幫人所做的，都是善的，都是能得到快樂與幸福的，也都是爲顯揚「天主聖父」的優越光榮的。天主不喜歡我們有鬥爭，壞事，和我們的苦楚。如我們聽他擺布時，他一定將我們改善了。現在的基多，雖在天堂享福，但仍能奧妙地生活在他的每一個肢體內，所以他一心要，一心只想着以前他在世上時所追求的事情，那聖父的光榮和他兄弟們的幸福。而今爲實行這兩件大事，他要用我們的靈魂，我們的心，唇舌，以及我們的手足去自己做。

一個做母親的用她整個的慈愛去愛她的嬰孩，而耶穌呢，不但用他自己人性的深切愛情，同時且以超性的愛情通過她那所謂「慈母之愛」。如果這個母親與基多合作時，這孩子不

能得到更認真地教養嗎？不曉說，比着普通的小孩一定要勝強百倍了。青年的信友，明白組織起家庭來，他的希望不就是這個意義麼？

對於一個工人，一個田裏的農人，基多都加給他們一種完備高尚的賞識；就是：「天主」正希望人與他合作，幫忙他完成物質的創造工程，好使這個世界更優美，更方便，許多人更得以享受；但同時也爲利用這種物質的一切進步，拿來讚美「天主」，因爲在萬物中，僅有人能夠唱出讚揚「天主大父」的莊嚴隆重歌曲。

在一對學生或兩個學徒彼此傾心對話的時候，基多在他們喜笑的嘴邊上，設法流露出一種生命，愛情，與潔淨的消息，像這種友愛的交談，在兩個青年人是最天真最誠實的，並沒有盛大典禮的點綴，沒有「村學究」的自命不凡，也沒有半點兒憂鬱愁苦的態度。在談笑之間，他們可以討論種種問題，研究種種概念，他們也可以表示真切的愛德；或以朋友互勉的精神，使一個怯弱者變成勇敢，委靡者變做振奮。

他藉着他們發揚光大

基多既把他的精神已灌注到他那生活着的肢體中，又啓發了他們一切有益應做的舉動，他就因着他們的工作，常常繼續做他讚美天主的事蹟——這是在基多受生之初，已開始了的；但他依着他所成就的「神妙神體」的比率，他將這個事蹟加強且使其發揚光大。

每一個人，同着基多，在這光榮的責任上和他不可分離地結合着；是他的兄弟，而又是他的肢體，當然也在讚美天主。肢體的參與工作，是基多要求的，因之，他的生活就有了一種十分美妙地確切意義；他的合作是不能代替的。在讚美天主的大歌曲中，每一個信友都該有他自己應奏的音腔，別人是不能代替的；因為每個人所處的環境與秉性都是不同的，如彼此往來的關係啊，智力呀，才幹哪，品性道德啦！等等屬之；因為基多對於每個人原來所賦給的資質不同，這原是基多為他們能夠盡職而特選的。

結 論

每個教友既然是基多的肢體，從這個事實的意義上，可以找到幾個確切的結果，至少可以有（一）關於這個事情，包藏着一種人所不能想像的親密關係；（二）此事要求一個時時

刻刻絕對信賴的虔誠順從態度與心情。

居在他內……………

親密是什麼呢？那就是我們因着基多應當成立的親密關係，因為惟有他和我們中間實現了共同的生活，和我們給他隸屬的關係。在上一章內，關於我們所講的「天主之在我們內的生命」，與居住的言辭，一些也不能夠節略。因于寵愛，我們確有了「天主聖三」的居住和愛情。但這裏需要加上一個微小的解說：即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於吾主耶穌基多的居間事實而得到的；我們更可以說：是因爲我們之「在基多內」而得來的。我們的超性生命，惟有在他內，才能得到，若在他的奧秘神體以外，或脫離了它，是萬萬不會有這生命的，（猶如脫離了葡萄樹的枝枝，或人身的肢體，它們一定不會有生命的了），所以我們惟有在他內，才能保有與天主的親密關係，和「天主聖三」的充滿愛情地居在我們內。

惟在他內，正是從前我們記載過的聖保祿所說的話：因爲我們有天主兒女的名義，所以要保守潔德；又因爲我們是聖神的宮殿，所以要特別看重自己。從這個事實，很可以表示出

我們是基多的肢體與我們是聖神宮殿的關係。上文我們已經說過了，這裏不妨再來細談一下：『身體不是爲不潔的；它是爲主的；……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就是基多的肢體嗎？我們不可以將基多的肢體做成娼妓的肢體呢？……誰犯不潔之罪，即是相反了他自己身體的罪。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就是你們所蒙受的聖神宮殿嗎？而你們已經不屬於你們自己的了嗎？』

我們的超性生命，一定要受有基多的印章：因爲我們是公教信友，我們屬於基多，我們是他的肢體，所以我們才是天主的兒女。除基多以外，沒有救援，所以我們應在他內。

現在我們對於這道理的真義才知道；正如本章開首所談的教訓：『你們當居在我內，我也居於你們內……誰居在我內，而我也在他內；他就結出許多的果實』。這個並不是矛盾的。我們居在基多內，就如同一個肢體在人身所處的地位一樣，也如同身體內的細胞，不過是佔全身的一小小部分，且爲該身之一分子而已。可是若不在這身上又如何呢？那不過是一個無用的廢物而終不免於死亡了。基多之在我們內，正如同身體的生命一樣；它存在於全身的每個細胞內，且深入於它們，并將它自己生存的需要和它的整個活力加給細胞。一個細胞

之在人身，或葡萄枝的在葡萄樹上，都因有生命的關係，而得以生存滋長；但一旦生命達不到它們了，細胞和樹枝的死亡是毫無疑問的。所以基多的居在我們內，不但是應當的，而且是必然的。

……………
所發生的親密關係

因此我們和基多就有了一種必然的親密關係。基多，不遠離我們；他且活在我们心的最深處，他的聖寵遍及我們的靈魂，且使靈魂美滿和變化；他的力量加於我們的悟性和意志；對於我們的行爲加以指正，所以這個行爲是我們的也是他的。聖保祿對於這個道理，很誇張的發表了，他對於這事的志願和見解，也可以知道了：「我活着；不，不是我活着；却是基多生活在我們內」。

目 錄

所以吾主耶穌（是天主也是人），是整個兒在我們之內，且屬於我們；他既然是天主，他同聖父，聖神有一樣的名義，所以他居在我們內；但他既然也是成了人的天主，而因于他貫通給我們了聖寵，那末他的保有聖寵是毫不成問題的了；而且也以他的靈魂和他的心，作

爲在我們內。所以我們不是「聖父」的肢體，也不是「聖神」的肢體，我們却是基多——降生成人的「天主子」的肢體。

他和我們的親密不但是真實的，而且是時常的。就是在我們想不到的時候，他已很自然地生活於我們內，且爲我們祈求。這種親密的關係是十分貼切而「溫存的」：因爲他爲了愛我們竟不惜去掉生命；但仍爲了這愛情，他將這爲「贖罪的聖死」所掙得的恩惠，又分施給我們每個人。聖保祿不是這樣說來嗎：「他曾愛我，他爲了我把他自己交付（即整個的犧牲了性命）。」不僅此，聖保祿又有很合理的結論說：「因相信天主子，我就生活。」在另一封書信中，他把基多神體內的肢體和基多的親密結合的關係，說到了極端，于是他就拿來作爲教友們家庭中應有的愛情的最好榜樣了：「丈夫們，你們當愛你們的妻子，就如同基多會愛他的教會一樣吧，他爲着教會完全交付了他自己，好使它聖化，……丈夫們，當如此地愛慕你們的妻子，就如同愛你們自己的身體一樣；因爲誰愛妻子，他就愛他自己。從未有入仇恨他自己的肉身；他照管它愛護它，就如同基多對他教會之所愛一樣，因爲我們是屬於他那身體的肢體呀。」基多愛我們，就算他愛他自己，他如此把我們看成了和他一樣；我們就

是他的骨，他的肉，和他的身體。

在這樣光景中，我們還怕什麼呢？怎麼還能怕呢？我們尚可埋怨孤獨和被棄嗎？

讓他生活

但還有第二個實在的結論，就是這端道理，要我們這方面應有一個完全的訓順，即充滿愛慕的訓順。

如果一個葡萄枝能夠知道它是什麼，和它本身有什麼本能，那時它的志願將如何？它明知專靠它自己是不能生存的，也不能長一個嫩葉，開一朵鮮花，更不能結一掛葡萄了；所以它能有這些本能者，都是從葡萄樹來的，那末它除掉希望從根幹常常地能得到營養素以外，它還要什麼呢？倘使這件事是它出心所願的，它還不努力用它全副的精力向這一方面去幹嗎？再比方，如果人身的細胞賦有了悟性與自由；那為它們真有益處的事情，豈還不是將它們自身增大，以備好接受輸送過來的生命嗎？讓這生命的活力盡量地充足地侵入；我們無論如何，還能去抗拒這生活根源的奇妙作用嗎？說到這種作用，要使每個細胞繼續增長，好克盡

它的職司；即向着確保全身的健康和本細胞有福利的職司去邁進。

這對於我們不是正好的實際情形嗎？因為我們既是基多的肢體，無疑地，若在他之外，我們一定是沒有生命的，也決不會增長與前進了。「沒有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這是耶穌告訴我們十分明了的話；也是絕對真實的，毫不可疑的。他並沒說：你們不能做大事，也不能持久；却說：一點兒也不能做什麼。

我們既然有了信德，所以我們的理智一定得有天主的光照，這是沒有問題的，也是我們所熟知的。我們也知道愛人如己的基多，他有一個熱切的志願，就是要加給我們一個非常充實的生命，好使我們結出更多的果實，拿去光榮他的聖父。這也是我們所知道的。關於基多的這些宏願，能否「兌現」，那全靠我們自身的行為如何而定了。真可惜，因為我們有自由，所以也就跟着有一種能阻撓天主行為進門的可能了；也能夠不接受生命的侵入，或者能加以限制地，僅僅肯接受如橡櫓滴水般的，一點一點的生命。

人身體內的細胞，血管，有時發生所謂「硬化作用」，於是對於血液和生命的循環或流動，就有一種梗塞了。但血液與生命本身是不理會的，且無法加以改善：這是動脈硬化的現

象和它所發生的結果。在超性生命內呢？我們啊，也會發生這同樣的毛病。這或者就是犯死罪（大罪）的禍根，將自己和生命的根源完全隔離，如同硬生生地從身體上摘下什麼東西似的；或是犯一小罪，如日常的疏懶，過分講求安適等，這些雖不至和某多就脫離關係，但也不能充分接受他要送來的豐裕的生命哪。

不過懂得聖寵的價值，和隸屬於某多神體是什麼的人，對於這些拒絕愛情，服從，以及不肯訓順的事，都是頂大的禍患；所以我們應當謹防這種禍根，而應當懇祈「吾主耶穌」在他「仁慈之心腸」的憐憫下，來以他那能制勝我們反抗他的心的本領，去指使我們才好。

順 從

肯大量接受「天主生命」的侵入而又頗能順從天主領導的人，就有一種最純潔最高尚的前程與希望、在前邊開拓着。因為在這一類的合作事業中，不會有什麼誤會或陰影的遮蓋，忠實的靈魂是天主所希冀的；這裏也不會有怕懼和失信，因為某多要為他的每個肢體都能得到更完美更偉大的尊位和幸福，說到這個尊位與幸福，恐怕連肢體自己也沒夢想到哩。

於是全個生活受變化了；因爲在一星期內沒有一日，在一日內沒有一刻；甚至在我們一生的行爲中沒有一件：工作啊，休息啊，散心啊，祈禱啊，來往走路啊，睡眠啊，……是得不到生活在我們內的基多的合作的；同時，也是因於我們善意的向他所表示的樂從而成就的；沒有一件事全屬於我們，因而我們是極其貧苦的。基多因於我們而活着，常常不停地在愛我們，而繼續着光榮他的聖父；基多和他的年青兄弟們而同處，在工廠中作活，在田間耕種，在學校攻讀，或在病榻受苦，他不但同着他們，且爲他們祈禱。

「噯，信友啊，你可懂得你的尊位了！」你們是天主的兒女；你們是基多的肢體。因此，你們還能說沒有充分的快樂和形容不來的自尊心嗎？

在這些偉大的實際中：即這個許可的親密和那個已經佔有的幸福之前，此後我們若受到一些譏笑，輕視和凌辱，在我們的眼界中去看，又有什麼關係呢？

「哦，我嗎，我稿知不是死亡，不是生，不是天神，不是統領者，不是有力的，現今不是將來，不是極高的不是頂深的，也不是任何受造之物能把我失離天主，却是因我等主耶穌基多所賜於我們的愛情。」

祇有聖保祿一人這樣說嗎？還是我們全體同着他說呢？

Ⅷ 彼此相互的肢體

甚多，是我們的首領，我們的主子；他認識我們，愛護我們，他領導我們中的每個人：這就是上文已經說過的結論。如同他自己曾經說的：他用我們每個人的名字呼喚我們。

所以他看我們，並不是無數人中的無名肢體，就好像我們是雜在人羣中的一員，僅能見到這一大團人羣，而不能看清我們個人的情形；與此是不相同的。

耶穌對於我們個個人都認識，這是十分實在的。還有一件真實的事，就是他不要把我們置諸在這個弟兄們的圈套以外。

對此，只要稍加思索，那理由是很簡單的。他依照我們的實際情形看我們。那我們可就是那個極大團體——即甚多的神妙神體——的肢體：是他那身體的肢體，因而是連結於他的。但又是一個身體的肢體，所以和別的肢體是有關係的；與組成這同一機構的各部分，也是互相連接的；這些部分是各有各的方位，但都和我們一樣地參加實現這全體的整個工作。

吾主耶穌爲顯出我們因超性生命和他所成立的親密關係，他在聖經內特地用了葡萄樹的比喻，可知這不是偶然的；而聖保祿呢，爲訓示這個道理却用了橄欖樹的比方，尤其是以人體的關係拿來表示基督和我們的親切，統一的種種關係，更是體貼比真，用意深遠。

真的，在各方面來說，確實是一個活的機構，已呈露於人的目前了。那末，因此至少有四件大事來做這生活機構的特徵。

生活機構的特徵

第一個特徵就是在這個機構（身體）內，是有好多分子組織起來的：如同樹的有枝杈；身體的有四肢，器官和細胞。第二個特徵就是各個分子都是絕對不同的；機構愈進步，這不同的程度愈是複雜而顯著；因爲各種結構不同的器官，各有各的職司，互不相擾，而且是很清楚的。（如社會愈進步，分工愈顯著，此理與我們所說正同。）第三個特徵是將上面兩個現象撮合而加以修正，那就是在各部分的發展中所有的統一了：越是機構複雜，肢體互異時，這個統一的生命，越發顯得有力而昭著。這不是自然的道理嗎？

最後一個特徵，是更需要而合乎道理，與前三個一模一樣的光明磊落；那就是在各個肢體中存有一種緊密連帶的相互關係，它們彼此間都有影響，可是都處于不知不覺的狀態中。它們並不如同裝在機箱內的齒輪，一個個的挨着次序排列着，或銜接着；它們也不像一個機器上的零件，配備得那麼正確而靈便。可是它們合在一起工作，不過它們中間若有一個失掉效用了，那末其餘旁的機件也要跟着停頓了——當然，一個機件破碎了可換上別個來代替——但這些機件不是共同發展的，它們也不能增長，須知它們是沒有生命的啊。身體的肢體和樹的許多樹枝，那決不像紮成一束，或捆成一個麥頭的穗子一樣；也決不像田中整列着一般高的麥穗，它們同受陽光的和煦，微風的鼓蕩，身擦身的接觸着，亭亭玉立，搖擺不休。（主要原因，是它們沒有同一的生命啊！而各個肢體呢？……）

肢體是有連帶關係的

在同一個活身體上的肢體，其健全與否，是與整個身體有關係的，但對於別個肢體的安適也是有關係的。心臟衰弱了，或肺部生病了，不但它們本身上覺得難受，實在是整個身體

的各部都感到不適呀；比方腎臟或「胃先生」怠工而不肯盡職了，那全身的痛苦一定是很大的。那時一定冷熱交作，夜中盜汗，頭暈目眩，全身痛苦，這是什麼緣故呢？

聖保祿寫給哥林多教友的書信中，對於基多神妙神體內的各個肢體間相互負責的關係上，這樣說：「倘使一總部分成了同一個肢體，那末身體却在那裏呢？所以可有許多肢體，而能屬於一個身體。眼睛不能向手說：我不需要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着你。相反，身體上最不重要的部分，倒是需要的；……當「天主」造作人體時，曾要一切肢體百官，都「痛癢相關」，彼此幫忙。某個肢體受苦了，一切旁的肢體也要跟它受累。但某個肢體得光榮了，一切肢體也要分享其成。那末你們是基多的肢體，各自在他給你們安排的地位上……」

如果我們有工夫研究這五十年來醫學上所發明的、關乎人體各部互助關係上的確切智識時，那我們就很容易，來發揮而推廣基多神妙神體內的各個肢體，相互的連帶關係了。

這個比喻雖是很有趣義很有趣味，但以實際的關係來說，更是美妙，更是真實咧。

實際是怎樣？就是我們既然加入了基多的身體，那就是因于基多而在他內；因于我們有「天主兒女」的名義，而接受了超性的生命；因之，我們就必須立刻相互之間而連合在一起

了；我們都在這奇妙的集體生活中活着，我們往往不自覺地支付或收納；又因着有甚多奧妙統一性的彼此對待關係，于是生命和善舉也隨着交換而來往。我們不光是甚多的肢體！我們確實是已成了彼此相互的肢體了。

既然這兩件事是那麼密切地打成了一片，又既然因着我們的超性生命必須的包有它們兩方面；那末，我們須要了解這後一件事實的正確意義。

在甚多神體內

說到彼此相互的肢體，這句話含着兩個意思：即，我們彼此間並不是獨立不相干的，也不是互相不關痛癢的。我們不是獨立的，這是一個深奧的定律，雖然我們不大了解，不過終是有效果的。我們彼此間也不是「漠不關心」地去相處，這又是一條實踐的「金科玉律」，我們應當遵守它。

關於那種對於別人的獨立性，人們是常常想的到。在事實上，許多教友也是這樣想。但他們承認一個教友對於甚多不是獨立的，這種思想也是合理的：我們的所有和我們所做的一

切，都是從基多而來的；倘使沒有他爲我們而犧牲，那我們總得不到天主的交誼；倘使他沒有將他因苦難而得來的功勞賞給我們，我們總不會得到「天主兒女的超性生命」；倘使他不時時刻刻地照顧我們，我們自己也決不能在許多的阻力下，和百多的誘惑中保存這個「超性的生命。」

并且，我們應當很喜歡地接受這個隸屬於基多的關係，因爲基多是無限仁慈，百般照顧我們的主子；他所示意的親密，正合我們最高的願望。

因此，我們這個隸屬的事實，爲我們各方面都夠用了。我們一些兒也不覺得需要在我們的「超性生命」上，再重加旁的事物；另外在我們和天主和吾主耶穌的往來中，別的人物爲我們好像也是毫無關係的，更不需要他們（它們）再來涉足。

救自己的靈魂是我們個人的事嗎？

信友的生活和天主不是在親密地過活着嗎？神修的作者們不是讓人退避到靈魂的最隱密處，好和那居在我們內的「天主」對談嗎？吾主耶穌在聖經上不是叮囑他的門徒們，幾時要

祈禱，常走進屋內，關上門，在秘密中和那位看穿秘密的天主談話嗎？

救靈魂也是完全個人的事嗎？當我們不願人來拯救時，那一定沒有一人來理我們；即便天主也不肯——這是肯定的道理——「天主」雖不因我們的願意與否而造生我們，可是「他」不願意在未得我們同意之先來救贖我們。沒有人能替我們救我們的靈魂，反過來說，我們也不能代別人救他們的靈魂。基多身體上的每個肢體，每個細胞，都應當自動地讓生命進入；倘使它「閉門謝客」，或者半開半合，這也由它自己負責。

在這種情況中，似乎在我們「靈魂生活」的範圍內，別人用不着來過問；似乎「聖寵的生命」是最屬於我們個人的。

這種話不甚對。不但基多神體內的肢體們，即便是相距很遠的肢體，它們彼此間的影響也是有可能的啊；但這影響却在行使，而且也應當如此。爲了解此事，只須檢討日常生活的實際情形，再特地想想「神妙神體」的道理，自會明白了。

不是個別的

不錯，「宗教」是因「天主」和「靈魂」間的親密關係的「產物」。但這些靈魂都生活在身體內，居留在社會上，家庭裏，國家中。因之它們和別人，教友或外教人，都有多方面的接觸關係。要將這些因接觸而發生的關係完全拋開，能夠辦得到嗎？一個新生的嬰兒不是完全靠着他父母的好意與愛情而得到「天主生命」的聖寵嗎？那即是因于他們給他付洗而得到。如果他們疏忽了沒有給他付洗而死去，不是他永久就不能享見「天主」嗎？青年人，或「莘莘學子」之準備進教，能說他們沒有受到他人和公教著作的影響嗎？還有在超性生命的發展上，人們所受的教育，能說沒受到「超性生命」的影響嗎？還有人所見到的表樣；所聽到的教訓；所引起的注意；能說與此沒有相當的關係麼！？

所以一定有許多旁人的影響加到我們身上，至少在間接方面，能關涉到我們的超性生活。這個、每一時刻的經驗可拿來證明。

也不是自私的

但還要更進一步。「天主的生命」不是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的；「它」不能忘掉別人，

置他人的事務於不問。

倘使以上的話，都是正確的，那末甚多要把我們結合于他的生命，而加入於他的身體內，就如同他的肢體似的；我們各人有各人的個性，才能，財富和自己應盡的職司。可是就如同處在一個身體內，每一肢體應有它的地位和職司，但不是讓它只管自己的；眼睛生來爲看；倘使它不能忍受強光的刺激，這表示它有病了，它首先要受痛苦；但它的職司既是看，那麼對全身是有很大的好處的，使手的動作能有明白的適應姿勢，腳的行路可躲開阻礙，得以順利進行。胃口有胃口的職司，和眼睛或別個器官的職司絕對不同；胃如能照常工作，身體則得以康健，否則不但它自身感到不適，就是身體全部也要隨着不舒服了。因爲它是供給整個身心滋養料的來源啊。其他各種的器官都和肢體有密切的同樣關係呀。

既然它是一個肢體，它並不是爲它自己單獨而存在的。如同在一個正確的機器內，每個齒輪都製作的非常精細，連十分之一公厘的舛差都沒有；但它不是自身單獨去應用的，却是要同着別個機件去動轉的；所以它要依着它的地位與職司，而配備到全部的機器上去。

我們在基多內互相連帶的事實

我們是基多的肢體。所以我們又必須是彼此相互的肢體。

那就是說，不管我們知道或不知道，反正我們對於別人是有影響的，而別人呢，也一樣的跟我們有影響。我們有我們當盡的職司，要超出我們個人利益的職司；它要射出光芒照到別的肢體上，別人的職司哩，一樣的要照射我們。

這就是說，我們的「靈魂生活」不是單獨的，是有着美妙的責任在支付着收納着；我們的命運是和基多別個肢體的命運連帶的。沒有一人能獨自救靈魂，也沒有一人能獨自失掉靈魂。聖保祿的話又來了：「倘使一個肢體受苦，一總別的肢體也同着它受苦；一個肢體得光榮，別個肢體也分享其成」。『以集體論，我們在基多內只是一個身體；若以個體論，我們是彼此相互的肢體。』

不是這樣，也是可能的。儘管可以承認個人連屬於基多，就如同「惟一生命」之源和「惟一救世者」一樣。正是，「天主」可以照着麥田中並列着的麥穗，彼此無關地去安排我

們。可是「天主」並不這樣。他却把我們定規在「同一身體」上的肢體和「同一葡萄樹」的枝子——這個身體或葡萄樹是誰呢，就是基多。

我們對於這個不能反對。我們也沒有選擇的自由，不論我們是個別的直接連結於基多，或者我們同着別人連結於他。沒有兩種超性的生命，可任我們選擇。惟有一種生命，那就是使我們脫去自私，妬忌，狹隘情感的生命，爲使我們，勿寧說是勉強我們有一個寬大爲懷的心情，就如同吾主耶穌的一樣；如此好使我們全體結合在親密的兄弟友愛中，投奔到我們的聖父跟前去。

實際說來，我們爲什麼稱「他」爲我們的「在天之父」呢！

所以「聖寵的生命」，把我們彼此連結起來，不僅是基多的肢體，而且是「彼此相互的肢體」了。

諸聖相通功

而今將比喻和表像先擱置不談，要來看看關乎我們相互間的道理如何，在實踐方面包含

有些什麼？

它包含着一種人們平常所稱的：「諸聖相通功」。就是說在基多神體的一總肢體的範圍內——這肢體有的在世界上，有的在天堂，還有的在煉獄——有繼續不斷的交換作用，不過是見不到的，往往也是覺察不出的；實際却交換着一切超性的互助，能力、奮勉；以及功勞，補贖等。

這種交換，大概是見不到的；不過有時也在外面顯示出來，如同「神哀矜」和「形哀矜」——即是救助人靈魂或肉身的善舉——去加入傳教工作，或服事別人等行爲。這種外面顯著的事務，我們要到後來再講，所以暫時不再多說了。

但在大多數的時間，這種生命與精神援助的相通，都存留在無形事務的範圍中，往往人們自己也不覺着它們的發生和去留，惟有「天主」認識得非常清楚。

……祈禱是相通的

比方在祈禱的範圍內，就是這樣。這個範圍十分廣大，十分複雜。如讚美「天主」的祈

禱；爲人轉求的禱；求恩的禱；以及欽崇「天主」的禱。人能獨自祈禱，或和大家一同祈禱。人能奉獻自己的禱，或恭與彌撒祭禮連結于甚多的禱和祭獻。須知祈禱，在天主來看是很有力的；並且吾主耶穌在受苦受難的前夕——占禮五晚上所許的話，是十二分的明顯：「你們當居在我內，而我也居于你們內，……倘使你們居于我內，……你們可祈求你們所願意的而將賜給你們。」就這道理的原由我們可以曉得：當我們靈魂上有聖寵時，吾主耶穌用了我們的唇舌，親自在祈禱。

那末有多少人，祈禱而後，從世上升到天上去呢？實在說罷，沒有一個會得不到效果的。有許多的禱，是沒有指定爲誰的禱，如：爲煉獄中的靈魂，……爲傳教區域，……爲受苦的人，……爲在危險中的某一部分人，……因了這些祈禱的工夫，總能得到好處與效驗。一個小姑娘在她不工作時，很虔誠地爲某人祈禱了，「天主」把「聖寵」就賞給那幾百里以外的某人，他能知道誰爲他求得的這個「恩寵嗎」？在歐洲或非洲的教友——他們的文明程度雖有不同——能爲我們中國的人求得很多的恩寵，或關於教友的修成，如青年的毅力等，或關於外教人的歸化。

我們指定這個祈禱是爲某人或爲某種目的的，「天主」一定能把它歸降到我們之所求的，或者因有阻擋我們這目的不能達到時，「天主」一定給我們換一個更有用處的方法，使其發生效力，總之，我們的祈禱終是有用的，而不是空虛的；因爲「天主」對於我們靈魂的需要，知道的更清楚啊。

所以信德愈堅，愛「天主」更虔誠的人，當以他們祈禱所得的效果，去援助力量脆弱的人，需要幫忙的人。再者因一個祈禱工夫所得的價值，和它對「天主」聖意所生效力的大小，是要看祈禱時的愛情如何，及天主兒女本身的聖德如何而定比例。所以在所謂教友的整個大家庭中，是常常不斷地爲人轉禱，或託人爲己祈求；這種「交互祈禱法」，正可使靈魂上富有聖寵者施與貧窮者，較善者去援助欠佳者。

實在我們，受到他人爲我們代禱的好處多，而我們自己爲他人轉求來的好處少。我們不該忘記在天主身傍的聖人們，他們是我們的長兄，他們並不需要別人爲他們祈禱；因爲他們已得有了他們的救援，已享受天主的幸福了。而我們個人呢，誰也都有幾個熟識的人，曾經愛慕我們的人；也都有幾個關係密切的戚友，現在有的在天上。須知他們的祈求是有力的，

恆久的；這種祈禱，就如同生命和力量的要素，要經過基多的手而達到我們的靈魂上。

苦楚是相通的

在功勞的範圍內，還有一些與上面相仿的交換作用：即受苦，補贖，和寬免的交換事實。一個教友能補救他曾經犯過的罪，疏忽和怠惰。但也有為他們自己曾作了好多的補贖，而仍繼續為別人犧牲自己的。有幾位是常常地在受劇烈的痛苦，也不管是身體上，如患病；或是心坎中的，或是靈魂上的；但他們毫無反抗，而又無抱怨地接受一切；他們奉獻一切，都照基多的意思去作；却為着那些不願犧牲或不肯接受正常痛苦的、懦弱的靈魂；也為着那般根本想不到自己有罪過，或應做補贖的人們去做一切應做的事。在基多的「寶庫中」，天天有許多贖罪的功績獻進去，以備他處治有罪的人；吾主看着這種功績與價值所生的效力很大，因為這些功績都是從他所鍾愛的肢體來的。基多要在適當的時候，將這些功績賞給他所看的人；好在他死時，補足他的缺陷；或當他失足後，扶他起來；或為使他「聖化」。「哦！基多，我願我今日的苦楚，如同你的犧牲一樣，好拯救我的一總弟兄們」。這個禱詞，這個

奉獻，人們有時覺得它分量太重，不易作到；實在呢，這靈魂與肉身的困難，就和基多的祭獻連合了！如此、我們試想一下，爲幫助我們弟兄們的成聖，不有很大的效力嗎？我們雖不知這些善功是將爲誰發生效益。同時受惠的人，在未升「天堂」之前，也不知道是誰幫他得到的。啊！沒有關係，祇要以我們的苦楚而換來的功勞幫助了旁人，也就夠了。

但在我們之前，有過多少這樣自獻的人；我們恐怕已受了他們的恩惠了。

生命是相通的

「諸聖相通功」！彼此做肢體！那我們永遠不是獨立的了。即便我們的祈禱，我們的苦楚，都是彼此有關係的。也是有價值的。我們的愛情，還有我們的超性生命也都是這樣的。

因爲「天主」看他兒女們的舉動，都是有價值的，就如同從前基多的行止一樣地有功勞！像他孩提時代的行動，和快活，他少年時代的交情，以及他傳教時代的熱烈情緒，這些都已獻給「天主」了；和他爲他弟兄們所受的苦難，都得到了新的祝福，新的恩寵。可是基多他自己並不必需更成聖。這麼說來，基多既用不着再加聖寵，那我們都因他而得到它了。我

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聖寵寶庫」，就是這些恩寵積成的。在基多之旁，有「童貞聖母」，有宗徒們，有各時代的知名和不知名的聖人們，把他們的功勞都加入于基多的功勞庫內，於是就和他的功勞涵而爲一了。基多呢，將這些功勞再發放給我們。

因此，繼續不斷地各盡所能，把他的生命，轉求、苦楚以及功勞等，都如同血液循環般地流通於神妙神體的全部，而達到最遠的肢體內。我們每個雖然不知不覺，但却領受了好多不相識的弟兄們，爲我們拚下的祝福，救助和聖寵。最窮苦最懦弱的人，在這「寶庫中」更可盡量地拿取財富與助力；但他們的所獻甚微，而所取呢，倒是很多，如此恰成反比例。不過基多的身體並不因此而減弱，反以此而增長，還能趨近他的完備和成全，所以說，那個教友還怪怨人家的從寶庫中汲取恩寵呢？

沒有一人是孤子被棄的

超性的連帶關係真是一種奇妙的事蹟；從這裏沒有一人是被棄的，除非那些情願退出，或已受最終審判的地獄中人。除這種人以外，一總的旁人，即便是很大的罪人，外教人，都

能沾溉這些財富與這個生命。煉獄中的靈魂，不能再爲自己立功，不過他們是屬於我們的轉禱和祈求者；但他們也終能愛慕，祈求與轉達啊。我們在世的人，既能接納亦能支付。當然我們領受的多，而供給的少，因爲基多並非願意我們活下去就算；實在他是要我們的生命時常增長與成全。

所以在這一總的肢體中，有着一種永久的交換，和不停地增富的事實。凡加入這個團體與生命的任何人，只要肯副合基多對於他的期望，並任憑耶穌作爲的人，都應供獻自己的一分功勞，而大小不拘，來加入于這個公共的「事業」。所以我們可以說，誰提拔自己，就是等于提拔世界，這是很合理的。這種人除了立表樣以外，雖然有少數人得到他的利益，但他所獻給基多的功勞，補贖和轉禱，一定都在增進；他愈是聽「天主」的安排，他也愈受「天主生命」的侵透；易言之：即他愈能中樂「天主」時，他的祈禱也隨着更有力量，而他的一切功勞也愈見強大。在相反的一方呢？凡拒絕生命，凡和基多隔離之人，那不但對他自己不利；就是對他一切的弟兄們也都有所不利，因爲他把他們獲得生命的期望也給打消了。實際上，他是拒絕了天主預定着他做的而且是非他做不來的工作；于是就如同在人身體的機

構內，某個器官運行不靈或生阻礙了，那末身體的他部也跟着發生病態和不安：所以那個人的行為，同樣要影響到旁的人，是毫無疑問的。

彼此相互的肢體。這種因基多而實現的「超性生命」的概念，與一般教友對於超性的生活所想的，僅是一種狹隘、自私、個人主義的觀念，却是與他的意思差的很遠。須知基多對他一總信友所要求的連帶事實，若比起一總國際的政治家，教育家等的互助精神來，是格外的寬大而公開——即合乎「天下為公」的意義——，不過更要加強而真實；因為那些國際的專家們是只限于一個階級的，他們的利益也是和別人衝突的。

公教會、基多的神妙神體，是和世界一樣的寬大為懷；是不分畛域的，也是沒有國界的；總之：是一視同仁的。

所以基多的肢體，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間不相干的，各自獨立的。因而他們彼此間是不能漠然冷淡的了。

肯定了這個道理後，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更要進一步地去探討這端道理，在實際方面的合理結果了。

在同一身體的肢體們……

相互隸屬的事實，在肢體中是不知不覺的存在着，而且是常常如此的。受洗的孩子，和基多連通了，同時和基多的一總肢體也有了連帶的關係。雖是一個從未會聽到過這些道理的人，或是他根本就沒想起這個事實的人，實在呢，却在公共的「寶庫」中沾溉了好多的恩寵。一個沒聽到基多名字的外教人，那當然更聽不到關於他的神妙神體的道理了，雖然如此，或許因于「諸聖相通功」的效力，而得救了靈魂。

關於基多這神妙神體中，一總肢體的連帶互助關係，到底不是一端專為給特選的人用的奧理。聖保祿對於這端道理很豪爽地講給他的新教友們了；而且他的勸諭和他對於實踐的教訓，也都是依靠着這端道理而來的。

果然，我們既有了悟性和意志，那我們做事須得懂明白了我們的方針；我們處理我們的財富，也當認清如何我們能將它引出有益的效果。這樣我們才配稱一個人，才能做基多的信友。

彼此漠然無關是不對的

既然了解了以上的道理，一總的信友，都因于基多的聖寵而成了彼此的肢體，那末一個奉教的，由此可得以下的結論：基多的肢體們，不應漠不關心地相處。所以別的肢體對他（一個信友）說不是外人，更不是敵人。既然他們不但和他佔在同一的地位上，而且是結合於同一的生命上，將他們的關係接近而成爲「天主的兒女」了。你怎能說是外人呢？更不是敵人：因爲他們的利益是共同的，他們的命運是互相連繫的，所以他們個人的幸福也只能在這全體（正個）的發展下而達到目的。

冷淡，漠視，正是待人如同外人或敵人；好像別人的幸福和我們沒有影響，或者他就沒有幸福可享，又與我何干；因爲冷淡的人，對旁人的事，總是一概不管的；所以甚至他們怎麼樣，將做什麼，都一概引不起他的注意來。

可惜這種對人冷淡的態度，在教友中往往出現；統其毛病的種類，概有輕視，疏忽和自私三種。但某人若具有這三種瑕疵，那我們對他就不難想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驕傲是輕視人的禍根；正如同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裏祈禱時，那個高聲誇耀自己的法利塞人，他以為和別人不同，而假裝着感謝天主，『別人只是說說，偷盜，和姦淫；而他呢，也不像那個收稅小吏』；當時那收稅小吏正在堂角祈禱，可是耶穌對他卻有一個結論說：『我老實不客氣地告訴你們：這個收稅小吏回到家裏已成了義人；可是那一個法利塞人却不是啊。』

處事待人疏忽者，也有他應得的罪非；因為他已曉得了他應盡的義務，與責任；但因他的懶惰，疎於事理，結果他不肯做他應做的事。

自私的人，凡與他無關的事，一概不管；如利益與幸福若非和他有直接的關係，他總是不肯置喙的；這種人要想得到一切好處，恐怕正要適得其反。所以那些人們的壞行為，正應該責難他們自己的動機不對才合乎道理。

實在說、一個教友不能以冷淡的態度，對待旁人，須知那些人和他同是甚多的肢體，或至少說，那些人有成爲甚多肢體的希望。他——這個教友的態度，不但不應當是消極而倨傲的，而還當具有仁愛的實踐，周密的留神和傳道的熱心。

愛德是必須有的

人應當有愛德。這却不但因為基多已有了明白的命令，稍後我們一定可以看的到；即便他就是沒有吩咐時，這個結論一定也是有強迫性的哪。

誠然，一個公教信友是怎樣的一個人？啊，他是隸屬於基多的；他居于基多內，而基多也在他內。他不但相信基多，而且也要恭迎他的「神國」到來。他愛慕基多而分當他的喜悅和愛情。若缺少了這一切呢，是不配做教友的；因為生活在他靈魂內的基多，既不自欺，也不欺人，所以他那能放棄了他自己的立場，而從違心之所願呢！

倘使他相信基多

怎麼一個信友會虔誠地相信基多，愛慕他，喜歡他在全世界得到凱旋？如何每天清晨誦經說：「爾國臨格，爾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如此，他爲什麼還要很趾高氣揚地蔑視別人哩！豈不知基多正要居在他們內；或許他已經在他們內生活了，不過沒有像天上那末完全

也就罷了；也或許他願意進住他們內，不過正候機會了；這個信友對於那些人，爲什麼想不起他們正是要享受「天主生命」的候補者，是因基多的寶血而得救贖者，也即是他——基多神妙神體——的肢體呢？一個公教的廠長爲什麼僅看那些工人們，是他工廠的一分子，而想不起他們又是「天主的兒女」？同樣一個公教的老師，對於他的學生們爲什麼也忘記了他們是其多的肢體，而或者將要成爲「天主的兒女」哩？工人們呢，對於他們的主人爲什麼記不起他也是其多的肢體，而反僅覺其嚴酷苛索呢？我們同學們也是一樣地忘記了老師，不但是「天主的肢體」，而當成聖，却也當保有聖寵的生活；那麼我們又爲什麼偏覺其嚴厲而可惡呢？在這一切情景中，倘使人爲促進「天主神國」的進行，爲多得一個靈魂，爲捐棄一個成見，他怎麼能拒絕不做呢？倘若真有這種冷淡的態度存在，那不是證明他與「天主的神國」沒有關係，而實際上他就不是基多的肢體了嗎？

倘使他愛慕基多

關於我們對於「天主」的愛情，也可用待人的態度，來測驗一下。

念一會兒愛德誦是很容易的；以及背熟了的經文，也可以毫不吃力地背誦一遍。但這種表情與內心是不是真誠的？聖若望說：「那個說我愛『天主』，而不愛他的弟兄的人，他僅算是一個說謊者」。這句話雖是可怕的，但也是很正確的。因為真正愛慕『天主』的人，應當和他有同一的目光和思想，要他所要的，愛他所愛的。甚多爲了誰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兩臂和「聖心」向誰打招呼了？是不是給幾個特別有幸運的人，或人類中得有聖寵的人？他那活活的生命要供獻給誰，他要誰和他結成一身做他的肢體，而接受超性的生命？確實來說，不是爲着一羈的人嗎？看透一切的甚多，他雖知道我們的軟弱，罪非，和忘恩負義，但他沒有灰心，也不停止他的救贖工作；他反將「寬恕」與「愛情」賞給我們衆人。如此，我們口裏誦着愛德經，而不去愛甚多所愛的人；不肯加惠於甚多曾把他的生命賜給的那些人；或不願依着他的安排去救我們當救的人，這也不論是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的義舉呀！

如果人也無管在思想或在行爲方面，不樂意如同他一樣地去愛人，不肯進入他生命的大圈套中；再在可能的範圍下，故意地不肯去愛慕他所喜愛的人，那末這人即將退出他的「妙神體」，和他脫離關係而沒有生命了。

甚多與宗徒們臨別時，他曾頒佈了一個新的命令，叫我們彼此相親相愛；這是「他自己的唯一命令」，是要我們如同他一樣地去愛人；這個命令就是要主持他那「神妙神體」生活的唯一法律，而是爲有理性及有意志的人用的。因爲人是他的肢體，而且他喜歡他一總的肢體們，連合起來，互爲肢體，所以人應當如他曾愛他們一樣地、去彼此相愛。倘使我們不如此，那我們將成爲叛徒，或乖逆了。我們也就不能再繼續居在他的「神妙神體」內了。

超性的愛德

「愛德」在我們彼此的情誼方面來說，是應佔首要地位的；因爲「它」不僅是在同一「神妙神體」內，有着一種用意深長的結合關係就算了，所以說它並不如同別的爱情一樣，也並不如同平凡的一種連繫似的。這不是一種受有高等教育者，因而對人處事特別的有禮貌呀。這也不是一種「博愛」，見貧苦者所引起的一種所謂「惻隱之心」。實在說，這種「惻隱之心」果真不錯，不過外教人也一樣地能夠做到：如見人之喪，誰不傷心？遇人之難，又誰不難過？所以說，並非本教人才能出此哪。

「愛德」不僅將禮貌，同情都包羅在內了，實在更高出它們一頭。因為我們看人，即等於看見了基多一樣。在我們四圍的一切人們，或者須要我們忠誠地服事他們，或者希望我們給他們一些兒小利益，即便小到如一個微笑，或者道一句勗勉的話；如照愛德的意義去講，這些人都是和我們一樣地受基多所喜愛；都是被召去做基多肢體的，結合於他而又因他的生命度一個同體的生活。所以我們應當如基多一樣地去愛人才對，因為我們與基多有一樣的動機；如此不光因於純粹人性的動機而愛人了，即前面所說的同情心，尤其是功利思想；却是爲了超性的目的去愛人。

普遍的愛德

關於教友的「愛德」問題，應當是普遍的，大公無私的。衆人都應有愛德；易言之：「愛德」是不拒絕任何人使用的。

「愛德」如施於衆人，或許顯着太空泛而不着實際了；因此在實行方面，人容易推託他的責任，因為他既不認識那些人，又有什麼愛德非施于人之必要！原來基多肢體中的愛情是

不拒絕任何人有的，而是大衆普遍使用的。須知這個「超性的愛德」是基多賦給他那一總肢體的，所以我們是沒有權柄，將某人劃出界外，而不讓他享有「愛德」；實在說吧，是沒有任何事物能阻撓「它」流通的：如社會的階級，種族的不同，智識和教育程度的懸殊，國界的分疆，政黨的對立，連宗教的差異也可以算在內，這一切都絕對不能將基多的肢體在他們相互的愛情中分開，也不能把任何人摒棄於這「愛德」之外。

「誰嘴上說，我愛「天主」，而實際上不愛他的兄弟者，他是一個說謊者。」基多「神妙神體」的肢體們，都是我們的弟兄；基多呢，曾爲着一切人們——我們的弟兄——釘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一個教友要想永久做基多的真實肢體，那當然非有一個普遍的愛德不可。譬如說，我們不應當故意的不爲某人祈禱。不過在祈禱中當然不需要把他們個人的名字道出，而況且這又是辦不到的。可是爲一總的人祈求「天主」時，若將某某人除外，這祈禱的效力也就歸于烏有了，因爲這樣就犯了「相反愛德」的罪過。吾主耶穌關乎這個道理曾說：「倘使你奉獻禮物於祭台上時，你正想起對於你的弟弟曾經有所過不去，乾脆將你的禮物先就不用呈獻了；你應當先和你的弟弟重歸于好後，再來呈獻你的禮物吧。」倘使人願意與

甚多結合，但他不肯和他的仇人和好，不肯和得罪過自己的或是不大中意自己的人連合；易言之，就是倘若他不是出自本心地去寬恕他們，如同基多所要求者，那末他就同基多斷絕連繫了。吾主耶穌在他受難前夕向他聖父的祈求以及對我們的遺囑，是萬萬不可輕忽的啊。他當時惟一掛心的事，就是他懇祈來的最大恩惠，如何可使他的一總肢體們，彼此相親相愛的結合而為一體。『願衆人成爲一個，好像你、我父，你在我內，我也在你內一樣；使他們也在我們內合成一個。……他們當是一個，就如同我們是一個一樣。我在他們內，而你在我們內，使他們完全合成一個，使得世界上的人認出是你會打發了我來，而且你愛他們就如同愛我一樣。』所以一切事情若對此有所不利，或阻止這種結合事實的進行者，基多絕對判定那是非法的。所以誰要固執成見地去記仇、任性、和怨恨等，而超過衆人中常有的愛情的大結合者，這人就不能稱爲是真正基多的人，也就不能真真保有他的生命了。

有倫次的愛德

這個愛德的普遍性，對於人間的情誼和忠義是毫不加約束的；所以每個人對於他的家庭

、同學、夥伴、以及同胞們，都應盡他應盡的義務，愛德是不管他的。我們對於一羈人的親近關係是不一樣的；因之在愛德的範圍中，也是有着一種遠近的倫次了。不過在這合法的愛人美德中，不可將旁人除外，也就算了。倘使這些事件如來得太狹窄、點出界限來，那就成了危險而不完善的事了。如今可以以人身機構的例證，再來比照一下。組成身體的各個肢體，或者是造成組織的各種細胞，也有它本身和別個細胞接近的關係，它的動作就可以直接行於它在發展的方位內，而加在圍繞着它和它一起動作的細胞上。比方一隻手吧，它的構成是由筋肉、關節、骨骼、血管等組成的，這一切必須協同着、然後始能做出自然的運動來。倘使一個最小的無名指受了傷，其餘四個指頭的動作，也都跟着不靈活了。但這隻手是在服事身體的，既無自私，又無計較。同樣的道理，在甚多神妙神體這個大集體中，也常有這種「戮力同心」的合作，是毫不成問題的。

實踐的愛德

這個大公無私的愛德，應當是實踐的，是有效驗的。

這個愛德的特性，也是吾主耶穌所關心的，也是關乎肢體中間的互助精神的。倘使見義不爲，只是嘴上說好聽的話，發誓要爲某人盡忠，這些都不是真實的愛。雅各伯宗徒說：「倘有一個兄弟或一個姊妹陷于貧窟中，既無衣服，又乏食料；而你們中間的一員却對他（她）們說：你們放心吧，你們應穿暖些，吃飽些；（正與：「何不食肉糜」之義同），但他實際上並沒有給他（她）們必需之物，僅是說話又有什麼用呢？」這個道理太明顯了。那末這些好聽的話，能夠說是愛德或情誼嗎？愛、不是助人得到好的情誼麼？但當真實地讓人得到好處，並不僅是一種空泛的願意，或道一句好聽的話就算了，實際上得給人一個真實的好處才行。聖若望不是說來麼？「世上擁有財產的人，見他的弟兄遇有厄運時，而不肯解囊救濟他們，天主的愛情如何會挨到他的身上呢？我的孩子們哪，我們不要僅用口頭上去愛人，但當以行事和實惠去愛人才對。因此才可以知道我們是真理的人，在「天主台前」，良心才可以安定。」

我們愛天主的證據

不拘我們愛「天主」或是愛人，時常發生一種可能的誤會與錯想。有時人們想，僅以說話就算有了愛「天主」的德行，如將愛德誦念熟了就成了。有時是以感覺來愛「天主」，如果有人覺得有了溫柔熱切的情感，默想耶穌的苦難；或領聖體時，又因種種事實的關係，眼淚不禁要奪眶而出，那時人想、真算對「天主」有了愛情了；如果與此相反時，念經領聖體都得不到「神樂」，那他就以為他自己不算愛「天主」了。實在講、這個幻想都是不很對的。如果想免除上面的兩個誤解，惟有一個妙訣：就是實行愛慕他人；要用心思、行爲去服事別人，照顧別人就行了。

這端道理我們懂得了。我們以爲在愛「天主」，我們向他說着、表示我們愛他。那末我們的話是否誠實？倘使我們是誠實的，那證據就頗單簡了：有許多「天主的兒女」，在我們近傍，「天主」很喜愛他們、並且也願他們受到恩惠；即在我們周圍各處都有基多的肢體，基多就生活在他們內，於是他們也就是基多的替身。我們愛慕基多嗎？我們就應當對他有所表示；我們常服事他的肢體們，也就等于服事他一樣，因爲他活在他的肢體們內呀！也如同他現在親自顯現在我們前一樣。「倘使一個人說、我愛「天主」，但他仇恨他的兄弟，他是

一個說謊者。怎麼他不愛他親近的兄弟，反而去愛他所看不見的「天主」呢？」「公審判」可怕的判決詞就是這樣解釋：一總人們對於他的兄弟們，對於他的受苦的肢體們，不加幫忙或忽略了救助他們的人，「天主」要將他們棄到絕域去，因為他們沒有愛他。「我會受飢：口思喝水：，我會孤獨，貧乏，無衣服穿，但你們一點也沒有救助我。」所以着實說，這些人雖然口裏念着愛德誦，而事實方面却沒有愛德。

反過來看，有些人在念經時，覺得乏味；服事「天主」，感到乾燥；不過他們在行事中表明了，那他們盡可以放心，而確定他們自己是真愛「天主」了。既然「愛」是要人得到好處，那麼人就應該見義勇為，當仁不讓；如此以來，他雖不覺得怎樣，也沒感到樂趣，但他所表示的，却是克盡了「愛」的真義。愛情實存在他的身上；他愈是常常留心，準備着在服事別人，照顧他人的一切，簡直因注意別人而將自己都擱在一邊去了，這人的愛情愈是且堅且確的。那麼，既然我們所愛的基多，所服事的基多，是真正地駐于且生活於他的一切兄弟，一總肢體中，所以我們夠有多少機會，可以向他傾吐我們的愛衷，實踐我們的愛情；不過這個，却不是一種口頭之談，也不是一個單純的情感，實在得要確切去做啊。

苦楚、可憐、貧窮的事，在我們的四週，實在不少。不過有幾樣事實是隱而未顯的；爲發現它們非得有真的愛德，和機敏的心靈才可以。受有這種苦難的人，實在是很難過的。何時我們能夠有機會去垂顧基多的這些肢體們，那是何等的義舉哪？我們的照顧人，是應當以近及遠的；所以最初是我們的家庭，和我們的戚友；後來再漸及於「天主」所安排的那些人們身上，在我們做人的過程中，對於那些受苦的人們，「天主」原要我們在那些人之前做他十分溫柔的代表。

倘若我們真在愛人，那是何等的好事呢！

豈不是「人間的悲苦，是從慳吝而來的：因人不肯舍施財物，有些身體才受到貧窮；又因人不肯費時與心思，靈魂也跟着得到了苦惱嗎？」

「這世界上一切如針砭似的或緩慢性的苦痛，以及一切難過、凌辱、鬱悶、毒恨、失望都是一種做人飢渴的原素。也不管是對於食物的飢餓，對於救助的飢餓，和對於愛情的飢餓都屬之。」

「從一個哽咽哭泣的小孩，因爲他母親將他無理地打了幾下，直到一個老年人，那時他

的孩子都不來睬他了；從一貌醜的童女，孤單單地守着空幃，直到一個被丈夫遺棄，氣得要上吊的婦人；從一個朋友候着他的朋友來赴約而他的朋友故意失約了，直到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死在病院裏，因為那個女看護盡顧在廚房內閑談了；從一個孤兒院所收撫的孩子直到那個快要斬首的罪囚；這一切的人們，都感覺着缺少一種愛情的痛苦。每個人都有名分享受他人的生命和參與他人心的工作，可是被人拒絕了。一個人爲生活起見，都有仰仗別人施助之必要，但那個人不肯解囊行義，還要留着自己享受呢，實在對他自己是多餘的、無用的，因而那些財物也就給濫用了。」

「人因子世間的苦惱，而埋怨『天主』；人們就此否認他的良善……，實在人們是忘記了他爲造成我們現世與永遠的幸福，已賞給了我們一切的所需，也正和爲着其他別人所賞的幸福一樣；人的一生、是爲救助別的人，並且這顆心是爲愛慕他人用的，而是永不能枯竭的」。

應盡傳教事業的義務

倘使我們知道了如何「愛」，公教信友還有「愛」的另一個方法，那就是遇事見人，當懇懇切切地去實行那救助善工就行了。真的，在我們的旁邊，不僅有肉體的痛苦，物質的困窘，以及精神的悲哀呢！如此我們行善的機會和種類就很多了；但除身體以外，比心又深一層的地方，還有靈魂也處在它們的莫大困難中哩。在我們四週有好多的男女老少，尙沒有認識甚多，以及他的愛情，給人的生命，示意的尊位，和能做他的肢體與「在天之父的兒女」的快樂，這一切，好多人都還不知道哩！又有多少無知無識的人在我們的四圍，這種缺乏知識的原故，自然有時是因爲他們自己的過錯所致，但有時却也是因了別人的過錯而來的。人因于無知，一切事都感覺難辦了，特地是那個受苦的問題，更無法解決了。何時、人不相信困苦能掙得永遠的幸福時，他當然也不相信「天主」是以真實的愛情而讓我們受苦的，那末他怎麼會不反抗痛苦呢？

有許多人本來是和我們一樣能夠保有「天主」在他們的靈魂上，應當享受他的住居與愛情，但他們完全沒有這些福分，所以在超性的觀點上來看，這些人不是頂頂貧乏的人嗎？請看在我們中國各界有多少的人，在他們超性方面的貧困仍是十分可憐，說到這個窮苦比着物

質方面的可憐還要厲害，因為事關永遠的幸福啊！我們就聽憑這種光景而不去過問嗎？如同在撒瑪利亞善人的比喻中，一個勒味——是猶太民族中的一派，他們的本分是專司耶路撒冷的宮殿，特別是在侍奉天主。——和一個司祭者，他們看見了那個受傷的猶太人，你猜如何，却是扭轉着頭一經而過，他們算是有愛德嗎？倘使以我們誠實教友的態度；倘使若以我們的同情心，和一些可能的力量去輔助一下，那我們就能將這種慘景稍稍改善了；倘使我們用一句適當的話，在笑談中去勸導人，或施一個任何的小幫助，那我們就能使這近傍的人有一個更高尚的理想，歸向這獨一能令人滿意的基多，倘使如此，我們能夠拒絕不做嗎？我們又能夠在窮困的靈魂傍邊走過，而裝做沒有瞧見嗎？

因為我們是基多的肢體

「實際上，我們應當好好注意的，就是「聖洗聖事」，和「堅振聖事」，它們在許多的方面中，加給了我們一個傳教的重任，這就是救助傍人靈魂的責任。真的，因于「堅振聖事」，人成了基多的勇兵。誰不知道一個勇兵是應該不怕困苦、艱難、而荷起戰鬥的責任來，

却是爲人而非爲己哪？」

「可是，雖因世俗的眼光不很明透事實，而「聖洗聖事」却加於人傳教的義務了，既然因于「它」我們得以成了公教會的肢體，即甚多神妙神體的肢體。那麼在這身體的各肢體間——任何機構都有互相連帶的關係——，應該有一種互助的精神，與利害的相關，和一種彼此相通的生命。我們這許多許多的人不過是在甚多內組成一個身體；而同時，各個人又是彼此相互的肢體。所以一個肢體應該輔助別個肢體，沒有一個能夠閃着無事的；這個在接納，那個就常支付。可是任何教友都領受了流通於「甚多神妙神體」內的超性生命，這個他自己已經說過，即是他帶來富裕的生命到世上。因此任何教友都應該將這個生命流傳給沒有這生命的人，也不管他們是已有了一些，或僅僅存在外表上。何時教友們好好考察了這些信德的基本真理，一個新精神將從他們的心坎中生出；這新精神將表現一種熱切的行爲，使他們的工作發生莫大的效果。」

這幾句話，是誰說的呢？那就是教皇比約第十一；他常常地注重了這個傳教事業的順利進行，和促進這傳教事業的各種方法；不過這種事業的進行，與教友的品格和名義是有着不

可分的重要關係。因為這既不是一種有豪興的舉動，也不是一種有時代性的任何運動，這確實是教友生活的基本真理。不和一總肢體結合，就不能與甚多結合。沒有真實的愛情對於甚多的身體，就等于不愛甚多一樣。倘使人僅限于給窮人兩小枚，而忽略了自己所備有的天主生命，（也就是那個格外重要而深切之恩惠），那他也算沒有真的愛情。

我們說忽略了「天主生命的恩惠」，已經就不好了，莫說是再將這個生命拒絕而不傳給旁人了。因為公審判那天的判決就是這樣：可咒罵的人，離開我吧；我餓了，你們却不給我吃的；並說：我渴了，飢了，我窮困時，……：你們却一點也沒有救助我。

一個富有信心、愛情、生命的教友，他將這些富源遞給別人了，那他的愛德要算是頂完善而且頂偉大的。

以後，我們可不要再說「傳教事業」，是一種多餘的事，一種裝飾品，或是留給有空閒兒的與大聖人們做的事。教皇也沒有說傳教事業是專待聖人們哪，却說是任何人，任何甚多的肢體們，都應當將甚多的生命相通於人。「傳教事業」是不管有空兒或沒空兒的，是無時間斷，而是常常如此的。「傳教事業」不但沒有時間的限制，而且也不限制在任何地方去布

道：在工作時，行路上，或在家庭中，學校內，山傍上，田野裏，處處都行。而開場最重要的是：不管是一句話，一個對人友誼的表情，或同情心的外現；也不管是一舉一動，或是表示行善樂施的態度，總之、都要以能喚起人有了信託之心，友愛之情為大前題。其次關乎祈禱工夫，也是我們日長不可少的；最後還要能夠吃苦耐勞，為那些處境困難，歧路彷徨，以及那些感覺人生乏味，置身危險中的人們而奉獻與「天主」。

信友應該有真摯的友愛與悌道。既是我們都是同一「在天之父」的兒女，享有同一天主的生命，以及有着同一個永遠的宗向，所以我們都是弟兄。這個不該當將人世間的親屬關係提高且促進嗎？

我們彼此是相互的肢體，因為我們是屬於同一個「神妙神體」的，它因于基多和我們的生命，以及基多的促勵，故「它」在世界上是無日不在增進的。那末這個共通的生命，能夠讓我們冷談做人麼？

「誰說，我愛「天主」，而不愛他的兄弟者，這是一個說謊者。」

對於我們四週的大眾們，就能夠袖手旁觀地讓他們自由遠蕩地不來歸向這羊羣，和這惟

一
的善牧童基多嗎？如此我們還能算有真的愛情嗎？

Ⅳ 結論

公教青年

現在要從以前各章所講的道理中，找出幾個十分有益於實踐的結論；由各個概念尋出幾句簡括摘要的話，來指導我們的生活，幫助我們去實現所受於「天主的聖召」——即「天主」召喚我們所做的職業，應該好好去做。

不必徒廢腦筋，只要對本章所提的兩個綱領——公教信友與青年——的意思，明白了就成。倘使你們了解了這個意義，那末全書的結論即在目前，而你們的生活自然也就有了南針，這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I 公教信友

我們是「公教的信友」，「基多的真徒」。這個所含蓄的意義十分重要，可惜我們平時對於「它們」太忽略了。

「天主」的唯一聖子基多，爲了我們降生成人，且和我們是完全同樣的人，所以不曉說，他也有過他的青年時代。

我們不但信從他，且進他的教；格外地尊敬他，且承認二十世紀以後還有人，不但有人，還有更多的人要依着他來活命。

我們不僅紀念着他，而且還享受他帶給世界上的一切恩典；特地是他遞傳給我們的生命。

我們連繫於他；完全隸屬於他；這是十分確切的，我們絕對承認。因于這個隸屬關係，使我們非常的富足。

「公教信友」，即是因着基多而得以做「天主的兒女」。這樣以來，我們和他所處的弟兄關係，就必得從兩方面去看了：一在人性方面，因基多已取有了人性；一在天主性方面，因于他提高了我們的地位。總之：我們能和他爲弟兄，你想這是如何尊貴的地位。

我們爲「天主的兒女」，是因于過繼；基多是因于本性。但我們也是真實的「天主兒女」，受他的父、與我們的父，他的「天主」、和我們的「天主」所親愛者。

我們與基多也是同嗣；因爲在他無限的愛情中，他要讓我們和他享受一樣的幸福，他現在已在享受這個幸福；而叫我們呢，以每天的工作去換得。

做耶穌真徒

「耶穌真徒」、是依靠着基多將我們的行爲提高了，然提高的那個力量，就是「聖洗聖事」，賦予我們靈魂上的那個「天主生命」；因于一切聖事，祈禱，努力和善功的結果，得以促進這個生命的繼續增長。因爲我們已有分於「天主自己的生命」，那我們的地位也隨着是超出人性的地位了。

教友是在靈魂深處保有聖父、聖子、聖神的駐在，充滿愛情與行動的駐在，他們同我們一起生活，一同祈禱，不但如此，還要照顧我們，聖化我們；他們把我們當做「聖堂」，把我們的肉身當做「聖爵」。

教友能從基多的手中，得有一總的富源！因於他爲我們所受的苦難，和他無限量的功勞，而使我们分享了這一總的富源。但特地是在他之內，備有這一切；因爲「聖洗聖事」把我們連合於他的身體了，我們因了基多神妙神體的名義，爲「天主」所愛；也正因爲這個事實，「天主的生命」降到我們身上，侵入我們，而將我們變化。

所以「基多真徒」的名義，提醒了以下的事實：（一）我們保有莫大的富源；（二）並提醒我們，賞賜那些恩惠的，若不因着基多，我們就無從得到（超性的富源）；「除了他的名字以外，沒有一個別的，可以救我們；」沒有基多，我們爲「天主兒女」的過繼關係，也就無從發生；並且那一總的寶貴恩惠，不曉說，更無來源了。

度教友的生活

一個備有理智的成年人做了教友，不能僅僅得有種種的財富就算了，他還該當因於那些財富而生活。

我們應度教友的生活；要想稱我們的父天主，和我們的領袖基多的生活方式。若不如此

，就算是個大逆不道的人。

如果人不肯順從天主的意志；不得他的喜歡，愛情和意願，那人一定就不是「天主的兒女」了。倘使耶穌不贊成他的舉止行為時，那人也就跟着不是基多的肢體了。如同人的身體、它的一切舉止，都要待腦神經的發號施令，基多的神妙神體也是如此。他在我們的身上簡直就找不出一件事物是和他的心意不合的。（因為和他是同一個身體的關係。）

實際上，我們做教友的，就是效法基多；完全聽從他的指導：恪守他的誠命，順從聖寵的啟示，應命他的聖意，就在他那上智爲我們所安排的環境中，實踐出來。這當然是不許我們去阻擋，應任憑基多的生命深入我們且變化我們的生活。

II 教友和他的職業

「天主的生命」潛入到我們的各處，變化我們的一切，以及對於我們靈魂的一切活動，發號施令；這正如同接枝後的樹木中所有的情形一樣。所以我們若不依我們的職業去行事，那就不是好教友；即便我們在工作，在休消，以及散心，行路的時候，都當有教友的樣子，

所以做教友的，是不限制任何種的職業者。因之在我們的舉止上，令人一看，就知道我們是奉教的才好。

既然我們的「奉教職業」對於我們的一生，有明顯而重大的「表記」，那麼我們的事務，我們的學校，我們的住所，我們的身體，我們的思想，以及行爲的方式等，就組成了我們的生活；這個生活，要和我們的職業地位，「天主兒女」的資格，以及教友的尊位合併起來。

不論我們是業何種職業者，爲士、農、工、商也好，或做自由職業者也好，都要相安於自己的職司，却不要學別人的思想與行爲；比方我們是一個職員，我們的思想，行爲，往來交際，和愛情等都應是屬於教友的。總之：我們的一切反映，都要顯現出我們是教友來。讓我們的超性生命——天主的生命——來糾察我們，變化我們的本性生活。所以沒有一個時辰、地方，也沒有一件工作，不顯現我們是教友而同時又是職員。

倘使我們的學識，我們的儀容，都帶有了教友的色彩，那是很好的。

倘是我們所度的是真正的教友生活，那算是名符其實了，我們便走上修成之路了。使吾主耶穌對於我們從早到晚的工作，都感到滿意；使得他時時刻刻能夠承認我們是屬於他的人。

；那豈不是極好了嗎？

依我們的方位做基多的肢體

在基多的神妙神體內，我們所處的地位，是他的肢體，我們有我們當盡的職司。我們的被召做教友，不是僅為加緊我們和「天主」的親密關係，也不僅是為認識他而分享他的快樂。我們是必須要繼續增進這種親密與快樂；我們既是同一個身體的肢體，那我們不但自己要成聖，而也應當感化我們四週的人；當為別個肢體的利益而着想，這也就無異是為整個奧體的利益了，且使這奧體每日繼續着增長。

倘使人不肯做這公共的工作，和繼續不停的互助，那他就不是一個身體上的肢體了；反之，有了這種互助與合作的無數細胞，才能組成一個有生命的統一機構。

既然不做基多的肢體，那也就不是教友了，因為他就沒想到旁人，更談不到和別人連合了；也不肯在我們的本分上——基多賜給我們的地位——為人工作了。

所以我們的地位，正是幫助我們好實現教友理想的一個好名義。所以我們應在我們的範

團內，依着自己的所業——士、農、工、商及自由職業者——而盡好自己的事業；同時在「神妙神體」內，而完成「天主」爲我們所吩咐的職司。

基多的傳教者

這個職司，我們是曉得的。在我們的勢力範圍內，是要我們的終生，把「基多的光」放射出去。

基多曾選擇我們做他的肢體，好用我們來做事：一方在這世界上，造些物質方面的幸福；另一方面呢，散播「超性生命」的種子；這個生命不但將這「奧體」弄得有了統一性，並且肢體們的得有價值，也是從它來，基多降生成人的目的亦即在此。他說：「我來到世上，爲使他們有生命，而且有特別豐富的生命。」所以任何教友，都被邀去幹這傳教的事業。他既是基多的肢體，他就應該將他自己的耳、目、唇舌、手足，和他一切的活動，都交託給他，使得那個「生命」，藉着他而更完滿地散播到他靠近的人。

倘使在我們的範圍內，不肯盡我們的傳教本分，不肯勇敢決斷地克盡職守，不肯立好表

樣，也不肯做耶穌的勇兵，而征討叛逆，那我們就沒有教友的資格了。

同着公教進行會的人員

這里所講的，不光是我們遇事努力去做，或如一次衝鋒陷陣似的傳道工作就行了；因為背景太大而目標也太複雜了；請看現在的反宗教者，無神派，以及外教化的社會和實業界的勢力，它（他）們不但有組織，而且是協力同心舉起了叛旗，你說利害不利害！所以我們信友們，在這種嚴重情形之下，一方不應濫用自己的力量，再一方面也不許棄絕公教進行會的合作；不僅此呀，而且還總得有組織，要團結起來，才易克服困難；因之、我們的加入公教進行會——即進行會中，關乎青年應盡的職司部份，以備收到較大的效果，是不成問題的。吾主耶穌也要我們在這種團體中，克盡教友的生活。

所以我們當用全副精神，做一個完備的公教青年。

我們當團結合作，集中我們的一切力量，以收到最完最美的效果；而我們呢，也可以在我們的職業上，安心度日。

要想善盡我們傳教的事業，那我們必須在處處地方，自尊自大地做個教友不可；無論是在工作所，家庭裏，遊息場，學校內，田野間……，都應顯示出教友的自尊心才好；易言之，這也就是我們修成的一個憑證。

爲保持這個尊嚴，我們須要時時刻刻，小心翼翼地接觸那位住于我們內的「他」：就是這位天主聖父，十分溫柔，十分愛人的父；這位聖神，他在我們內祈禱，他把他的愛情傳遞給我們；這位基多、吾等主，我們是他的肢體，而又是他的兄弟。

於是我們的教友生活，在我們眼前顯示着整個的美妙：它使我們的生活和一切的瑣碎細務，更成高貴了，賦給了我們一種不能比擬的尊位和價值。

我們克盡了教友的本分，做了青年的戰士，當了基多的真徒，以後，我們還要面對面的晉謁我們的天主；基多呀，他對於因他的名字而送入一杯清水的人，都忘不下，你想，他對於我們一生的工作，又該是如何的欣賞寶貴呢？那個時候，我們的快樂，和驚奇又當怎樣！

這一天，你們恭候吧！

宗座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嘉獎公教叢書致崇德堂

理家神父的一封信

我可敬的神父

我接到崇德堂所發行的公教叢書前六本，我心裏得到無上的快樂。

我降福那些所發行的書，因為那些書完全與我著的「論教友傳教」的主旨相同。我願意看見很多適合知識階級，思想高尚的書。

我勸公教進行會的會員與神父們，用這些書。

爲引導靈魂，到公教的門口，申自天司鐸所著的人生基本問題的解答，與狄守仁司鐸著的人生基本問題的解答的大綱——九十三題，爲知識階級與學生們，是很適合和有用的。

爲指導願意進教與明瞭公教生活的人，天主教教義提綱是很適用的一部書。因爲那部書的內容，關於耶穌的人格與教義所經，佔了最重要的篇幅。並且講道德的方式是積極的；同時也論到了天主生命的重要性。

我特別嘉獎與降福的，就是翻譯那些書，爲了適合現代讀者的口味，公教信友參加了。我降福那些公教進行會的學生們，他們是新奉教的，想不到在神父領導之下，他們開始了一種與現代，宗教，文學的需要完全相合的工作。這是因爲那些神父，在學校裏，常常與教外同學，打成一片，所得的收穫。

所以爲了獎勵公教叢書的工作，並且引導別的人，效法這種舉動，我賜給宗座駐華代表的獎品，給人生基本問題的解答與人生基本問題的解答的大綱——九十三題。如此實踐了我從前許下的獎品，給那些適合時代要求的護教書。

我盼望萌芽時代的公教叢書，一天比一天的發達滋長起來。如此來補上宗教與護教書的缺陷，同時可以供獻給知識份子，作個參考與研究。

因主！你的忠誠者宗座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

公 教 叢 書

(甲) 此類爲引導教外人，到公教門口。

申自天著 (801) 人生基本問題的解答

再版 定價： 中 文 本 二角
中法文對照本 四角
布皮精裝中 八角
法文對照本

本書蒙受宗座駐華代表蔡總主教獎品。本書解答與公教有關的哲學和歷史方面的種種疑案，給學者作個參考。

本書特別是爲高中與大學的學生們以及傳教的神父們而寫的。本書指示給人，什麼是唯一合理的人生觀。真是人人不可缺少的讀物。

公教司鐸們，如欲引導知識份子入教，本書是極好的「介紹」！

狄守仁著 (802) 九 十 三 題

再版 定價： 四分

本書蒙受宗座駐華代表蔡總主教獎品。本

書係人生基本問題的解答的大綱。

本書供給中學的學生們。

天津崇德堂發行

天津法租界十二號路53號

(乙) 此類爲已進教的中學生，特別爲中學的望
教與新進教的學生們。

(803) 天主教教義提綱 (問答)

第一冊

馬菊河司鐸 著
狄守仁 編譯

三版 定價： 一角二分

本書的第三版，是編譯者根據經驗修改過的，比第一二版更爲完善。此書可以引導青年認識天主，指導青年去度公教的生活，認識應信的奧理，去實踐極積的道德。耶穌與超性的生命，是本書的中心。

(804) 天主教教義提綱 (福音原文的摘錄)

第二冊

狄守仁司鐸著

再版 定價： 一角八分

本書包有第一冊所提出而未錄出的福音原文——完全隨着第一冊的次序。

本書是參考書，也是新經的讀本，是學生們最好的讀物。

(805) 天主教教義提綱 (公教概論)

第三冊

高利約司鐸著
狄守仁司鐸編譯

初版 定價： 三角

本書爲公教概論，是願意認識公教的人，特別是知識階級的青年必讀之書。本書著者是極有名的神學家，極有經驗的教育家。本書關於基多的人格，超命的生命與彌撒，作最有價值的討論。對於基多的天主性，和聖寵及聖事，本書補充第一冊的討論。內中插入極豐富的銅版畫片。

(丙) 此類獻給高中與大學的學生們，修道院的修士修女們，和傳教的神父們。

(806) 耶穌真徒的生活 (宗教即天主與人之間生命的聯繫)

第一冊

徐來祿 司鐸 著
公教叢書委員會 譯

初版 定價： 三角

本書是法國中學以上學校宗教科的課本中，七冊中的第一冊。內容極適合青年口味，譯文極為流利，文字極為通俗，可用在高中，大學，大小修道院，作為宗教科課本，修士修女們，均可作為傳教的參考，同時凡欲作耶穌真徒者，請讀此書，凡欲明瞭耶穌真徒生活者，請讀此書。

(809) 耶穌真徒的生活 (道德即效法耶穌)

第四冊

徐來祿 司鐸 著
公教叢書委員會 譯

初版

耶穌真徒的生活第一冊，自出版至今，為時雖僅一載，早已風行海內，爭相誦讀，譽為最合於現代應用之書。本委員會為適應讀者需要起見，特將「討論公教人生哲學」的耶穌真徒的生活第四冊，提前譯竣，整理印行。內含對己對人對社會對天主的種種重要問題，意味深長，文筆流利，是進德修業的導師，是立身處世的寶鑑，為中學大學修士修女及教胞們的良好讀本。

耶穌真徒的生活全部可採用為中學和修院宗教科課本。

(813) 偉大的保祿 (傳教者的模範)

初版 定價：三角 高利約 司鐸 著
公教叢書委員會譯

保祿的偉大，凡是一個公教信友，或是讀過聖經的人，一定知道的。本書抓住關於保祿所有偉大的特點，以簡潔清秀之文筆寫出，可作歷史傳記讀，也可以作傳記小說讀。凡從事傳教事業的人，不可不讀，特別是公教進行會的會員們，如果願意完成使命與任務，請讀此書，因為保祿是傳教者最好的模範。

(814) 自尊

高利約 司鐸 著
公教叢書委員會譯

初版 定價：五角

我想，我們大家，個個都願意「自尊」；可是多不得門徑，所以古今來走入歧途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千萬了。現在自尊出版了，他是教人「自尊」的不二法門；我們若熟讀是書，不僅可知「自尊」之道，且更能熟悉「天主的兒女」「基多的肢體」的道理。從此本着「自尊」的精神，負起傳教的責任，從事傳教的事業，本書的目的即在於此。願欲自尊的人們，請讀此書！

(815) 我們的領袖

高利約 司鐸 著
公教叢書委員會譯

初版 定價：四角五分

本書以歷史的方法，寫出耶穌生平的事蹟，使讀者讀了真覺得他是一個真人、真天主、我們的領袖。前途遠大的青年們，愛護自己的青年們，不是都在渴望着尋找一位偉大的領袖嗎？請讀此書！終身從事傳教事業的司鐸們，修士們，修女們，以及公教進行會的會員們，應每人案頭置放一冊，日日閱讀，效法我們的領袖的言行，完成應負的使命。

哲學文庫已出版的書

(902)

倫理學

申自天著

初版

本書是申自天教授的科學方法論問世後的第二種鉅著，以客觀的立場，闡明道德的真諦，指示作人的途徑，陳明處世的方針，見解精確，立論正當，是出版界的權威著作，為神長修士及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903)

科學方法論

申自天著

初版 全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僅研究科學不夠，還應該對於科學的結論，用批判的眼光去鑑定它們的價值。科學方法論這部書，就是爲了指示人要怎樣去研究科學的方法，它以超然的見地，將各種科學的成因，對象，機構，類別，以及研究的捷徑，源源委委，詳細敘明，且又繁簡得當，奇趣橫生，令人於不知不覺中，對於含嚴肅酷燥意味的科學，得到澈底的瞭解，兼可認清研究的方法。

此書是一般司鐸們和準備成司鐸者所應該研讀的。

(192) 瑪竇傳的福音

蕭舜華譯

初版 定價： 一角五分

(193) 瑪爾谷傳的福音

蕭舜華譯

初版 定價： 一角二分

這四部福音，是根據一種最有聲價的，直接自譯聖經原著者所寫出的底本的法文聖經（*La Sainte Bible. A. Crampon*）用標準國語轉譯而成。逐句逐字，皆經過一番縝密而又深刻的推敲工夫，意義確切，文筆清澈，堪以稱為劃時代的最精良的聖經版本；兼以註釋詳明，引徵周博，將歷來研讀聖經時所感到的種種困難，掃蕩無遺。主點側重精神的表現，將救主生平的一切動態，躍然映現目前，使讀者的確可以「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與救主作親密的晤面，勃然激起讀者敬主愛主師主之忱，這實在是領我們到耶穌跟前的一座引橋。想我可敬可愛的神長與教胞，定以先睹為快。

(601) 法國短篇小說選第一集 白峰雲編

初版

公教青年欲從事文藝修養，每苦無書可讀，編者嘗讀法國小說，舉凡譯本小說，無不過目，擇其公教思想濃厚，且為名著者，選為一冊，以作公教青年課餘讀物，想必為青年所樂讀也。

大公教叢書

天津崇德堂發行
法租界十二號路五十三號

<p>1. 人生基本問題的解答</p> <p>(801) 0.20 \$</p> <p>再出二十七 十七年版年</p>	<p>2. 九十三題</p> <p>(802) 0.04 \$</p> <p>再出二十七 十七年版年</p>	<p>3. 天主教教義提綱</p> <p>第一册 (問答)</p> <p>(803) 0.12 \$</p> <p>再出二十七 十七年版年</p>	<p>4. 天主教教義提綱</p> <p>第二册 (福晉原文摘錄)</p> <p>(804) 0.18 \$</p> <p>再出二十七 十七年版年</p>	<p>5. 天主教教義提綱</p> <p>第三册 (公教概論)</p> <p>(805) 0.30 \$</p> <p>再出二十七 十七年版年</p>	<p>6. 耶穌真徒的生活</p> <p>第一册 (宗教即天主 命與人之間生 命之聯繫)</p> <p>(806) 0.30 \$</p> <p>再出二十七 十七年版年</p>
<p>9. 耶穌真徒的生活</p> <p>第四册 (道德即救 耶穌)</p> <p>(809)</p> <p>將付印</p>	<p>13. 偉大的保祿</p> <p>傳教者 的模範</p> <p>(813) 0.30 \$</p> <p>出二月十八 年日版</p>	<p>14. 自尊</p> <p>天主的兒女 基多的肢體</p> <p>(814) 0.50 \$</p> <p>出六月十八 年日版</p>	<p>15. 我們的領袖</p> <p>耶穌傳</p> <p>(815) 0.45 \$</p> <p>出六月十八 年日版</p>	<p>16. 法國短篇小說選</p> <p>(601)</p> <p>出六月十八 年日版</p>	<p>其他.....</p> <p>附註 一號印 中法文 單行本 對有</p>

天津崇德堂

法租界十二號路五十三號

1939

將發行的新書

1. 師主篇 (原稿新譯)
公教叢書委員會譯
2. 路加傳的福音
3. 若望傳的福音
蕭舜華譯
4. 法國短篇小說選(第二集)
白峯雲編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一日初版

自尊

天主的兒女
甚多的肢體

全一冊

定價五角

著者 法國高利約司 鐸

譯者 公教叢書委員會

發行所 天津崇德堂

印刷所 傳信印書局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

北京主教 滿 准

24
002222
e11

002222



Cat No 814